中国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

中校副官





丘东平 著

斗小说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主　　编：王　平
策　　划：陈漱渝
责任编辑：曹利群
责任印制：胡元义
装帧设计：卜　奎





战斗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

中校副官



丘东平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战斗小说

丘东平⊙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王平编.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1

ISBN 7—5059—2900—3

Ⅰ.现… Ⅱ.王… Ⅲ.①现代文学—小说—风格(文艺)—中国②现代文学—小说—文学流派—中国 Ⅳ.1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9345 号

书　名	**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1—12 辑)
编　者	王　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利群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湖南株洲县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68 千字
印　张	118
插　页	24 页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900—3/I·2175
定　价	201.60 元(每册: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战斗小说·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流派纷呈　风格各异

——序《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

陈漱渝

中国现代文学园圃姹紫嫣红，百花斗妍。由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以及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中国现代小说也呈现出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繁荣局面。这不仅是二十世纪初期至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美学思想、文学观念不断更新的结晶，而且是中国文学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共同参与的文学社团和共同发表作品的报刊是形成流派的外因，相同或相近的文艺观念、创作风格、审美意识、文化积淀、民俗沿习是形成流派的内因。不过任何文学流派都如奔腾不息的江河，始终处于不断嬗变的过程之中。在同一流派的作家群中，各人的作品也会显示各自的个性，好比同属菊花，花序的大小、颜色和形状也会因品种不同而千姿百态。此外，有的流派相互交叉，相互承替；有的流派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还有的作家作品属于何种流派难以界定。上述文学现象，使流派研究成为了一件十分复杂、见仁见智的事情。

放眼世界文坛，流派划分的标尺并不一致。有的以创作风格划分，如前苏联的诗歌界曾出现“大声疾呼派”与“悄声细语派”。有的以地域划分，如印度的“边区文学”就是选择某一地区的乡村、城镇作为共同的故事背景。有的以作品发表园地划分，如本世纪二十年代韩国的“废墟派”就是以《废墟》杂志为共同园地。有的以政治倾向划分，如南非的“抗议文学”，作家的共同主张是保护非洲土著居民的权利。也有的以题材划分，如前苏联的军事文学中，就有以写战壕真实而著称的“战壕真实派”。收入本套丛书的作品，大多有明确的流派归属，如鲁彦属“乡土小说派”，胡也频、冯灵菲、蒋光慈、柔石属“普罗文学”派，萧红的流亡小说属东北作家群这个“准流派”。穆时英是海派作家中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萧乾、凌叔华等属风格冲淡超脱的“京派”。郁达夫的“自我小说”则属于受浪漫主义影响又兼有现代主义成分的小说流派。东平的战斗小说属重主观的“七月派”。比较复杂的是鲁迅、许地山、庐隐和张资平。庐隐和许地山同属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而创作方法上则倾向于浪漫主义。鲁迅的文学观念也接近于文学研究会，但却常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相调和的创作方法。作为前期创造社骨干的张资平，创作方法也十分驳杂，似乎倾向自然主义，但却缺乏自然主义提倡的科学研究态度与精确观察方法，是一种庸俗琐屑的自然主义。这些生动的文学现象，说明任何一位有创造性的作家都不会按图索骥，削足适履，为适合某个流派的理论框架而进行创作。

在对本书选收作家的风格流派特色进行勾勒之后，为帮助读者对入选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加深理解，再逐卷予以简介。

第一、二卷选收的是鲁迅的人生小说和庐隐的哀感小说。

在《〈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中，鲁迅曾经谈到："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文章，文坛上不常有；即有之，也什九是大部的著作。以一篇短的小说而成为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者，是极少见的。"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和环境对作家的种种限制，鲁迅未能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篇巨制，但他却以《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这三部短篇小说集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也为他一发而不可收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忧愤深广"的主旋律。这篇作品通过一个既有狂人病理特征又有传统叛逆者气质的独特形象，对旧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进行了深刻揭露。鲁迅借狂人之口宣布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的秘密是"吃人"，喊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个真理。鲁迅对于践踏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幸福的封建野蛮制度和封建虚伪道德给予了最深刻的憎恶和最猛烈的攻击，实践了他"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创作宗旨。

创造人物是小说家的第一项任务。在《呐喊》、《彷徨》所展示的人物画廊中，最富有时代典型意义的，是农民人物形象系列和知识分子形象系列。

在中国人口总数中，农民人数占了百分之八十。鲁迅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最深刻地反映了农民悲剧命运和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作家。他站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把中国人的主体——农民，连同他们破烂的衣衫，悲哀的面容和痛苦的灵魂，带进了长期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盘踞的文学殿堂。在鲁迅笔下，我们既看到了被兵匪官绅折磨得成为木偶人一般的中年闰土，也看到了像双喜、阿发一类机智能干、淳朴无私的农村少年。鲁迅这些洋溢着浓郁泥土气息的作品，影响了台静农、鲁彦等一批乡土写实派作家，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奠定了雄厚的基石。

与此同时，鲁迅还勾勒了辛亥革命前后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生活面影，其中有丁举人（《孔乙己》）、鲁四老爷（《祝福》）、七大人（《离婚》）那样的上层知识分子，也有孔乙己（《孔乙己》）、陈士成（《白光》）一类被科举制度愚弄乃至毁灭的下层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劳工神圣”口号影响下，鲁迅写出了《一件小事》，启示知识分子正视灵魂的阴暗面，向满身污垢但却正直无私的“卑贱者”学习，从他们身上寻求希望和力量。鲁迅小说闪烁的理性光辉和提出的卓越见解，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的成果。

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是鲁迅从留日时期就已确定的创作宗旨。五四时期，鲁迅仍然坚持“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呐喊》、《彷徨》中的作品，就是改造国民灵魂的艺术实践。比如在《孔乙己》中，鲁迅通过酒客的笑声跟主人翁悲惨命运的对比，反映了“社会对受苦人的

冷漠”。《药》反映了因群众的愚昧造成革命者的寂寞和悲哀。《示众》通过首善之区街头十八个人物的群像，揭示出他们灵魂麻木的共性。在获得世界声誉的《阿Q正传》中，鲁迅更把几乎整个民族的精神弱点，特别是“精神胜利法”，融进了阿Q这个不觉悟的落后农民形象中，从而完成了一个包涵复杂思想和社会心理、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精神典型。

1936年1月，鲁迅出版了《故事新编》。书中收录的八篇小说，是一种从古代和现代都选取题材、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的独特的新型历史小说，是鲁迅对历史小说这种传统体裁进行的新探索。作为一位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综合运用了杂文、速写、历史小说的手法，借用历史题材的躯壳反映现代生活的脉搏，在历史的掩体后面喷射出焚毁现实生活中落后事物的战火。

庐隐是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的一位女作家，也是一个情感丰富而迭遭不幸的女人。当时凡略微接触过新文学读物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庐隐的名字。她的作品虽具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但同时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画面，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由于在渺无际涯的暗夜中找不到明晰的出路，又受到逃避现世的老庄思想和消极感伤的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庐隐的小说常弥漫着悲怆的苍凉气，凄婉哀怨，似乎“苦闷人生”在永无边际地绵延，看不到光明，看不清前途。正如她在短篇小说《彷徨》中所写：“到哪里去呢？前面是茫茫大海，后面是荡荡大

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的，没有一支渡船。”这种哀感情绪，固然暴露了作者本身的局限性，同时也反映了绝望者的挣扎，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是庐隐的成名作，它及时而真实地反映了五四青年“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时代流行症，茅盾曾给予高度评价。传记小说《象牙戒指》细腻描写了青年女诗人石评梅与我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之间缠绵哀婉的爱情悲剧；但作品有虚构成份，不能把男主人公曹长空跟高君宇同志一一对号。

第三、四卷选收的是许地山的传奇小说与鲁彦的乡土小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许地山还是一位研究宗教比较学的学者。他自幼饱经忧患，青少年时期一度漂泊域外。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对佛教“人生皆苦”“生平不乐”的思想产生了强烈共鸣，形成了“照明幽暗，疗治世疾”的创作宗旨。他的早期创作，以描写劳苦大众(特别是妇女阶层)的悲惨遭遇居多。他在《空山灵语》中控诉暗无天日的黑暗社会，使人民“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今日泪、雨交汇入海，潮涨就要淹没赤县。”(《心有事》)在描写手法上，许地山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追求故事波澜起伏的特色。深解佛、道、基督诸教三昧，使他的小说谋篇立意带有玄学意味。以南洋、印度及我国南方偏远地带为背景，又使他的小说充满了奇异的域外风光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以上三种因素的溶合，铸成了许地山小说的传奇性，读后给人以奇异瑰丽，迷离恍惚之感。三十年代以后，许地山的

思想随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步而进步，形成了以尚实、朴素、进取为特色的“落花生主义”。他的小说由浪漫主义趋向现实主义，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显示出在质朴中显精妙，于细微处见巧思的美学风格。他在代表作《春桃》中，提出了人的价值观问题，特别是妇女的价值观问题，成功塑造了一个地位卑贱尴尬但却自尊、自爱、自强的普通劳动妇女形象，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并被搬上银屏和银幕。

跟许地山小说风格迥异的是鲁彦的“乡土小说”。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新文学运动先驱鲁迅的影响下，中国几乎和世界性的“乡土小说”创作热同步，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乡土小说”流派，并迅速以其地方特色、方言土语和社会风俗画面赢得了读者的青睐——鲁彦就是这一流派的中坚人物。他的短篇小说深刻剖析了在长期封建宗法思想毒害下形成的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批判意义。他的中篇小说《乡下》和长篇小说《野火》(即《愤怒的乡村》)，塑造了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把他的乡土小说创作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遗憾的是《野火》第二部尚未完成，四十三岁的作者即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在艺术风格上，鲁彦的作品还受到了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波兰显克微支的影响，形成了严峻而近乎冷酷的特点。鲁迅认为鲁彦的小说虽然有时太冷静，有时又披上了玩世的衣衫，但却“闪露着地上的愤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第五、六卷选收的是郁达夫的浪漫小说和张资平的

恋爱小说。郁达夫和张资平都曾留学日本，都是前期创造社的重要作家，但两人在艺术上分歧不小，在政治上则分道扬镳：郁达夫成为了爱国志士而为日本侵略者杀害，张资平却充任汪伪汉奸，宣传法西斯独裁专制思想，成为了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民族罪人。郁达夫在《文人》一文中指出："文化界而出这样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郁达夫南洋随笔》）。毛泽东则指出，周作人、张资平是汉奸文艺的代表。

把郁达夫的小说概括为浪漫小说，不是说其中没有现实义成分，而是因为他把作品视为"自叙传"，以伤感忧郁的基本格调表达对现实的细腻而真切的感受，字里行间洋溢着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被誉为五四时期个性主义最坦率的艺术宣言。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郁达夫以其大胆率直，敢于暴露，勇于向封建传统道德挑战而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但他的小说也有许多夸张想象成份，并非作品中的性变态行为、不堪的内容和颓废情绪都是作家本人生活的写照。1923年以后，郁达夫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民众不幸命运和悲惨生活的小说。大革命失败后，他一度由失望而趋于消沉，其小说对闲适恬静的隐居生活进行了不恰当的渲染。郁达夫历来以"情调"二字作为他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尺。他本人的小说也往往重情调的一致，情绪的连贯，氛围的烘托，而不刻意追求故事的完整和文字的润饰。这种以情调为结构主线的小说，有人称之为"情调小说"，这也是郁达夫的浪漫主

义创造出的一种新型小说。

把张资平的小说概括为恋爱小说，并非认为以恋爱为题材的作品均统属于同一流派，而只是因为他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发表的恋爱小说最多，影响也最大，从他的处女作《约檀河之水》到最后一部恋爱小说《新红A字》，张资平的创作所走的是一条每况愈下的道路。

张资平五四时期的恋爱小说反映了青年男女对封建伦理和金钱势力的反叛，塑造了一批始于追求而终于消沉的屈从者形象，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1924年至1928年，张资平徘徊在创作的十字路口，其小说既有良知未泯的正义感，又流露出日趋浓厚的悲观颓废气息。由于把人的恋爱等同于动物发情，把爱情的意义局限于性行为的快感和性饥渴的满足，张资平的恋爱小说灵肉失衡，迅速滑坡。三十年代，张资平粗制滥造，向壁虚构，其小说陷入多角恋爱模式无法自拔，并假借人物之口丑化革命青年，攻讦左翼文学，完全站到了时代潮流的对立面，从而招致文坛反感，读者厌弃。张资平四十年代沦为汉奸之后，还写过少量恋爱小说。这些作品成为了他出任伪职之后生活腐化的纪录，也是他创作生涯极不光彩的回光返照。张资平媚世逐利的文学道路，为后世提供了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七卷选收的是普罗小说，其代表作家有胡也频、冯灵菲、蒋光慈、柔石等。这是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斗争的艺术。这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翼而与反动文艺处于历史对抗战阵的艺术。中国的普罗文学虽然从

一开始就受到了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经历了一条由幼稚、狭隘逐渐走向坚实、成熟的曲折发展道路，但其创作实绩是不可低估的。鲁迅指出白莽的诗集《孩儿塔》“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这其实也是中国左翼文坛盟主对中国普罗文学所作的总体评价。

在艺术气质上，胡也频更接近于诗，但他在1930年连续推出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和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特别是后一部小说，通过主人公刘希坚、白华和张铁英的三角恋情，展现了二十年代中期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历史风云；并通过白华的成长道路讴歌了共产主义思想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胜利。作品场面壮阔，热情澎湃，气势淋漓，充满政治论战色彩，是左翼文坛一部划时代的作品。

洪灵菲是一位风格上深受郁达夫影响又经郁达夫“热烈介绍”步入文坛的作家。他在三十二年短暂生涯中，经历了由革命浪漫谛克向革命现实主义的转换。其成名作《流亡》第一次把广东潮汕平原嵌入广阔的社会变革背景之中。对故土既眷恋又批判的复杂心绪，使他的小说成为探究潮汕人传统心态和时代大潮趋向的窗口。跟一般普罗文学作品相比较，洪灵菲的小说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细腻的笔触。他既不束缚内心的政治激情，也毫不掩饰情感的困惑、焦灼、挣扎、苦痛，用色彩浓郁的抒情文字坦露出一个在现代与传统意识冲突中受着烤炙

的漂泊革命者的复杂灵魂。

被誉为“东亚革命的歌者”的蒋光慈，最初虽以诗歌创作现身文坛，但其后创作的九部小说总体成就超过了他出版的六部诗集。以“蒋光赤”署名出版的《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是一部革命青年的三部曲，反映了青年革命者由要求革命到认清革命再进而勇敢走上牺牲血路的三个成长阶段。《少年漂泊者》中的维嘉是作者的化身。主人公汪中是一位百折不挠的革命者，具有拜伦式的叛逆气质，正如蒋光慈在《怀拜伦》一诗中形容：“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短裤党》描写了大革命后期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一曲响亮而粗糙的暴动之歌。可以说，蒋光慈的小说集中反映了中国普罗小说的长处和缺陷：在风花雪月、俏歌甜妹的软香巢中，蒋光慈跃上文坛，作声嘶力竭的叫喊，无疑是对唯美派小说的严正挑战。但他的作品激进中缺乏坚实，广阔中流于浮泛，结构宏大而粗疏散漫，人物众多而面影模糊，则也是那时普罗小说的通病。不过，在二十年代后期，蒋光慈的作品在进步青年中风靡一时。陶铸同志、胡耀邦同志都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左翼作家群中，柔石给人留下了平易敦厚乃至于近乎迂执的亲切面影。他那种凡损己利人的事“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的自我牺牲精神，更感人至深，垂范后世。柔石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疯人》、《希望》，中篇《二月》，长篇《旧时代之死》，多反映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彷

徨和奋斗,以及劳苦大众悲惨人生。《二月》以二十年代江南沿海城镇为背景,反映的仍然是彷徨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追求、探索和苦斗。从男主人公萧涧秋的经历、教养和性格特征来看,很多地方投射着柔石本人的身影。萧涧秋“极想有为,怀着热爱”,但又过于矜持,不能义无反顾。对于这种矛盾性格,鲁迅曾作过形象而透辟的分析:“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这从上述的两类人们看来,是都觉得诧异的。但我们书中的青年萧君,便正落在这境遇里。”(《〈二月〉小引》)这篇小说线索明晰,文笔简洁,结构跌宕而完整,具有委婉清妙的抒情风格,堪称柔石创作生涯中一件最为精致优美的艺术品。作品先后译成英、德、法、印地、泰等国文字,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为奴隶的母亲》是柔石参加左联后的第一篇作品。小说通过浙东农村一个完整的典妻故事,揭示了旧中国劳动妇女在家庭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奴隶地位。这篇小说译载于《国际文学》杂志之后,受到了包括罗曼·罗兰在内的世界文学大师的赞扬。罗曼·罗兰在致该刊编辑部的信中说:“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动。”

第八、九卷选收的是萧红的流亡小说和东平的战斗小说。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爱好者,萧红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其原因固然与她凄惨的身世,传奇的经历,鲁迅的青睐有关,但更为重要的还是她作品本身独具的魅力。

萧红是一位不断突破创作规范的才女，因而她也同时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的创作规范。在为萧红的《生死场》撰写的序言中，鲁迅高度赞扬这位从黑龙江流亡到上海的女作家力透纸背地描写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同时也准确指出了萧红创作的两个特点：其一是“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其二是“细致的观察与越轨的笔致”。萧红小说的场景描绘以造型为目标，遵循自己的感觉及其方式对周围的世界进行直观的表现。但她作品的不同画面之间有时省略了逻辑关联；有些语句也不事修葺，缺乏句法意识——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越轨的笔致”。萧红的另一部代表作《呼兰河传》与其说是一部小说，毋宁说是一首叙事诗。作品似乎杂乱无序，缺乏传统小说叙事的情节逻辑，但字字句句都直达内心，作者流动的情绪成了叙事的主体，因而作品又是和谐的，有序的，虽缺乏现实的完整性而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萧红的小说雄辩地证明：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将东平的小说称之为“战斗小说”，不仅因为作家自觉地以文学为对敌斗争的武器，而且还因为他本人时常置身于战斗的最前列——他诞生于广东海陆丰地区这个中国革命初期的红色摇篮，参加了彭湃烈士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参加了十九路军，先后经历了“一二·八”上海战役和倒戈反蒋的“福建事变”。1938 年春，东平随叶挺将军来到汉口，加入了新四军。1941 年夏，日本侵略者向苏北根据地发动扫荡，东

平为掩护鲁艺二队的二百多名文艺战士突围，不幸壮烈牺牲，时年三十一岁。众所周，在三十年代的文坛，军事题材创作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因此东平的小说就格外引人注目，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他以苏区斗争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通讯员》发表后，鲁迅和茅盾给予高度评价，在向国外读者介绍这部作品时，他们强调：作者“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材料，而且写得很好”。周扬也认为东平“具有相当丰富的战争生活经验，和军人的圈子曾结过不少因缘，他在这方面的描写原是‘拿手’”，不仅“创造了内战时代的一些英雄”，还“奋笔去描写民族战场上的好汉”（周扬：《抗战以来创作的成果和倾向》）。周扬还把他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称为“抗战后出现最早的一篇战争小说”，认为作品使“中国军队的新生在文艺中寻到了自己的表现，战争的场景以少有的精细被忠实地描写了出来”。今天当我们重读东平这些“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战斗小说时，不禁对这位战斗的作家油然而生敬意。

第十、十一卷选收的是京派小说和海派小说。

“京派小说”指三十年代居住在北平的一部分志趣比较接近的作家的小说，其共性表现为强调风格的恬淡纯朴，追求语言的圆熟和锤炼，不同程度地淡化文学同政治的联系。京派阵营大体上由原语丝社的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新月社留在北平的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以及清华、北大等高校的作者萧乾、朱光潜、何其芳等三支人马

组成。共同阵地有《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等报刊。本书选收的京派小说均取自1933年至1935年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作品多以农民或城市劳力者为主人公，结构完整，文字流丽，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同情与关怀。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沈从文、废名、萧乾，因他们各有作品专集问世，故本套丛书未予大量选收。

跟京派小说比较起来，海派小说无疑带有更为浓郁的商业气息。这是一种以特殊地域文化为依托的历史文化现象；直白一些说，就是殖民文化影响的产物，畸性都市环境制约的产物。但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化地将海派小说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逆流。事实上，海派小说经历了由鸳鸯蝴蝶派向现代派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虽然作品大多以上海人的视角和心态描写光怪陆离的上海，渗透着租界气息和洋场风情，但不同作者的题材和风格各具特色，各人的生活道路和人生遭际也不尽相同。

在众多的海派作家中，本套丛书仅收录了穆时英的小说。原因之一，就是穆时英是“中国新感觉的圣手”，三十年代现代海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先驱。

穆时英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运用感觉主义、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技法进行小说创作，使作品呈现出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相互渗透而越来越非现实主义化的特点。穆时英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弊端的感觉是敏锐的，多描写闯荡江湖的流浪汉和体力劳动

者，以及从生活里跌了下来的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但由于自身的空虚与软弱，致使他的作品大多笼罩着浓重的颓废色彩，流露出悲观消极的情调和流氓无产者的气味。穆时英小说中经常出现并贯穿其创作全过程的主要有两个人物：其一是"我"，其二是"玉姐儿"。两人虽频频改头换面，但仍显露出反抗世俗的下层民众的身骨。这两个人物的原型，似蕴成于穆时英的少年时代。在艺术特色上，穆时英的小说摒弃了故事或情节线索的因素，打破了以时间顺序排列事件的法则，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人和事在内容和时间上并列，形成了并列组合的结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缺乏故事的连续性，但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材组材，增强小说表现的灵活性与丰富性，展现出比较广阔的生活画面。穆时英初上文坛时曾引起左翼文坛的关注，但他后来政治上日趋腐化堕落。关于他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他由于沦为汉奸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暗杀；另一说是他本身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工组织而死于国民党军统特工人员枪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权威唐弢曾这样论述研究穆时英的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我们有些作家，包括政治上反动的作家，对于生活和艺术，曾经作过这样那样的探索，这些探索失败了，不过，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对待的，因为在失败之中，往往蕴藏着比成功更多、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穆时英的两篇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 2 期）。

在结束这篇冗长的序言之前，我还要补充强调的是：这套丛书提供的中国现代小说的确是流派纷呈，风格各

异。但任何严肃的选本固然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也必然有各自的局限。我们期盼能出版一部更能全面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集，但限于目前的人力和物力（主要是财力），本套丛书只能以目前这样的面貌跟读者见面。编者在欣慰之余也感到深深的歉疚。受本书主编的委托，盛夏时节，我边挥汗边挥笔，匆匆写下了以上的话，权充序言。粗疏失当之处，盼读者不吝赐教。

农历丁丑年六月初二

时年五十有六

沉郁的梅冷城

一

为着一个愚蠢的守卫兵被暗算，也许是再微小些的原因吧，以致梅冷在防御上偶然失手的事，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保卫队有着克服一切骚乱的能力，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暴徒们趁着夜里来，又趁着夜里走了。

但是，保卫队还有着不能不严重地加以研办的事。

保卫队宣布了一连三天的戒严令，把梅冷的四关口都封锁住了。人们只可以从外面走进城里，却不准从城里放出一个，——这唯一的任务，是搜捕在城里作着潜伏

工作的叛党。

注意力的集中点，在于×军袭城的时候，城里发现的一颗炸弹。

炸弹在一间理发店的门口爆发了。

爆炸，除却在那街道上深深地挖成了一个窟窿之外，它似乎着重于一种无谓的忿恨的发泄，理发店的玻璃窗，给震裂得象不懂得爱惜精力的小孩子拿着铁锤儿细心地一片片去锤成的一样。

于是，一切成为臆测中的事了。

那最简单，最易于给抓在手心里的线索是：

第一，对于这炸弹爆发后的更严重的事态的继起之假定。

其次呢：

投掷炸弹的人之必为×军的内应，那是毫无疑义的了。

并且，——

最可注目的是那理发店里的理发匠。

马可勃，那理发匠是最初受审问的一个了。

马可勃是一个刚刚学会理发的小孩子。他的父亲在通行外洋的大轮船里当水手，常常隔了很久才回来一次，母亲是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马可勃给寄养在一位亲戚的家里，不久，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他的父亲在船上失事的噩耗。从这时候起，马可勃给亲戚赶开去。

他在田野上糊涂地乱跑，学会了用竹篾片子编成的

有着葫芦嘴的小篮子去小河边捞鱼的事。

有一次,天刚刚下过了大雨,马可勃偶然经过一个满装着春水的池塘的岸畔。

太阳透过低低的薄雾射出了新的光辉,水银一样披泻在那蒙茸、碧绿、带着水影的禾苗上。青蛙儿啯咯、啯咯、异声同调地唱着它们的歌曲,弹着天生口吃的舌头,不怕千遍万遍的重复。

马可勃远远地望见了:那边,在一条田径和另一条田径之间流着一条小小的沟渠,沟渠里露出了一个人头。马可勃所看到的是梅冷的中年以上的农人、喜在后脑上留着的一排短发。当那人偶然回转头来,发现了马可勃正从这边向着他走去的时候,他张开着嘴巴(他一定遭遇了什么怪异的事),并且,他显然对着马可勃呼救。可是马可勃的耳朵给蛙声吵坏了,一点也听不出什么。

那人的下半身浸在水里,一件给雨水淋得湿透的薄薄的破衬衣,象街市里的墙壁上胶着的广告纸一样,胶住了他的紫黑色的皮肤。从他那痛苦的脸相上,马可勃所受的刺激,突然的叫那小小的心灵向着最伟大最成熟的方面扩展开去。

马可勃于是高高的站立在那小沟渠的堤岸上。

"啊,你可不是受了伤?"

马可勃这当儿的胸腔里装着光亮的灵魂,他快活极了,对着那人居高临下的发问着。

那人依然张开了嘴巴,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效果,他

用着最忍耐的声音低低地呻吟着。马可勃始终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

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只手。

“对啦!”

马可勃暗暗的点着头,在一束禾苗的脚胫下拾起了一顶给浸得快要化掉了的帽子。

并且,这样的时间是一霎眼也不能迟缓的,他依照着那人的无声的吩咐,在那湿帽子的夹布里找出了一包类似炭灰一样的药物,丢进那人的嘴巴里。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活跃地挣扎起来了。有一条很大的箫子蛇在他的手里给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半空里卷旋着。

经过了这件事,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径结识了那怪异的家伙,就是那个幸而让他救活了起来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却又让一条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马可勃,于是,重又退下来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子,到一个村庄里去给人家牧马。

但是马可勃始终得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主人没有留给他一点儿的情面,因为他突然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在马尾上点着了火,把马尾烧掉了。

当做做了理发匠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的成就,因为他鄙视着理发这一行业,他用自己积下来的钱买了好些把凿子和小刀,要去学习雕刻。

关于雕刻,他听过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的好处，在于说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晓得是从谁人的嘴里传下来的。他希望这故事能够在世上绝了迹，那么，他将变成了这故事里的人物，希望着这故事的再演。

马可勃于是游荡在他的神妙的幻觉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副忠实的脸孔；他勤于做事，肯于受付托；从他的嘴里最容易得到答应。

马可勃在军法处受审问的时候，他变得越发驯良了，象是听从着理发店的师父师兄们杂乱的叫唤声，一下子扫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脑袋忙碌地转动着；站在检察官的面前装着不曾听见或者不曾觉察的傻头傻脑的样子，于是成了一件顶难的难事。

“这样的吗？……那样的吗？……”

检察官的发问象锋利的剑尖一样尾随着他的口供，紧紧的追踪着。

“是的！”马可勃的心里，有着一条长长的退路，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点儿关系的，“……炸弹，什么呀！唵，是的，这炸弹……是那个挑夫契米多里，他从别处带给我的，我知道这件事。……”

二

从那一百几十个囚徒群中，契米多里，他被提到军法处来了。

听说这个人曾经拒捕，他的左手在和保卫队挣扎的

时候给砍断了。他的妻曾经结识了一个牧师，在牧师那边知道了一种止痛药，那是所有的止痛药中最能止痛的一种，契米多里的创口一点儿也不要紧，有着这样的药在敷着。他原本就长得强壮而且高大，两条裤筒高高的卷在大腿上，一对巨粗的脚胫象弯弯的刀板一般，朝着相反的方向牢固地分站着。为着身上失了许多血，这下子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儿憔悴了。

契米多里是梅冷城里的人，为梅冷和海隆两地间的商号输送货物的一个挑夫。

从海隆到梅冷，没有河流也没有铁道，只有一条峻险的山路，要流转彼此的货物，挑夫，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交通利器。

契米多里走在从梅冷出发的挑夫群中，和平常时候一样，在正午以前到达了海隆。他们把货物分送给许多商号，再又从许多商号中接受了向梅冷方面输去的货物之后，依例是聚集在一间馆子里，解下了自己带来的干粮，没有带干粮的便吩咐店伙做几个黑面团。

契米多里有着别的任务。他连中饭也不在这里吃了。这一天，一走进了海隆，便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契米多里哪里去了呢？

自己只管照料着自己的人们恐怕不会这样问。

这样，契米多里在一点儿也不受注意的时间里做完了许多事。

现在，他是可以回去的了。

但是,他必须把时间拖延下来。譬如往常回来的时间是在下午一点,那么这一次就必须拖延到两点,最好还是在两点以后,这样,在路上,他可以躲开了他的同伴们,避免许多无谓的阻梗,他们已经到了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一条小山溪,在那坚凝,峭厉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谲地,忽而,爬上了那挂着威吓的面孔的石堆,忽而,穿过那为长长的红脚草所掩没的小石桥。两边,高高的山峰,用着各种各样可惊的姿势,人对那小山溪所流过的地方俯瞰着,而且无宁说是寻觅着。契米多里挑着沉重的担子,一步一步的喘着气,在一处有着野槐的浓荫的路旁歇息下来。他象一只吃人的野兽,在未曾把人攫在手里之前,却反而躲避起来了,简直有点儿怕见人。但是这当儿,路上走过了一个戴着第一号大草帽,有点儿象大商号的出海一样的人,接着是两个抬着空轿子的轿夫,……契米多里倾斜着上身站立着,吐了一嘴口沫,变换脚胫的姿势,这样的动作都似乎给予了可疑的材料,而他所干的事就要毫无隐匿的败露了!

契米多里的经过是良好的,过了一会,他爬上一株高树去作一回了望,知道附近至少是半里之内再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契米多里于是把两条指头夹着拿进嘴里,用力的一吹,发出了哨子一样的尖锐的声音,接着,从那树

林里爬出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契米多里不认识，但是他所认识的不是人的面孔，却是一种共通的讯号。

契米多里终于说出了，……

这是超过了一切的忍耐力的肉体的痛苦迫着他说的。他给倒吊在半空中，有三条夹着铅线绞成的皮鞭子在他的给脱得赤条条的身上交替地抽打着。他晕了过去，又给用冷水喷醒来，另外，在那断臂膊的伤口敷着的药给扔掉了，换上了一包盐，在盐着。

契米多里怪声地叫着。

"……炸……炸弹……是从那……那人（从树林里出来的那人）的手里交给我的……"

契米多里鼓着他那将近死去的活力说。

三

"马可勃，"检察官回转头，有条不紊地呼着那小孩子的名字，"契米多里把炸弹运来了，放在你们的店子里，等到那一夜，×军在城外开枪的时候哪，……喂，马可勃，你害怕着什么呢？……你说吧！你就把那炸弹交给别人，不，那显然是你自己动手掷，真的，你一定连炸弹一离手就立即爆发的事还是不大懂的，……是这样的吗？"

但是马可勃摇荡着他的小小的脑袋。

"不是的，"他辩白着，"有一个人，他来得慢了一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子，上面有着×××××（×军的首领）的签名，从我的手里，他把那炸弹取去了！……什么，

喔,这个人的名字是记得的,他叫做克林堡……”

这样,事态就突然的转变严重了。

检察官双手放在台面上,互相地盘弄着指头,对于马可勃的话装作不曾听见。

“什么? ……你说的是谁呢?”

马可勃睁大着眼,……但是,他立即镇静下来了,他回答得更加确凿而且有力。

“谁? ……就是克林堡呀?”

保卫队的总队长,华特洛夫斯基,他是有着一位名叫克林堡的弟弟的。

检察官沉默下来了。他回转头,对着和他并排坐着的总队长望了望。

华特洛夫斯基一只手握着指挥刀,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左胸上挂着的一排精巧的勋章儿,摇摇荡荡,刺眼地闪烁着。

华特洛夫斯基隔壁是军法处长,他年纪老了,头上披着光亮的银发,曲着背脊,喀! 喀! 一声两声,为着要调剂这突如其来的寂寞,他谨慎地适当地咳嗽着。

华特洛夫斯基于是耸着那高大强壮的身躯站立起来。一对严峻的眼睛,经那高高突起的胸脯向下直视着马可勃。

马可勃颤抖着。

华特洛夫斯基作着简短的语句怒吼:

“你说什么人? 什么人叫克林堡? 你发疯了!”

马可勃正想重又说出克林堡的名字，但是华特洛夫斯基已经挥起了他的皮靴尖，马可勃的屁股重重地倒撞在审判所最中央的一块红砖上，哼的一声，象小孩子在梦中时叫了出来的声音一样。

四

克林堡是一个年少而且精干的面包师。他还不曾结婚，可是很早就成长了，他的上颚茁发着一根根的粗硬的英俊的胡子。他不善于应用他的强健的体格，那突挺着的胸脯不肯让它张得更挺，那高高的肩峰不肯让它张得更高，并且，克林堡在刚刚发育的时候就有着这么的一种奇异的想头，他觉得自己在空间里占去的位置太多了，一个人这样的长大起来似乎是未经允许而应受干涉的一般。克林堡想极力的把自己的身材缩小，但是不行，只是把背脊弄得有点儿驼罢了。

克林堡的父亲是马福兰的村长，当他的大儿子华特洛夫斯基还不曾在梅冷当总队长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很早就出名了。

约翰逊·鲍克罗（那村长的名字）的祖先是远自热带迁来的，所以，他不但是虔诚的耶和华的信徒，而且有着很深的释迦牟尼的气味。他进了高等学校。他说他的信仰是和生物学也有着密切互通的关系的。从生物学出发，他主张除了他自己，别的人都应该吃素。然而这样是不够说明他的为人的，他是一个怪异的人物，至少克林堡

已经开始有着这种判断了。

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捉到了一只鹭鸶，在村长的门口经过，给约翰逊·鲍克罗觉察了。

“你捉了它干什么用？岂不是要把它活活的弄死去吗？”

小孩子当为做出了大不了的反事，被严峻地诘问着。

“不，……”小孩子惊异地回答，“我要把它带到梅冷去卖的，……”

“为什么要到梅冷去呢？到梅冷去，为着卖一只鹭鸶，……太远了呀！你卖给我好不好？”

他把鹭鸶接在手上。

“什么价钱呀？”

他侧着颈脖，诡谲地对着那小孩子笑了笑。

“三个戈比就好了！”

“这样贱的吗？”

说着，一面把鸟脚上捆缚着的绳子解开来，双手高高的举着，一耸——那幸运的长脚鸟就远远的飞去了。

约翰逊·鲍克罗于是怪声地笑着。

他交给那小孩子六个戈比。

“那么，你回去的时候，就告诉你的母亲吧，我给了你多一倍的价钱了！”

卖鹭鸶的小孩子走后，约翰逊·鲍克罗带着克林堡踱出门外，避着猛烈的阳光，在菩提树的浓荫下站立着。顺着一片碧绿的田野眺望，在天和地相接的地方，若隐若现

的浮泛着一种奶白色的气体，疏荡地笼罩着那一线苍郁平淡的远山。约乾逊·鲍克罗的喜悦从放生了一只鹭鸶的事继续下来，他对着克林堡说了许多话，态度比什么时候都要和蔼些。他说的是关于从人类的道德出发、去想象一只鹭鸶之被杀戮是如何悲惨的那回事。

那时候，克林堡是比那个卖鹭鸶的小孩子还要小，他好奇地发问着：

“要是那鹭鸶给杀死了，它的同伴会发传单，宣言，把消息告诉别的同伴们不呢？”

“对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那是关于反抗，暴动这一类的事情的吧？”

约翰逊·鲍克罗突然觉察了自己的优美的思维受了妨害。

“克林堡呵，”他的眉头有点儿蹙着，“你每一天都跟着我走，但是你说的话却不是我所教给你的。在路上碰见先生的时候你对着他鞠躬没有呢？我说的话你总得记住，还有你的哥哥华特洛夫斯基，他年纪比你大，学问和阅历都比你深，你也应该听听他的……”

克林堡起初除却在心里预备着对父亲说什么话之外，没有觉察到别的事，但是一提起华特洛夫斯基他就有点儿恼怒。

有一次，克林堡给嫂嫂带到一位警官的家里去赴宴会。那警官人倒很好，分给他许多朱古力糖，而且有着一个漂亮的儿子，他穿着黄灰色的特别制服，头发剪着威猛

的陆军式，手里不时的拿着一把精巧的小刀——不，那小刀上附带着的一把锉子，在锉着，……那警官用粗硬的指头，象铁钳儿般的钳着克林堡的颞颥骨，钳得很痛，一面对克林堡发问：

“你是华特洛夫斯基的令弟吗？”

这样一连问了三遍，那钳在颞颥骨上的铁钳儿没有放掉。

克林堡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警官哈哈的大笑了一阵，随后就走到别的看不着的地方去了。

克林堡的嫂嫂突着双眼迫视着克林堡。

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丈夫。

华特洛夫斯基严重地叫克林堡来到他的面前，但是他突然的在心里忆起了别的急于要办的事，于是踏着阔步子走开去了，连看也不看克林堡一眼。

克林堡准备着受鞭挞，不想所得到的侮辱比鞭挞还要重。

华特洛夫斯基养着一匹雄伟的白马，并且，请了一个年轻的马伕。

华特洛夫斯基对克林堡说：

“马伕正要牵马到草场上去了，你跟着他吧，你必须时时刻刻的看住他的手，我的那匹马的身上，有一个地方(到底什么地方克林堡没有听清楚。)是他的手所不能摸的……”

克林堡和马伕，一块儿在一座古墓的祭台上坐着，听着马伕讲故事，让那匹马系在石柱上，高举着长长的颈脖在望天。

马伕说的仿佛是一只鸡，不然就是一只野狐；他说那只野狐诈死，在什么地方碰见一只狗，又怎样的穿着女人的绣花裙子，假装一个爱哭的女人，……克林堡的思索力常常走在那故事的前头，他觉得只有马伕的话是他所爱听的。

后来克林堡长大了，华特洛夫斯基叫他进保卫队里去受训练，但是他不肯，而且，凡是华特洛夫斯基所鄙视的人，都成为他的朋友。他有着抗拒华特洛夫斯基的能力。他宁愿在一间酒楼里，当一个面包师。

大搜捕的头一天，克林堡和他们同一间酒楼的工人一起被缚。但是他和华特洛夫斯基做兄弟有一点儿益处，那就是，只要他肯提起华特洛夫斯基的名字，每一个保卫队都可以决定把他释放。

晚上，华特洛夫斯基使人带了一条纸条子到克林堡的酒楼里，叫克林堡跟着一同去。

华特洛夫斯基和他的女人在用晚饭的时候，克林堡进来了。

嫂嫂道着晚安，克林堡冷淡地回答着。

这房子充满着新的桐油的气味，堆积着许许多多的新用具，在一个贵妇人的眼里，这是一部最丰富的书，她要指给许许多多的客人们看，千遍万遍的背诵着它们的

价目，它们的新鲜名字和远远近近的出处。

克林堡随手翻着报纸，他觉得在这房子里坐着已经太久，他不能不对着哥哥发问到底有什么事。

华特洛夫斯基趁他的女人进厨房里去的时候，他对克林堡作了一个手势，叫克林堡先到他的寝室里去。

随后，他带来了许多水果，叫林克堡一同吃。

他和善地吩咐着克林堡，仿佛已经重新开拓了一个天地，这天地是值得克林堡进去参观一下的。

克林堡没有表示。

但是，华特洛夫斯基已经对克林堡说过了：表示和不表示都没有什么关系。

五

第二天的早上，大约是八点钟的时候，克林堡为着一夜没有睡得着，正沉没在酸痛晕疲中，突然有许多人涌进酒楼里，把他从床铺上揪下来，拉到街道上，街道上的人成千成万地拥挤着，克林堡在群众的殴打下找不着半点掩护，脸孔变成了青黑，张开着的嘴巴，喊不出声来，只是在肠肚里最深的地方“呃呃”的哼着。

墙壁上的布告已经预先贴出了。

今天，有一百七十二个参加叛乱的罪犯给处决死刑。

有着华特洛夫斯基的亲弟克林堡在作证明。克林堡是叛党的主要负责者，但是他自首了。

如今在和克林堡为难的是那一百七十二个的亲属，

他们要为他们可悲的被难者向克林堡索命，分吃克林堡的肉。

克林堡的耳朵还是有点儿清醒的。

那边，远远的响着震人心脾的号声，一百七十二个囚徒排着长长的行列，象两枝青竹夹着一枝柳条的篱笆般给一连保卫队夹在中间。总队长华特洛夫斯基骑着他的雄健的白马殿在背后。慢慢的，这行列分开了那拥挤着的人群，在克林堡所站立的街道上直伸而过。

克林堡双手抱着痛苦的头，有无数只绝命的手在对他挥舞着。

要是克林堡还有一件事应该做，那便是牺牲了他自己，救回那一百七十二个。

克林堡于是向着那相距不远的行列奔去，他摆动着双手在群众的重围中打开了他的路。

克林堡一只手揪住了华特洛夫斯基的白马的头辔，一只手高举着。他对着前头的行列高喊：

“停止！ 停止！”

华特洛夫斯基以为遇到刺客，立即拔出了他的手枪。他对着克林堡的面孔眈视了一分钟之久……

群众的声音太嘈杂了，克林堡的声音没有人听得见。

克林堡当着群众的面前质问华特洛夫斯基：那一百七十二个给定了死罪，到底是谁人去作证明。

华特洛夫斯基是有着他的过人之处的，他命令保卫队驱散了群众之后，随即把克林堡捆缚了，给五个保卫队

送回家里去。

因为，他说：

“克林堡今日得了疯狂的病症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保卫队便枪决了那一百七十二个。

——选自《沉郁的梅冷城》



多嘴的赛娥

赛娥出世的时候，那将一切陈旧的经验都神圣化了的催产婆，把耳朵里的痛苦的呻吟声搁在一边，冷静地吩咐着，

"尾审仔，来啦！……"

同时，一条指头指着那土灶旁边的小铁铲，眼睛睐了睐，用一种特有的符号发着命令。

尾审仔拿着小铁铲到屋子背后去了[①]。回来的时候，赛娥那不幸的婴孩带着巨深的忧郁怪声地啼哭着。

---

① 乡间的惯俗，一种催胎的迷信方法。

催产婆突然丑野地笑了。

“菩萨保佑,这是个牛古儿[1] 呀!”

赛娥的母亲听了,几乎要跳将起来。伊用肮脏的指头拚命地揉着那泪水湿着的眼睛。

“我喜欢了！真的呵,我这一次决不会受骗了,尾审仔！……”

接着是那催产婆的名字,还有其他(凡是伊所认识的人)的名字都给虔敬地、恳切地呼叫着。菩萨的名字倒给遗漏了。

但是赛娥的母亲不能不受骗。

赛娥是一个女的,这半点也没有变,和伊以前两位姊姊一样是女的。

伊的母亲把伊丢在村东的大路边的灌木丛下,让一个乞食的老太婆拾了去。

赛娥慢慢儿长大了,而且出嫁。大概是做了人家的童养媳吧,但是谁也不知道伊的事。

母亲负着重重的苦痛,有机会的时候就打听着。只有一点消息是一个小铜匠所带来的。

那小铜匠每天从梅冷城出发到乡下来,到处摆设着小小的修理摊。他耸着那高高的肩甲骨,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拚命地卖气力,一把锉子象七月的龙眼鸡[2] 一样,加略加略的叫着。那转动着的石轮子在光线稍为平淡的

---

① 男孩子的别称。

② 一种专歇在龙眼树上的昆虫,美丽,叫得很响。

地方发射着点点火星。

对于赛娥的母亲的探问，他向来没有回答什么，反而时时的盘诘着，而赛娥的母亲却只管对他点头称是。赛娥的消息几乎是从那小铜匠的盘诘中发出疑问，再从母亲那边得到回答，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受到了证实的。

有一天，赛娥拿着小木桶走出门口，恰好有一队从甲场回来的保卫队在巷子里经过，有一个兵士抬着一条从尸体上割下来游行示众的大腿，伊清楚地瞧见着。

伊吓得跑了回来。有一个装麦糟料的小钵子放在门阈上，赛娥这下子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把那小钵子一脚绊倒了，麦糟料和碎瓷片一齐飞溅着。

中午的时候，谭广大伯伯从保卫队部那边回来了。有人告诉他关于赛娥的事。

谭广大伯伯把一顶保卫队的军帽子挂在壁钉上，然后，他卷着袖口叫赛娥来到面前，爽快地臭打了伊一顿，象在盆子里洗手一样。

经过了这件事，赛娥再又在什么地方瞧见了许多被杀的尸体。特别在市门口的石桥上，有一具尸体是给剖开了胸腔的，在桥头的石柱上高贴着的布告叱咤着说，什么人从这里经过，一定要用脚去踏一踏(那尸体)，赛娥也跟着用脚去踏过了。

但是一个晚上，正在用晚饭的时候，赛娥的筷子在菜汤里捞起了一片切得很薄的萝卜，心里突然想起了有一次，伊在保卫队部的门口经过，瞧见那檐角下悬挂着示众

的两片血淋淋的耳朵，不行，喉咙里作怪了，哇的一声把刚才装在肚皮里的东西一齐呕吐出来，喷在桌子上。

赛娥的焦红色的头发给揪住了，……

这其间，小铜匠因为住在隔邻的关系，不时的听见赛娥在没命的哭喊着。

那小铜匠是奇异的，他知道凡是小孩子都有一点坏处。

他在巷子里瞧见了赛娥。

“是呵，赛娥，你说什么人要打你，为什么？你一定多嘴，我顶怕小孩子多嘴，我要打多嘴的小孩子，不要多嘴呵，唉，我瞧见许多小孩子都是多嘴的，象木桂那样有缺点的小孩子几乎到处都是，他多嘴啦，他什么都爱说，而且不尊重年纪，是吗，赛娥，你一定也是的呀，……”

他只管独自个喃喃的说着，仿佛在白天里见鬼。

赛娥停了哭，给小铜匠带到一个食物摊上去吃了一点东西。但是伊简直做了一回把自己出卖的勾当；小铜匠的慈蔼的态度叫伊深深地感动了，对于那随意加上的罪名决不会有所辩白。

那小铜匠依照着自己所断定的对赛娥的母亲说了。

赛娥的母亲虽然听到赛娥常常挨打，但是伊决不怜悯。因为赛娥多嘴呵！

赛娥终于从谭广大伯伯的家里给赶走了，逃回了母亲的家里。

母亲是决不怜悯这样没出息的孩子的。

况且伊又躁急、又忙碌。伊必须和别的人们一齐去干那许许多多的重要的事。

晚上,村子里的人们有一个重要的集会。赛娥没有得到许可,偷偷地跟着母亲走到会场里去。

在一张高高的临时摆设的桌子上面,那第一个说话的人站起来了。

"大家兄弟!"这声音很低,轻轻地把全场的群众扼制着,"今天我们的村里初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是来自梅冷的。现在要立即查出这个人,最好不要让他混进我们的会场里。"

在无数骚动起来的人头中有人高举了一只手。

"同志,是赛娥! 是赛娥!"

这是赛娥的母亲的声音,伊硬着舌头,象捉贼一样带着恐怖的痉挛在叫着。

赛娥颤抖了。接着给抓了出来。

母亲象野兽一样的暴乱地殴打伊。

当伊给赶出会场去的时候,母亲在背后怪声地号哭着,因为有着这样的女孩子的母亲应得羞辱。

赛娥的受检举是出于另外的一种意义,但是伊本身就有坏处。伊多嘴。虽然这只有伊的母亲自己一个人知道——另一个人是小铜匠,小铜匠的脑子被赋予了特殊的感觉,他知道凡是小孩子都有一种坏处。

"是呵,赛娥,你说什么人要打你,为什么?……象木桂那样有缺点的小孩子几乎到处都是,他多嘴啦,他什么

都爱说，而且不尊重年纪，是吗，赛娥，你一定也是的呀！”

是呵，这是小铜匠自己造的谣！

赛娥在田径上走着，又悲哀、又恼怒。

伊在草丛里赶出了一只小青蛙，立刻把它弄死，残暴地切齿着，简直要吃掉了它一样。

接着，有一群拖着沉重的屁股的天鹅给恶狠狠地赶到池塘那边去。

赛娥一面发泄着心里的愤恨，一面偷偷的哭着。

在那高高的石桥上，伊瞧见了小铜匠。

小铜匠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的搬运着他的活动的小摊子，劳顿地喘息着。

他歇了担子，在一束葫芦草的上面坐下来，那有着特殊功能的大拇指和食指象铁钳儿一样钳着自己的两颊，两颊给钳得深深的凹陷着。

他对着赛娥招手，使唤伊帮着拔去了裤上的草虾[①]。

赛娥跪在小铜匠的脚边拔草虾。小铜匠的眼睛对着远远的浅蓝色的山张望着，冷静，悠然，不被骚扰。小铜匠的灰黄色的难看的面孔引起赛娥一种有益于自己思索的感动。

一会儿，小铜匠搬运着小摊子走了。突然又停了下来，对着赛娥招手。

当赛娥走来的时候，他的嘴里嚼着一条长长的红脚

---

① 一种爱粘在行人的裤上的草子。

草似乎有助于他的思索什么的。但是他决定了。他把赛娥带到梭飞岩妇女部那边去。

“这个女孩子是有缺点的,伊多嘴,但是你们好好的加以教练吧!”

小铜匠说着,又搬运着小摊子到别处去。

赛娥驯服,静默,没有反驳。直到伊干起了一件差事。

冬天,赛娥在一个村子里见了总书记林江。

伊稍微的曲着背脊,嘴里呼着白色的汽体,间或望着窗外的渺无边际的雪,静默地听着林江的吩咐。而林江这时正被一种不能渗透的迷惑所苦恼,他松弛下来,嘴里说着的话好比一张纸,上面写着的字一遇到错误就立即加以修改,甚至一手把它撕碎,间或又短短地叹息着,把嘴里的白色汽体喷在赛娥的脸上。赛娥更加静默了。伊凝视着林江的一点也不矜持、不矫装的奇异的长脸孔,象一只在马的面前静心地考察着而忘记了啄食的鸡一样。

赛娥出发了。伊的任务,要通过梅冷和海隆的交界处的敌军的哨线,到达龙津河的岸畔,去打听当地的×军怎样和从别方面运来的军火的输送者取得联络的事。

雪下得更大了,天空和地皮象戏子一样涂着奸狡的大白面。赛娥走得很慢,伊的黑灰色的影子几乎总是和那小村庄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不过一霎眼的工夫,赛娥的影子在雪的地平线上远下去了,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在

雪地里蠕蠕地作着最困苦的移动，象一只误入了湿地的蚂蚁一样。

下午，赛娥到达了另外的一个神秘的村子。梭飞岩的工作人员的活动，和从梅冷方面开出的保卫队的巡逻，这两种不同的势力的混合，象拙劣的油漆匠所爱用的由浅入深，或者由深出浅，那么又平淡又卑俗的彩色一样，不鲜明，糊涂而且混蛋……这样的一个村子。但是从梅冷到海隆，或者从海隆到梅冷的各式各样的通讯员们却把她当作谁都有份的婊子一样，深深地宠爱着，珍贵着，而那婊子，伊利用伊的特有的色彩，把那一个对手好好地打发走了之后，随即接上了这一个性质完全相反的对手，依然是那么温暖，那么热炽；对于战斗，伊是一块蓬松的棉花，这棉花的功能，要使从天空里掉下来的炸弹也得到不炸裂的保证。

赛娥现在受着一位神经质的老太婆所招待。这老太婆正患着严重的失眠症。伊用水烟筒吃烟，教赛娥喝酒，又恬静地，柔和地，用着对每一个“过往人”都普遍地使用的——然而并不如母性的洁净的情分，对赛娥的家境，赛娥的一切都加以询问。而当这询问还没有得到回答的时候，伊就已经满足了，点点头，喷去了水烟筒上的火末，这当儿，伊的眼睛还有一点青春的火，是那么的微弱，象一支火柴的硝药的炸裂一样，飘忽地闪一闪就失去了，于是学者悲观者的消沉的叹息，转变了语气，对赛娥作着更深刻的询问。

伊烧了一点茶给赛娥吃，又分给了赛娥两块麻饼。赛娥正式地受了爱抚，显得特别的美丽而且高大。伊说着一个少年战士如何倔强地战死的故事，怎样他的枪坏了，从什么人的手上夺来的枪，配着又从什么人的手上夺来的不合度数的子弹，怎样在同一个时候里不知发生了多少故障，……

"枪坏了，就该退下来才对，要把那坏的枪修整一下，但是他不退，"伊的眼睛明亮地闪耀着，驾御着伊的故事从一个高点驶进那悲惨的深谷里去，"他拿着一块石头，敲着枪杆上的螺丝钉，而他蹲着的那地方，正是敌人集中着火力冲锋的最要紧的第一线，有三个敌人同时扣着枪上的扳机对他瞄准，这却是他所不知道的……"

赛娥的声音有时很高，遇到窗外有什么人走过的时候就吐一下舌头，却不在意，接着飞快地把身子旋了好几转，象跳舞一样。

现在，那老太婆送赛娥出去了。

赛娥离开那温暖的村子，继续滚入那雪堆里去。

但是在赛娥的对面，有一队保卫队正沿着赛娥所走的路，对赛娥这边开来。老太婆要隔着那么远的地方叫伊，对伊重新地加以吩咐，好几个手势都预备好了，但是赛娥大胆得很，伊绝不回转头来望一望。保卫队和赛娥迎面相碰了，他们抓住了伊，检查伊的头发和口袋。最后是什么也没有的走了，临走的时候却又把赛娥一脚踢倒。赛娥滚进那路边的干涸了的泥沟里去。

老太婆站立在一片石灰町边旁的竹林子下，眼看着赛娥从一个患难中跳过了第二个患难，那将各个手势都预备好的手没有动过一动，却痉挛地交绊在背后，嘴里喃喃的说着：

"喂，赛娥，你怎么不爬起来呀！ 他们走得很远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知道你是替×军带消息的，因为你是一个谁都不注意的小孩子呢！ ……"

但是，那老太婆的失眠症太严重了，伊的背后有两个保卫队在站着，他们是刚刚从村子的背后绕过了来的，从伊的嘴里，他们把赛娥识破了。

赛娥，伊就是这样的被抓在保卫队的手上的，而伊在最后的一刻就表明了：伊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之后，还不会毁掉了伊身上所携带的秘密。

——选自《长夏城之战》

一个小孩的教养

永真的父亲都猴友，和马福兰全境所有的村民一样，一面种田，一面结草鞋。都猴友有着比其他的人熟练的手法，而又得到了永真的一些零件上的帮助，他一天至少能够出产二十双草鞋。马福兰地方出产的草鞋的坚实耐久，在某一个空间里代替了文明国土的工厂所制作的橡皮底，为军队所乐用。都猴友的草鞋，比马福兰全境所出产的更要坚实些。都猴友一生没有参加过战斗，却在战斗中存有着特殊的勋劳，因此，都猴友没有例外，他的积极的行动，终于不能逃出敌对者的精警的嗅觉和视听。

都猴友，马福兰地方的一个村民，用草鞋接济自卫军

的叛逆分子。

在梅陇的保卫队方面的秘密通缉的名单上,都猴友的名字给开列着。

有一天,梅陇的保卫队开到马福兰地方来了。

马福兰的村民在一幅广阔的草地上剥麻皮,当着烈日,有许多剥好的麻皮刚刚晒干,就立刻给使用在结草鞋的粗劣的机械上,产生出新的富于麻皮的香味的草鞋。对于这种职务的操作,无论老、少、男、女,一致的参与着。

向马福兰方面进发的保卫队,在树林里隐没,在山岗上显现,终于惊动了那聚集在草地上的人群。

现在,保卫队已经对他们的目的物取得了极短的距离,而且开始跑步了。黄色的影子,夹带着杀人的利器的光焰,在烈日下闪耀着。最后是散兵式。

马福兰的村民舍弃了他们的工场,象可悲的羊群一样,负着巨深的灾祸逃命。

骚乱、颤栗、绝望的祈求,震动山谷的哭声。

保卫队对那四散飞奔的人群展着巨臂,按照着战斗的方式,确定了对他们的目的物的绝对的包围。

作为这恐怖的展开的中止,保卫队的长官用着平和无事——惯于为人类所亲近的笑脸在人群中出现了。

——你们看,他说,保卫队一个个的枪都是背在肩上的,他们决不对你们开枪,你们的恐慌是毫无意义的,懂吗?

接着,他说明了保卫队的到来,只是为着调查户口的

一件事。

有另一个背皮包的长官跳出来了，他拿下了军帽子，用手巾擦去了里面的水蒸汽；头是秃的，下巴却长满了胡子，显得又老实又奸狡，看来似乎是一个走红运的骄傲的小商人。他的嘴里哼出的声音常常是那第一个长官的声音的语尾，这声音的作用，要使村民了解那军事式的微笑的背面，正有着铁一样的严峻而无可违背的命令。

"你的姓名？"

"丘妈送。"

第一个被盘问的村民的名字给那背皮包的长官用铅笔记在本子上。

"你呢？"

"谭水。"

照样。

"那么，你说吧！"

"高君龙。"

照样。

"靠左。隔着下一个。说，快说！"

"法相卯。"

照样。

直到一百二十一个。

完了，剩下来的是一些小孩子和女人。

第一个长官开始用一种严峻的眼光查察着。

"你们隐匿了，马福兰地方还有人，但是你们秘密着，

……”

全部的村民互相地呆视着。

空气突然的紧张起来。

但是那第一个长官有着固定不变的笑脸，这笑脸正在不惮烦地指示着一种灾祸向何处预谋解救的途径。

这当儿，有一个小孩子从人群中出现了。

这小孩子头大，身长，背脊有点驼，脸上有着无数的赤斑，双眼象驴子一样对不可知的一切发问着。但是他是镇静的；他有着原始的、以毫无警觉的官能去亲近仇敌的、绝对的忠诚和善意。

“还有一个，那便是我的爸爸都猴。”

都猴友的儿子永真说出了，有无数只睁得圆而且大的眼睛对他凝视着。

永真现在有一种神秘的、变态的、义勇的冲动，对于那长官的再次的盘问，他直言不讳的作着如次的回答：

“都猴友今日运货物到黄沙方面去了，他很忙碌，并且爱用黄沙地方出产的烟草，还有，他回来的路上有一个专门让行人歇息的茶亭，……”

“那茶亭距离这里很远的吧？”

“不，”永真欣喜自己所叙述的话有了着落，一只手向北指着，“这边，过了一条独板的石桥，有一个旱园子是种甘蔗的，再转一个弯，那里……”

两个长官的直竖着的耳朵正确可靠地在听取着，那微笑的面孔象复杂难懂的机械，尽着微妙的功能，把永真

的供辞引向更重要的方面……

得了!

他们和永真分别的时候,远远地还扬着手,对永真嘉赞着。

永真胡乱地呆站着,有一个人用嘴巴附着他的耳朵低声地说:

“你错了。你不能把你的父亲的行径那么愚蠢地就告诉了他们……”

现在要看永真如何挣扎他的痛苦的生命了。

永真象凶狠的猫头鹰般的蹲在一个三角石的上面,双眼向着天空里最远、最远的地方直射着。

永真的痛苦是无可比拟的,他忏悔的仪式履行在恰恰逼临着绝灭的一瞬间。

在这里,没有一个人会给与永真一点帮助,保卫队临走的时候曾经对全部的村民警告着:

“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后三个钟头的时间内,你们必须回家里去躲着,不能走出门口一步。”

永真的忿恨把这警告粉碎了。他熟悉着马福兰地方的最偏僻、最直捷的路径,他沿着一个干涸了的山溪的沙坝,利用着低凹的地形迅急飞跑,身边鼓起了云雾,风在耳朵里呼呼的叫着,遇着高而显露的地方时,他卧倒了,作着蛇的样子前进,好几次他象田鼠一样躲在路边的乱草丛里,听着在附近经过的保卫队咳嗽,喷嚏,以及放小

便等等的声音，终于他越过了保卫队的前头，到了比保卫队所到更远的地方，然后，他在那路边的旱园里蹲着，作着刈草的样子，一面用全身的力集中在眼睛上，对那路的两端警戒着。

保卫队必定是到那有着茶亭的地方就停止的，他放心了，只是远远地眺望着那路的前头。

太阳刚刚从天空的正中向西倾斜，空气热得沸起了白色的泡沫，蚱蜢到处的弹动着那怪异的大腿，发出爆炸的声音。永真的背脊给太阳烤炙得发疼，汗水淹没了他的头发，再又向颈下冲洗着，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难过，只是对着那路的前头眺望。路上的行人一来一往，那白色的沙土有如一条长长的蛇，它翻着肚皮，在行人的践踏下痛苦地蜷曲着，痉挛着。

时间拖着长长的尾巴过去了，永真那孩子背着巨深的灾难站在他的父亲的归路的前头，用发火的眼睛远远地指示着。他至少等过了三个钟头，太阳已经加强了倾斜的角度，光线渐渐的衰褪了，周遭的小树林里仿佛开始有了初夏的晚凉在流荡着。永真兴奋得有如一瓶丢了塞子的酒精，强烈地蒸发着，胸腔里开始不安地突跳起来，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恐怕他的父亲的影子已经很早就从他的眼底里溜过去了。

他问了好几个从黄沙方面回来的行人，但是太生疏了，他们连永真的父亲的面孔的轮廓还不能回答出来。

永真的心里焦灼地焚烧着。

他变得非常软弱，简直要掉下了眼泪。

这当儿，他仿佛望见远远地有一个人在对他招手。他向着那对他招手的人走，……那是永真的父亲的朋友，一个忠实的邻人。

他告诉了永真：永真的父亲都猴友的可悲的凶讯。

都猴友，一如以上所述的情形，在他的无教养的儿子永真的蠢笨中送了命。他躺在那茶亭的边旁，无可挽救地给保卫队杀害了。

然而，这就是无教养中的教养呵！

——选自《长夏城之战》

红花地之守御

我们的队伍有一个奇特的标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背上都背着江平客籍的居民所特有的箬帽，这箬帽，头是尖的，有着一条大而牢固的边，上面是一重薄而黄色的油纸，写着四个字，“银合金记”。我的朋友们也戴这样的箬帽，并且也在上面写着四个字，什么“浪合诸记”，“补合冻记”之类，大概都是自己安的番号，冠首的两个字还没有什么，所觉得珍贵的是那“合”和“记”两个字，几乎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它们抛掉。江平客籍的居民平常安的是短带子，短带子只适合于把箬帽戴在头上而已。我们把这短带子改造了一下，安成长带子，不戴的时候可以在背上

背，这是从军队里传染到的气习。我们，几乎每一个都觉得非把箬帽背在背上不可，头上呢，有日的时候让日晒，下雨的时候让雨淋，都没有什么关系，大概是我们现在都自以为已经变成军队了的缘故吧。我们都很年轻，而且一大半脱离学校生活的日子还不久，大家都有点孩子气，爱学人家的一点皮毛上的东西，而况我们向来对于一切工作所取的态度正也是这样。虽然一面是严肃地并且几乎是机械地在功利上讲究效率，别一面，却象小孩子戏玩似的，样样都觉得很有趣，很生动。因为这战斗无论怎样野蛮，残酷，对于我们，却都有着更深一层的东西，我们竟能在这野蛮残酷的里面去寻出饶有趣味的消遣，从战斗的本身就感受到一种刚强的美，沉毅的美！……

杨望所带的箬帽是新的，安着绿色的长带子，那上面所写的四个字是"猫合狗记"。他的结实而坚硬的脚穿着"千里马"①。"千里马"的带子也是鲜艳的绿色，就连系在墨水笔上的一条小绳子也是绿的。墨水笔上系着绳子，好教在夜行或跑步的时候不会把墨水笔丢掉。本来是为着实用，慢慢的也就成为一种时髦的习气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是绿色，那可并不是他自己的嗜好。当然，绿色在鲜艳的一点上和杨望总指挥老大哥的粗野而壮健的体态就已经太不相称了。但是他管不了这些，他忙得很。在这些日子中，从他一身所发泄的精力是强劲而有近于

① 用树胶制成的特别牢固的草鞋。

暴戾的。虽然有时候，他的沉着和精细，可以使一件严重的事也化为一种轻快的美谈……并且，凭着少年人的充沛而奔放的感情，他可以有一种异乎别人的嗜好。这不单指的是所用的带子一定要是绿色，就是别的也一样。例如尽管手紧握着枪杆子，而嘴里却还老哼着引逗田边少女的情歌；或者，如一般的朋友们所最易染到的习气，木棍般的黑色而粗糙的脚也穿起最漂亮的绯红色的袜子来了；诸如此类。但是对于杨望总指挥老大哥，可不要冤枉他吧，他连对自己的箬帽上的带子看一看，鉴别它是红是绿的时间都没有！而况这箬帽又是别人给他的。他身上几乎没有一件物品是通过自己的嗜好、用自己的钱去购买来的。他穿着一件黑灰色而有着极难看的黄色花纹的短衫，据说这短衫是在广州的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车仔佬朋友给他的。而他的裤却是有点怪异了，那是一件十足的日本货，赭褐色，有着鲜黄色的细小的条纹，条纹上还闪闪发亮。这些乱七八糟的颜色涂在一个总指挥的身上，多少要使他变成一个戏子，在动作上显得矫揉造作了吧。这又越说越和他的性格离得远了，……

从这一次战役中发生了的特殊事件所昭示，杨望，这总指挥老大哥的钢般坚硬的格调是造成了！这之前，我从他的身上所得的印象还是有点杂乱。他从广州回来的时候，背上背着的是正规的队伍所用的铜鼓帽，穿着蓝布衣服，很脏，赤足，腰边歪歪地背着一个黄色皮袋，面孔是比现在还要黑，头发的芜长和杂乱还是一个样，不过那严

厉而沉郁的神情比现在还要老一点。我们第三区梅陇市有一个类似邮差的替人送信的人物，那样子是和他相肖极了，并且连他睁圆着长睫毛的大眼，狞恶地笑了起来的表情也很相肖。他说话的时候，曲着五指，象抓住了一件什么，眼睛向前面直射，牢固的双颚互相地作着有力的磨动，磨动得很痛苦，以至嘶嘶地喷着口沫。那一次，他的样子有点卤莽，一径冲入我们的“俱乐部”来，也不按门铃；那时我在这“俱乐部”里当着秘书长的职务，我是有权力阻止他的，但是他抗拒了，仿佛他是百年来长居在此间的老主人，而我不过是一个新近才被雇佣的仆役一样。我不认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老大哥杨望，而他在广州的××情报《先锋》上面每次发表的文章，却已经读过不少了。……他曾经请我和女朋友慧端去茶馆里喝茶，他说他身上有八个大洋。在茶馆里谈起了一些有趣的事，竟至露出了他的一排整齐得，洁白得类似女人的牙齿，哈哈地大笑起来。一只手把他的皮袋揉动得吱嗍吱嗍的响，这吱嗍吱嗍的响声非常新颖，好几次使我们停止了对其他一切的注意，立意地去寻究这响声发出的源头。的确，他全身都发散着新的气息，他的谈话使我对于远方从未见过的情景也开始思索和想象了。我起初是有点怕他，以后却很亲近他，由怕他到亲近他，我可摸不出此中的界线。有一次，我在自卫军的总指挥部遇见他，他热烈地接待着我；这时候恰巧他的母亲来向他要钱，说自从他的父亲死后（父亲是眼看这儿子做出了许多残暴的事情，恐怕

将来要累及自己，所以自杀死去的)，她的日子很苦。杨望在自己的袋子里搜寻了半天，卒至把袋子捣翻了，许多碎屑发臭的东西都跌落下来，只得到一个铜板。杨望把这个铜板交给他的母亲之后，挥着手叫他的母亲“走!”象我们平时对付乞丐一样。这些事情，在我们许多朋友中都很喜欢谈起，有时甚至还激起了小小的争论，参谋团的主席董仲明就不齿他的行为。例如有一次，杨望叫他的弟弟去放哨，他的弟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驼背，鹭鸶脚，又患着“发鸡盲”[①] 的可怜虫。那一夜恰巧是杨望自己去查步哨，那可怜虫忘记了叫口令，杨望竟然立即一枪把他结果了。象这样的事，主席董仲明就讥笑他过火，或者做假！以后，关于杨望，还有种种的谣传：据说杨望有一次到碣石、金厢沿海一带的地区去解决了许多军事上的困难问题，当地的农民竟然象信仰菩萨一样的信仰他。“这是不吉利的现象，”那时候有人投给县政府的匿名信是这样写着，“因为，我为什么要那样激烈的反对他呢？岂不是，如果长此下去，民众的整个的信念，要转移到个人的信仰上去了吗？……”而总指挥杨望，他一向是这样的朴素，他决不在口头的声辩上去费工夫，他着着实实的工作着，他度过了不少的难关，也爬过不少历史的极高的顶点。他所取的全是一种阔达、高远、俯瞰的态度。他仿佛脚上穿着厚而牢固的皮靴，不管脚底下有多少荆棘，只是

① 一到晚黑就变成瞎眼的病症。

向前迈步着，这在他几乎是失却感觉而麻木了的一样，……

但是不管怎样，我却要重复地再说，从这次战役中发生了的特殊事件所昭示，杨望，这总指挥老大哥的钢般坚硬的格调是造成了！

我们，背上背着江平客籍的居民所特有的箬帽的队伍，在九月初旬某日的下午，乘着日将下山，暮气笼罩的黄昏，从夏风城出发到红花地前线去。我们没有在公共体育场集合，开欢送会，演说等事，一点也没有。我们从各分队的驻地独自出发，分散了外间的注意力，到距县城二十多里的双桂山地方才作一个总的汇合。我们决定和敌人接触的时候作一次不怎么认真的轻兵战，服装和所带的物品都力求简单，一点多余的东西都不带。平时我们作一次示威游行就预备了一些救伤队，现在却什么救伤队都不用；工读学校的女生几乎全都愿意在救伤队里服务，她们都是些体格壮健、胆略过人的女朋友，但是我们不需要。如果她们诚恳地请求着要跟我们来，我们也拒绝。我们现在最着重的是轻便，象单单只剩了两手两脚时的轻便。在黑夜中进军，我们愿意我们的队伍是一条黑——和黑夜一样，不要参进别的任何色彩，就是农民的梭标队也不要。看来，总指挥杨望是有着这个企图：因为我们这新组织成的三个分队担任作战还是第一次，总指挥杨望要给我们这新的队伍以最干脆的考验，他要看清这个新队伍的机能，如果战斗一旦摆在它的面前，在它

上面所唤起反应是怎样。这些，他都非从一次最单纯的战斗中去细心地加以试练不可。其实我们夏风城的军队都开到别地去应战去了，如今要守御红花地的阵线，这职务就只好留给了我们。

在双桂山集合的时候，总指挥杨望对我们的说话简单得很：

“诸位，”他的声音遏制得低低地，他仿佛知道我们在初次上火线之前都有着可怕的死的凝思，以至成为一种有力的沉醉，这样他的声音一高了起来，就要把我们从这沉醉中惊醒似的，“我们的阵地在红花地，你们知道红花地距离县城不过三十多里远吗？如果红花地不能守，就逃回县城去挖自己的墓穴去吧！……喂，记得吗？在路上要静，连一点咳嗽也不准有！”于是挥动了他的右手，“走吧！”低低地叫着。他的面孔堆着怒容，似乎很忧郁。但是他平静地说完了他的话，声音没有抑扬，始终不曾稍为有所激动。他的怒容也始终没有改变多少。

我们很静默，不过都没有立正，用各人自己喜欢的姿势站立着，大家互相地来一个壮健的微笑，有近于散懒或松懈的样子。这时候，太阳发出粗线条的光焰向我们平射着来，整个的队伍呈着腐败可怕的白色，总指挥杨望的黑面孔几乎有半边也变成白的。别的人却避免了夕阳的猛射，把面孔躲在灰黯的阴影里去。枪尾的刺刀有的有，有的没有，很不整齐；弹药带有的是皮革制的，有的是蓝布制的，围在各人的背上。此外是在胸前作着交叉的红

红绿绿的箬帽带子，简单，明了，再没有别的更复杂的配备了。……当我们在撒满着粗粒的砂石的小路上走着的时候，总指挥杨望默默地走在我们的前头，他的身边跟随着的两个武装的传令兵，自觉得很寂寞的样子，当队伍一弯曲的时候总是频频地对我们回顾着。我们整个的队伍都静静地走着，路上的砂砾在草鞋的践踏下互相地磨动着，跳跃着，低低地发出了一片喑哑的噪音，这嘈音并且还似乎标志着我们队伍行进的速率。的确，我们的队伍是行进得意外的急促。夏风城的屋宇本来不成样子，是那样的又破烂又低矮，离开了它，就显见得更加干瘪了，回头一望，只有一些高低不等的树梢在地平线上耸立着，仿佛是一座废圩，踪迹不明似地模糊下去了，疏远下去了；苍色而阔大的天，冷淡地毫无异样地把这个给千万人的热血冲激着的城覆盖着，简直是有意抛掷了它，从而干脆地忘掉了它似的。这个城现在却也变得很寂静，所能望见的深蓝色的树梢，正和近边的一些死灰色的小山阜衔接着，简直是荒原一片。天是一阵黑似一阵，而那深蓝色的树梢，也很快地变成了一簇簇的阴影。我不晓得我们和夏风城离别的那个黄昏为什么是这样的忧郁无声，……我们的队伍也是这样出奇地静默着。战斗，似乎只是可以远远地传闻着而不会在自己的近边发生的事。我们现在是亲自地承受着，担当着；并且，从这里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动，我们是亲自地承受着，担当着。就这样，我们静默着，我们要用这静默来陪伴那静默的城，来安慰

那静默的城,……

最初出现的星儿,辽远地发射着壮健而充溢的光亮,并且默默地互相鼓涌着,激动着,发出了誓言似的,要用那光亮来延接已经过去的白昼,度过这个夜晚,以抵达明天的晨晓;这个活跃而生动的挣扎使夜幕变改了黄昏的衰颓而沉进了更深的黑暗,星儿们也因之更加鲜亮,更加企图着把黑暗区别在光亮以外的地方。路上的白色的砂砾渐渐地在黑暗中显现了,不过泛出了河水一样的油光色,教我们象看见了磷火一样的怵惕着,然而我们行进着的草鞋却还是急促地一步步踏实着它。——冰冷的夜风送来了远近的村落的狗吠声,这狗吠声总是那样的若断若续,似乎是疑惧不定,又似乎是故意发出的讯号,这讯号仿佛要使一切秘密地行使着的暴力都失去效率。——黑夜中的树林,猫头鹰学着最古旧最可怖的声音,骄倨,自大,拉长地重复地呼叫着,仿佛所有一切黑暗的势力都被召集来了。路边的小沟渠,爽朗地弹动着喉咙,长远不息地歌唱着,……

当天色微妙地从黑暗开始慢慢地变白的当儿,我们,还不到两百人的三个小小的分队,就在红花地的深邃的森林里掩藏好了,……

红花地是夏风城北面莲花山麓底一幅长达五十多里

的斜坡，浓密地长着由老鼠艮[1]、杉木、黑山绸[2]、白土藤、有刺的麻竹等等混合而成的大森林。我虽然在夏风这一小块的土地上出世，是一个道地的夏风土人，但是这有名的红花地大森林于我却还是生疏得很。这里面，一向给夏风的乡民认为神怪的地区。樵子和“割草婆”们的口中，关于这神怪的地区有令人慴栗的可怖的故事在传闻着，这些传闻使所有的樵子和“割草婆”们都趑趄不前，教全夏风十数万人群把这富饶的森林抛掷不用，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上所需要的燃料、木具，以及建设上所需要的木材，就只好仰给于外境。在那些不能一一命名的种类复杂的树木里面，不晓得有多少凭仗了那可怖的传闻的威力，和世人隔下了强固的长城，保全了几千百年的寿命。这实在是一座森林的最古的城垒，现在，为着军事上的需要，我们把这城堡占据了。这里有一条小路是夏风县境西面一个颇重要的进入口，据确实的探报，敌人的进袭夏风，除了用他们的主力向后门、梅陇一带推进之外，他们的别动队正采用了这条小路。这别动队的前头队伍约在这天（我们从夏风城开拔的次日）午前到达边境。我们是这样匆匆地，冒失地走着来了，依照一句叫喊了很久的口号——欢迎敌人的来临！

临晨的北风吹得更紧了，这古旧的大森林咻咻地呼着长气，间或又深深地叹息着。我们——实数一共一百

---

①　②都是树名。

八十五名的队伍,按照着复杂多样的计划,单薄地分散在不同的地点。随着天色渐次的明亮,我们躲避了所有显露而易于被觉察的地方,接连变换了不少次掩藏的地点。梅陇人高伟、莫愁、彭元岳,捷胜人刘宗仁、刘友达和我,一共六个人,在一条山涧的岸边,面对那相距有六七步左右的小石桥据守着。这山涧的两岸、涧底,总之它全身的骨骼都是一些奇模怪样的乱石所造成。奔泻着的流泉,从上到下,十分威猛地披着瀑布,飞溅着,怒喷着,废除了所有的节拍和韵律,疯狂的叫嚣着;两岸,在黑色的大石的边旁,长长的红脚草很有礼貌地、隔着那疯狂的流水,互相的点着头;一种不知名的深绿色的土藤,用厚而多汁的怪异的躯干,悄悄地从石底裂缝里爬了出来,分了支,又各自据着不同的方向出动,在石底每一突出的部分,前行的蛇似的高举着头,互相的窥探着,浑身发散出一种强烈得几乎令人喷嚏不止的奇臭。水面上升腾着白烟,仿佛那疯狂的流水是真的在沸着。上面,森林的巨粗的木条交织着集密的楹栋,楹栋上又给枝叶铺成了极厚的屋顶,隔绝了天空,新的阳光从这屋顶的缝隙漏下来,斜斜地从这一边射过那一边,奄奄地变成了蛛丝一样的嫩弱了,……

就在小石桥那边,来了三个敌人的尖兵。他们,一样高低的个子,穿着一律的黄色制服,戴着赭褐色的钢盔,敏捷、精警、要觉察别人,不要被别人所觉察。走起路来,象精警的野兽,可以完全听不见脚步的声音。正规的队

伍，受了严格的军事教育，在操场上和讲堂里所学得的一切都可以搬到山林里来应用了，瞄准，射击，都可以依据着一定的姿势；弹道在空气里所绘画的弧形都可以分出最准确的角度来！

但是我们却从最不易被觉察的地方在窥伺着他们。我们看得很清楚：开望远镜，耳语，糊里糊涂地皱着眉头思索了好一会，卤莽起来就拔足挺进的表情和动作都一无遗漏地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的胆子大起来了，不知怎样，急于要放小便似的，浑身总觉痌痒得难以忍煞，情绪已经变成了极度的暴躁和野蛮。——在这里，我觉得除了宗教二字之外，当战士在处理他们的猎获品的当儿，再没有更虔诚更果决的形容辞了。想到敌人在临死的千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以前还可以不觉察自己将至的运命，而这运命是恰好在自己的手里掌握着，什么是强劲，什么是胜利的真谛也深深地领悟了。这又是唯有战士才能享受的幸运！

六个人中的首领，梅陇人高伟，一个当木炭伕出身的壮健的少年人，他的圆大的眼睛，象下等动物的复眼，拚命地去凝视敌人，并且拚命地把敌人的影子扩大着；他是委实太卤莽了，他对于这战斗的范围的大小是可以说毫无计算，就是处理一件最微小的事，也不惜动员了毕生的精力。对于他，战斗和世间上所有一切有趣的玩艺完全两样，他是彻头彻尾地把战斗当作一个最残暴、最严重的主题在发挥着；他对于战斗的凶恶，战斗的丑野毫无忌

讳，他喜欢赤裸裸地在战斗的红焰焰的光辉中濯浴着。……他斜斜地倚靠在大石边的上身摆动了，他在瞬息间所决定的主意，不单是他自己，而且还有我们五个人在绝对忠诚地一同执行着！这是一个奇迹：彭元岳、莫愁、刘宗仁、刘友达和我，我们五个人在战斗中和我们的分队长高伟，完全地互相配合，高伟的左手紧紧地握住了枪杆，枪尾的白色的刺刀分外地发亮着。

约莫过了吃一顿饭那么久的时间，什么都完毕了。总指挥杨望所决定的最初施行的计划，成功得象无意之间从路上拾得的一样。当然，敌人的密集队伍这时候是可以安心放胆地向这神秘的大森林里长驱直进了，而他们安在额上的触角给我们悄悄地拔掉了却还不知道！

西面，距我们这里约莫二十里远的地方，大森林象突然暴病了似的喑哑地深隐地叫号着，因为老大哥杨望所直接带领的战士们已经把紧密的排枪放射了！

战士们利用了复杂神秘的地形，并且凭着极短的距离，他们在每一颗子弹放射之前都握有着沉着地正确地瞄准的余裕，当每一次的猛烈的排枪放射之后，趁着敌人的队伍狼狈地分散的当儿，他们学着敌人的兵士所能懂的方言，喊出了清晰的最高音：“缴枪！欢迎投降！”……和敌人仓皇地还击的杂乱的枪声交换着……这火线是从最远的地方点燃起，随之迅速地蔓延到近边的地方，我们这里要算是火线的终点，而我们六个人的排枪，也已经远远地和最前头的排枪呼应起来。

我们发现了从那整列的队伍中分出来的一队敌人，他们的人数约莫在三十左右，他们显然很镇静，在这样深邃的大森林里面，东西南北的方向还能够认清，但是他们一味儿只是夺路而走的企图却被我们阻止了！在这里，我庆幸着，我发现了高伟的战斗的天才，他的胆量又好，射击又准确，他每一次从“静”入“动”，从沉默着至挥动着臂膊奋力高呼，其中都有着很足以使我长远地记忆着的明确的特点。而我却实在抱憾得很，我终于没有把这些都微妙地加以雕塑的能力，总之，他作为一个战士的威武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在敌人的面前最先出现，他奔向敌人的时候，上身总是过分地向前面突进着，而他使用刺刀的姿势，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有他父亲教给他的自己的手法在应用着！他的父亲在他们的村落中是一个有名的拳师，无怪他向来就鄙视着举枪，瞄准，射击之类的军事教育。我好几次看见他的刺刀还未对敌人的身上实行劈刺之前，敌人的枪尖就已经对着他瞄准了，射击了，不，其实（如果可能！）这还是千分之一秒钟以后的事，而高伟却正在这千分之一秒钟的时间之内，利用了最难于被觉察的优势，把敌人制服着！他杀死一个敌人，总是用刺刀拚命地冲进敌人的胸膛，然后，他决不把刺刀很快地就拔出来，他要亲眼看定他的对手是怎样的在他的刺刀之下确实地死了去。而他的对手从身上着了刺刀的一瞬间起，继之倾斜着身体躺倒下来，以至于在地上仰卧或俯伏，这些变动，几乎没有一点不是直接地受了他的刺刀的

威胁的结果。

其次是彭元岳，他有点肥胖，个子不高，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正和通常的农民一样，没有受教导的习惯，一种有力的教导到了他的身上，就要成为一种迟钝而不能深入的东西，几乎是一种天定的性格使他和教育隔绝了。他的面孔是又圆又大，表情很皮相，看不出更深的东西！他又爱笑，不管和谁人交谈，总是听见他哈哈地笑着。但是他也有着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射击是比高伟还要准，对于敌人，他有着很确当的轻蔑。为什么这轻蔑是确当的呢？因为他在轻蔑中并没有半点放纵敌人的意念在留存着；他的动作虽然有点近乎迟钝，但是和敌人的惶急而仓卒的动作相比，这迟钝在战斗的效用上是恰恰成为了必要，而他爱笑的面孔也已经正式地紧张着！

刘宗仁和刘友达在射击的位置是自头到尾地并排着，他们两位是同出一家的堂兄弟，面孔却象亲兄弟一样的相肖，在陆安师范，他们是高我一年级的同学，他们同样是出人头地的体育家，直到进了我们的队伍，体育家的身份还是保持着。

那夺路而走的数十名敌人，严正地保持着他们的成行的纵队，而且是一个颇为严紧的纵队，他们在危急的时候惶乱地散开了，这当儿，他们一个个都几乎要为路边的大石或大树的横根所绊倒，甚至手脚忙乱得枪也开不成，把整枝枪杆抛掷到我们这边来了！但是一经集合而又成为纵队之后，他们的失去的胆量重又恢复，他们总是斜斜

地向我们的近边横冲着。这横冲所加于我们身上的决不是一种直接有力的压迫，不过我们却并不以为这样就对我们本身有利。我们要奔过他们的前面，迎头拦住他们的去路，利用着他们鱼贯而成的直线，使我们所发射的每一颗子弹都能够杀死他们两个至三个以上。于是那最激烈的“白刃战”[①] 开始了，……我们，预早就给派定了负担这特务工作的六个人，每一个的枪尾都挂着雪亮的刺刀。在这里，莫愁，那很早以前就在军队里混过的高个子，和我实行了最微妙最确当的合作。好几次我们用两把刺刀去逆袭同一个敌人，而当另一个敌人决定了他自己的方向，单独对着他或者对着我直扑而来的当儿，我们似乎从中取得了约会的余裕，又是一齐地用两把刺刀去迎接着！

三十名左右的敌人已经有三分之一倒下，还有三分之一失去了战斗力，其余的三分之一也正在急速地分解着的当儿，从我们的背后忽然又出现了三个敌人。他们取了适当的地形，三杆枪沉着地一同对准着高伟的背影发射。高伟在刚要爬过一个平斜面的大石的时候，毫无防备地用他的阔大的上身去接受那三颗子弹的横袭，他无能为力地倒下了，在倒下的一瞬间，他的枪还在手里高擎着。于是战斗突然地陷进了危险的境界，原先被我们所追袭的敌人，好象一时有了新的警觉似的，他们已经转回了枪口向我们采取攻势。彭元岳不知怎样，他刚刚一

① 肉搏。

闪过了一株大树干的背面就立身不稳起来，卒至摇摇不定的倒了下去。他是左胸上受伤了，但是他很镇静，他利用这一跌转变了射击的方向，出其不意地使那从我们背后袭来的三个敌人中的一个很准确地在太阳穴上接受了一颗子弹，其余的两个竟然狼狈地舍弃他们受伤的兄弟而走了！紧随着他们的背后猛袭上去的是刘宗仁和刘友达两兄弟，大概已经用完了身上的子弹了吧，他们决不放枪，他们这一去是只管挺着血污淋湿的刺刀，一径向那两个逃走的敌人直奔着。不知怎样，这两个逃走的敌人竟然失去了他们原来的镇静和勇猛，而为刘宗仁刘友达他们直奔而进的可怖的气势所慑服，他们变成了毫无战斗的能力。当跑在前头的刘宗仁的刺刀接近他们还不到五步的时候，他们便发觉了，虽然武器在手里紧执着也等于无用，都把枪杆子抛开了去，不知愧赧地在两位胜利者的面前屈膝下跪。但是这得不到刘宗仁和刘友达的饶恕，他们是毫无怜惜地结果了这两个俘虏，给高伟复了仇！

这其间，西边一带的枪声慢慢地减少，在中部担任作战的兄弟和我们取得了联络。战斗似乎很早就失去了重心。对我们进行反攻的敌人，火力非常单薄。中部的兄弟有五个已经加上了我们的阵线，我们突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火力，不消说，战斗的胜利从这一瞬间起就已经决定了下来！

二十分钟后，红花地全线的战斗情形，了如指掌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小小的三分队，一共还不上两百人的

队伍，奇迹地克服了敌人两团的兵力。

遗留在后头，还未开进这森林里来的敌人的大队受了这意外的震惊，已经一拉而断，向西撤退到三里外的布心圩地方去。当然，我们的队伍在这时被发现，对于他们正也是一种很好的情况，因为他们只要抓住了我们这个目标，进攻这事就有了着落。我们呢，对于敌人的更严重的进攻之防御，是从这一刻起就必须紧密地准备着，但是我们整个的队伍却开始了忧愁！

我们，在这一次初始的战斗中除了必须支付的正常的牺牲——死伤之外，剩下了一百四十三个人，用这一百四十三个人去接待敌人更严重的进攻，那是绝对地没有问题！只是还有一件更繁重的任务，就是看押俘虏。这俘虏的人数有三百多，超过我们全数一倍的数目，我们就是用整个的队伍来担当看押俘虏的任务也还不够。我们全部八个分队的武力，有五个分队已经开到梅陇方面去应付那更严重的战斗。在后方，全是赤手空拳的群众，可以说是一兵一卒也没有，我们还能有援兵么！那么，我们只好把红花地的宝贵阵地断送了，我们根本就够不上守御！

杨望，我们的老大哥，这时候毫不动摇地决定了。三百多的俘虏的黄色制服，强烈地、占多数地在我们的服装不一律的、近乎败坏了的队伍中参合着！学生出身的兄弟们比在火线上呼口号更进一步的宣传工作也开始了。三百多俘虏几乎九成九是下级军官和兵士，他们的态度

是驯服得很；战斗，已经共同地都认为是过去了的事，他们一般地都陷于一种愁苦而疲乏的状态，有的用手巾在包扎手上或脚上的轻伤，有的在山涧边喝水，虽然一堆堆地聚集着，而可惊的企图在他们之中可以说是半点也没有。他们也许多半都已经打消了各种的疑虑，静待着我们的处理。我们对他们并不曾用过任何强暴的压制手段。他们之中，间或互相地发出了谈话，我们一给他们一个眼色也就把谈话停止了。但是总指挥杨望所发出的命令，秘密地，象强烈的电流，在我们彼此的耳边交流着，为着神圣的防御之继续，并且为着一百四十三名的秘密（在这神秘的大森林里面，敌人始终不明了我们到底有多少兵力），不要在这三百多的俘虏中被发露。总指挥杨望秘密地把他的命令发出之后，就屹然不动地在我们的侧边站立着，一只手拚命地把他的长长的睫毛揉动着，似乎在叫他的两只圆大的眼睛要把这不容易控制的场面把握得更准些。

太阳光从树梢的缝隙向下直射，时候已近正午，森林里的冷气低退了不少，我们也多少感到一种烘热的气流。我的头脑却沉重着，胸腔里起了在战斗中还不曾有过的气喘，呼吸也不容易起来，几乎感受到窒息的痛苦。……我好几次想要对杨望提出异议，但是一看到杨望的一副钢般的黑而冷的面孔时，内心似乎又受了一阵强烈的警醒和启示，因之我的头脑也变成冰冷了，几乎是指头触摩杨望的冷面孔而起的感应。我得为自己庆幸——在杨望

所领导的战斗中，我和我手里的冰冷而犀利的武器是自始至终紧紧地结合着。

这惊人的场面是终于痛楚地展开了！

我们，一百四十三人一齐地发射了一阵最猛烈的排枪。这排枪有着令人身心颤动的威力，黄色的俘虏崩陷的山阜似的一角一角地倒下了。随着那数百具尸体笨重地颠仆的声音，整个的森林颤抖了似的起着摇撼，黄叶和残枝簌簌地落了下来，而我们的第二轮排枪正又发出在这当儿。

回顾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在森林里的丛密的大树干的参合中，弯弯地展开着，作着对那黄红交映的尸堆包围的形势，象一条弧形的墙，……

——选自《长夏城之战》

通讯员

一

林吉的门口，长着一株高大的柠檬树。六月初间，曾在这柠檬树下杀死一个收租的胖子。他的尸身横架在树根上，嘴巴还在一下一下的张合着；但是背步枪的已经回去了。在四面站着的人，望着林吉腰边带着的皮盒子说：

“哼，我说你哪里去！——来啦，你的曲尺到现在还不曾用过？……还不来，你这傻瓜！”

于是，林吉拔起了他的曲尺，对准那胖子的前额。

“砰！”林吉觉得手里有点震荡，那胖子的头颅便裂开了一个角。

“第一！”许多人都举起手来，挺着一只大拇指。

经过这样的事情以后，林吉便给大家称做一个最有胆量的人了。

二

林吉当了江萍区的通讯员，很少回到家里来。他每天都是跑路。就是回到家里，至多也是吃一餐饭，或者上半夜和妻子睡一觉就走了。

邻居的人常常到他的家里来看他吃饭。林吉在一张跛脚的木凳上坐着，只是吃自己的饭，并不向他们打招呼，他们自己也随便找一张小木凳来坐。大概这样的小木凳只有一张，其他的便背着门板站了。他们常常用咳嗽作一作声，有的却半声不响，也有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口的。

这时候，林吉的妻一面向灶子里送草，一面给丈夫添菜。她用袖口挨一挨眼睛，便懒散地向他们招呼一声，大多是这样说：

“大家吃过了？”

或者是：

“早？”

以后，她便微微的笑着，自己一个人踏出门口，两只手交绊在背后，背脊靠着墙，一只脚站着一只脚向后蹬在墙上。这样，她留心地了望那远远的插在山堆上的一枝青竹；这青竹每天有人在那里轮流看守，倘若看守的人把青竹倒下，那便是敌军来了。

趁着他的妻踏出外面，这许多人便向他问起一些秘密的事。

“听说，××落船出香港的时候，他的卫队有十五枝手机关枪放在碣石，现在已经给我们掘出来了，那是在地底下掩埋着的；但是很奇怪，半点也不曾生锈，不过有几颗油珠在枪柄上粘着咧！你听过吗？”

有时，他们也说：

“法琉山脚有一条崔坡桥，你也走过的吧？近这边，有两架摆茶水的摊子，喔，你也不曾看过，那里不是有一个歪了鼻子的妇人在走来走去的吗？呸，你也跟人说是通讯员！有许多轿夫坐在那里等客的，那摊子的下面有许多破碎的电杆上的白瓶子丢在那里，你也不曾看过？十五天前，喔，不错，十五天前，那里来了一个营长，——从东海来的？那是一定！——嗅，到了不走运的时候，不前不后，他一经过这里，就恰好我们的——喔，那班家伙！——在那个乡里吃了芋头刚才出来。哈哈，鸭笼里还有隔夜的蚯蚓吗！在那竹林里抢出来，连人带马都牵到法琉山上。哈哈，不多不少，齐齐整整缴十枝驳壳！你想得到吗？他有八名护兵，一名马弁。用什么机关不机关，这一边只消十二个人，三个空手的，两个拿锄头，六个拿梭标，只有一个是带着一枝不会响的土曲尺——我看过了，没有你的那么好；你那一枝是德国的，不是会连放？”

但是，林吉一面把嘴里的鱼骨吐在地上，一面只是对他们把箸微笑，从来是不多说话的。

他往灶子上的铜锅里再装一碗饭，把筷子敲一敲桌

子的破板，又吃起来了。倘若他没有吃完饭——不，倘若他没有离开这里，这些邻居的人，总是非常喜欢和他一起的。一定的，他们又有话说了：

“嘍，我问你，林吉！有人说，一只耳朵可以藏起三封信，这是可以相信的事吗？我想，这信是细到怎样？还有藏在眼膜里的，等到碰见敌人的时候，一定赶快装做瞎子吧？”

“你说，我是瞎子！但是，你身上没有带布袋，也没有带铜锣子，他们能够相信吗？”

“读熟甲子乙丑的甲子花要紧咧！布袋和铜锣子还是闲事！哈哈哈！……”

他们说到好笑的时候，林吉也就笑了起来；但是，他把煞尾的那一口饭咽下肚里之后，掉过身来又装饭了。

“喔，老林，你一定不肯告诉我们的，仙机不可泄漏咧！譬如，你的通讯员是给我当了什么的，我说譬如！那时候，我要经过一个关口，好象黄土墩的茶店一样，每天一定有许多敌军在那里把守的，那么，你看我要拿出什么计策呢？你猜啦，叻？——没有什么，单单一个轿斗！——什么，你倒说大吗？通讯员永久只好带信！送宣言，送传单，这有什么办法呢？哼，一个轿斗，你看其中有几条大竹管！不要说传单，宣言；我要在那里藏左轮，你有法子看出吗？不过，我说，头一回经过那个关口，是驮着一个轿斗；第二回经过那个关口，又是驮着一个轿斗，这样有点不便罢了！要做轿夫是容易的事咧：我不能把屁股拉长一点吗？……叻，老林，这全靠我们自己变化就是了，你说怎么样？”

林吉经过了许多的微笑之后，这才回答一声：

“那是一定！”

三

林吉走路的时候，大抵是打扮做平常人的。他穿的是浅蓝色的短衫，黑柳条的裤；左脚的裤放下来，右脚的裤却折到大腿上去。

这一回，他的工作，是带一个人从江萍到梅冷。这是一个担任政治工作的少年，非常喜欢说话。林吉告诉他，在夜间行走，连脚底踏到地上都不许发出声来，因为，他说：

“敌人的尖兵，有时会把耳朵紧贴在地上，半里远的步声还可以辨别出来。”

但是，要是不能给他说话，他便时时的咳嗽着了。

从江萍到梅冷，必须经过一处很危险的山坳，两边的山上有许多敌军在那里放哨，林吉打算趁这天还没有亮以前，走过那里的虎口。

“嘎——”林吉拉住那少年的手，把嘴巴挨近他的耳朵说，“你的脚——哼，你半点也没有经验！倘若你找不到实地便踏下去，你说翻一个斤斗就了事吗？给敌人听见了，你将怎么办？”

那少年正要发出声来答应他，林吉已经用一只手来掩闭了他的嘴。于是，他又跟在林吉的背后走了。

月亮早下山了，但是天空还有星光照耀，山坡上的树木，在他们的前面显出幢幢的黑影。平时十分沉默的林

吉,到这里就变成灵精的狼,后面的少年,在灰暗的夜色中看出林吉的头是不住的转动着。他当心在辨别林吉先行的足迹。要是林吉突然停止脚步,他便吓得突跳起来了。

“你,”林吉仍旧把嘴巴挨近少年的耳朵,“你看住我吧——我现在要你蹲下去,你听出了吗?”

[illegible]蹲下了,林吉却是向下卧倒,前面的树木都从那清朗的星空显映出来,林吉的眼睛,象尺子一般在打量前面所能看到的黑影。这时候,仿佛周遭已经绝灭了一切的秋虫,林吉的耳朵,全为夜的沉默所穿透。

这样的过了一会,林吉把脚尖的拇趾触一触少年的颈,叫他起来;林吉在他的前面,他又跟着走了。

但是,突然,前面响出了野兽的叫声,

“口令!”周遭是更加沉寂了,然而,接着又是响出了一声严厉的“口令!”

林吉往后退了一步,正要蹲下来,就听见“扑通”一声,后面的少年已经跌进左边的水涧里去。林吉刚把身闪开一下,前面的手电和子弹已经一齐射来,他只好赶快把身伏下,爬进附近的山坑里去隐匿着。

林吉隐匿的山坑距遇事地点并不远,那被捕的少年怎样结果,他是听得十分清楚的。

四

这一天的早上,大约是八点钟的时候,林吉已经回到江萍,报告那少年的死事。一个同志偶然遭了意外,其实

这算得什么！横竖这一辈子是准备拿“死”做出路的了。那负责的人，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十分平常的，对于林吉，不但没有半点责骂，而且恳切地加以安慰。然而从此以后，林吉的心里便好象起了不可排解的苦痛，他的形状是突然改变了。

起初，他决意向人寻问那个和他一同遇事的少年，是叫做什么名字。他的神情好象变成疯狂了。许多人因为自己的工作太忙碌，都不同他说话。当他踱过区公所的门口时，碰见一个武装的人，好象队长，他立刻上前去拉了他的手，请求他答应一句话。

“嘎，兄弟，你一定是他的朋友吧！那孩子，要我带他到梅冷去的，你晓得他的名字吗？”

“你看清楚了吗？你不是认错了人？”

“哦，认错，谁呢？不，我问你是不是晓得他的名字，你不能答应我吗？

他万想不到对面的人，突然便生气起来，撒了手；又掉过忿怒的面孔，叱骂着说：

“哼，你这王八！”

这时候，他的心里觉得突然受了一种痛苦的谴责，两只手抱着颈脖，随即跌倒下去。他的头非常沉重，面上烘烘的发热。无论他是怎样的想，那少年临死时的各种叫声，总是存在他的心头，这样，他便暗暗的惶急起来，因为，无论如何，他总是没有法子抛去这件痛苦的事情……

“口令！”周遭是更加沉寂了。

“口令！”

他往后退了一步，正要蹲下来，便听见“扑通”一声，

后面的少年已经跌下水涧去了。然而，手电和枪声一齐射来，他怎么能够在那里多站一刻呢？他已经伏下他的身，并且安全地爬到那山坑里去了；然而，……

“我不能跳进那水涧里去挽起他？倘若我到了他的身边，他不会跟随我从那水涧里逃出？喔，我却自己先走了！……”想到这里，他觉得非常惊惶；他站起身来，又是跌倒下去了。

于是，他无论碰到什么都拉着，告诉他那一夜的事；当他说到他的朋友在水涧里给人挽上山坡去凌迟时，他自己假做一只猪，用手掌当做屠刀，猛可地向胸口劈刺下来，于是，他从恐怖的嗓子里发出颤抖的叫声，他立刻又跌倒下去了。

巷口的人，起初在他的四围堆成墙堵，但是，谁都没有听出什么，以为碰见一个疯子，就走开了。现在，他的边旁，只存有几个孩子。

“这一边是树林，”一个孩子挽起他那垂下的头，捻开他那合闭着的眼睛，“那一边是山涧，喂，你刚才是这样说吗？那么，你再叫：口令！砰砰！扑通！……”于是，他伏下身子从林吉的面前爬到背后，“喔，我却自己先走了！我却自己先走了！……”

“哈哈哈！……”他们都笑起来了。

五

现在，林吉在他家里的床上躺着，他是病了。

江萍的同志到他的家里来看他。他本来是微笑着的

脸孔，现在已经变得异常愁苦，而且比前枯瘦了许多。他一提起嘴巴便摇着头。但他还是自己诉说自己的事，这却丝毫没有改变。

“少的死了，大的却逃了回来，你说这是对的事吗？”末后，他含泪的问。

“喳！”这位同志却表示没有这回事：“这是什么呢！”

但是，停了一会，他忽然想起一个譬喻给林吉说：

“老林，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必说，我单说医生的事给你听。一个医生，到某地方去给人医病，但是病人已经快要死了，医生没有法子，只有眼巴巴，看住那临死的病人在喘着气。他说：‘我是医生，我是竭尽了我的能力来医治你的，可是，没有法子，你一定死了；我很难过，因为，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跟随你死去的！’你想，别人是不是可以说出这句话来责备医生：‘你为什么不跟着他死去呢？’——老林，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然而，他便是说了再多一箩的话也没有用处。林吉合了他的眼睛，提起嘴巴来又摇着头问：

“但是，少的死了，大的却逃了回来，你说这是对的事吗！”

其实，他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药石般的责罚；对于认罪的人，安慰是没有用处的。

一天过一天，他的病渐渐的沉重下去。他的妻，从另一地方探得那少年的姓氏，瞒了一总的人，自己走到他们遇事的地点，焚香烧锭，望着山堆上放哨的敌军，念出那少年的姓氏来，替她的丈夫讨魂，但是，这也没半点效果！

邻居的人，依然常常到他的家里。他们也曾说了许

多的话，给林吉开心的。

“哼，老林，——人家晓得什么，也学人在夜里走路，容易?”这个人，他是非常厌恶学生走到他的门口来演说的，一提起便讥笑那被难的少年；“嘿，燕洲吴石龄的事，你听过吗？喷，读两本书，只会做麻骨梯玩耍，出来干什么鬼？喔，那一夜，一个同他带文件的人，险些儿也给敌军做了。你说怎样呢？那个交通员——带文件的——走在他的后面，他说他的胆子很好，你有什么法子呢？那个地方，大约也是敌军放哨的所在，右边一条车路是直通东海的，从我们江萍到县城也有一条车路通过那里，那个山，原来是很小的，但是它生在这两条车路的总口，四围又是很平坦的田园，站在那小山的顶上，可以了望到很远的地方，敌军也很有眼色，一来便爬到那小山上去放哨了。那孩子——吴石龄呢，刚才在老婆的裤肚里爬出来的！——他较有见识！他就提议了：‘叻，这地方太危险！’又说什么‘不好两个行在一起！’他的胆子很好，并且说：‘我做尖兵，我先走过去！’那个交通员，姓李，喔，将军山脚李潭水，鹭鸶脚，坏了一边鼻管的，你不曾看过？你叫他落火坑也不用加嘴的啦，其实哪里没有胆子呢！但是，要说他走在后面，这倒也可以！那时候是中夜一点钟左右，吴石龄真的先走过去了。照公道说话，这衰丁两条腿子倒也长得十分结实咧！但在前头等了一个时辰，便觉得不妥当起来。原来他是和李潭水约定半点钟后到前面的一座古墓相等的——其实，他连一个时辰也等不过

去，——唛，叫这粪箕仔纸[1] 还未解完的孩子，自己一个人走近那座古墓，连魂都散了，李潭水还不曾走到，他心里一着急，便喊了起来——'潭水呀……潭水呀……'这样喊着。但是，李潭水刚才在那小山下走过一条石桥，他听见有人叫喊，一不留神便踏错了一块石板，'京——贡'的发出声来，山上的敌人，到了夜里是散布到陇畔上去巡逻的，那时候，他们便立刻开枪了！……"

"以后呢？"另一个问。

"以后？——你说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

"李潭水后来又是那个衰丁救了他，吓，谁想得到呢！"

"这是活该的，吴石龄听见枪声就走了。那里四围都是水田，吴石龄象一只涂龟，在水田的泥浆里爬过去的，哈哈，这孩子，连吃奶的力都出完了！他走了四里多远，穿进了一个乡村，——新寮？孔子寨？那乡村叫做什么名字呢？喔，我忘记了！——那时候，敌军还没有开始围乡，四乡都设有巡夜的人，在提防敌军的侦探。各地的同志是约定了秘密的信号的，——你不晓得口令？但是吴石龄慌得口令都忘记了，'口令！'他听得前面有人，心里着急起来，便向一个池塘扑进去，于是，全乡的人把铜锣敲动起来，集合了许多梭标队，一面包围着那池塘，一面

[1] 小孩子一两岁死了，用"粪箕"盛着丢到野外去。这样的事对于每个小孩子都是一种很刻毒的恐吓。母亲们常常向菩萨许纸(就是约定时期送给菩萨多少钱的意思)，请求让自己的孩子避免这"粪箕仔"的劫难，送钱给菩萨的时候，叫做"解纸"。解粪箕仔纸含有诅咒的意思，是骂人的时候用的。

派人带剑子跳进水里去搜索，他们以为吴石龄是敌人的侦探了！他们的铜锣声和喊声引起了四围的乡村，四围的乡村也起了骚动。在那里放哨的敌军，至多也不够一连，他们有法子在那孤小的山子维持下去吗？——连屁股都丢掉了！李潭水便从他们的手里活活的逃了回来！”

“吴石龄在池塘里给人搠死了吗？”又是另一个问。

“哈，我说到这里又要失笑！你说吴石龄这个涂龟，他是钻进哪里去了呢？那池塘的岸畔，架着一架水车，有人准备在那里踏夜车的。天旱，高的田已经开了裂缝。吴石龄便在水车的底下藏着，他们也没有法子把他搜索出来。末后，李潭水走来了，他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他们之后，大家都晓得刚才是追错了人，李潭水站在池畔，就把吴石龄叫了出来，——哼，还要叫，倘若我是李潭水，我一定给一把剑子结果他——留了他有什么用呢？”

但是，这样的故事除却增加林吉内心的痛苦，也没有半点用处。当他们在谈论的时候，林吉常常是不舒适地在床上翻转着，不然，便是紧闭了眼睛，或者睡着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谈论的邻人，有一位忽然对林吉诘问着说：

“喔，老林，为什么你那时候不开枪还击他们？身上的曲尺，不是碰见敌人的时候拔出来用的吗？哼，你这傻瓜！”

这时候，林吉却含笑地扳起身来，把那位朋友的手拉到自己的额上，对他说。

“你说得十分对！——你拿起拳头来击破我的头吧！来，你听我说，我要……”

于是，这位朋友假意在他的额上拍了一下，然而这使他很忿激。

“我要你击破我的头，一点也听不懂？……”

说着，立刻拔起了他的曲尺，许多人都惊慌起来，青了脸，连忙跑出了门口。

林吉的妻听见了，随即碰进屋里去。然而，她只看见丈夫和那枝手枪一同在床沿跌倒下来，她的耳朵受了一阵过激的震荡，立刻昏过去了！

——选自《长夏城之战》



中校副官

陀子头南面相距不远有一个小村庄，它象单靠着躲藏来维持自己的生命的鹡鸰一样，紧密地躲藏在一片黝绿的松林里面，对于长城一带的急急惶惶的战事，似乎取着不闻不问的态度。十日前，有三师左右的中国军，不惮远征地从别山方面开来，在陀子头，只是经过而已，并没有驻扎，但是也教那小小的市集整整地骚乱了三昼夜之久。这样他们都向滦河方面出发去了，却在刚才所说的小村庄里设下了一个兵站。

这个兵站有它的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直接隶属于军部的；军部和平谷，密云，帮均，高楼等处的友军的联

络，凭着电话，短波的无线电，以及传令兵的单车队等等，在这里设下了很密切的交通线。军部派一个中校副官在这兵站里负全盘的责任。

副官是一个稍近衰老的壮年人，没有胡子，面孔很白皙，背脊有点驼。他不象一个粗俗的武夫，不象军队里所常见的人物。嘴里老是承认着自己是一个军人，头脑简单，什么都不懂；心里却目空一切，骄倨，自大，否认着世间所有一切的道理。他的学力很好，军事上的不用说，政治上，也很有修养。但是，象另一种文武全才的人物：在普通人的行列里，时时露出自己是怎样的壮健，英勇，以及别的近似军人气概的特点；一到军队里去，却把所有的同事们都看作蠢愚无知，如牛似马，自己却装起斯文来了；那也不是的。他对于比自己低下的人们，非常和蔼，却并不凭着这一点去蔑视长官；为着同情这些低下的人们而至于对官长抱着抗拒的态度，在他是没有的。他承认长官在作战的指挥上是怎样的重要，并且，当一个将领指挥他的部属去战胜敌人的时候，（不要就说是战胜吧，只要肯站硬着脚跟，让自己的部属在火线上和敌人比一比身手，不要发下退兵的命令就好了！）将领就是一面神圣的旗子，标帜着民族的光荣，要在全世界的人们的面前炫耀的，……因此他十分地敬重他的长官。对于军长，他是当为偶像一样的信奉着；军长对他也很看重。别的人，他们有时会因为和自己的长官过于亲近之故而把长官的尊贵都忘掉了，他却不是这样；军长对他越亲信，他是越

能够体认他的尊严。他喜欢当军长不在的时候，对着别的人们传述他（军长）的许多令人感动的故事，而这当儿，他的态度是庄重的，他决不特别地显示自己和军长有什么密切的别种关系的身份。只是在这里，他往往露出了自己的短处，就是过于爱发空泛的议论一些，而在他管辖下的人们，因为晓得他这个人很好，有时候显然也反驳他、诘难他，但从不曾对他露出什么不恭敬的地方。

那么，兵士呢，他们在作战……上，不重要吗？

遇到了这种反问的时候，他说：

“自然，作战是全靠着兵士了！可是这样说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军长如果听了这样的话，他是要气恼的，你们难道不了解他的脾气吗？他是一个很有自信的指挥官，他承认指挥官在战斗的胜利的把握上，有着极神圣的尊严，这是好的，因为一个长官必须具有这样的态度，如果我们把兵士的地位提得太高，……喂，诸位，有什么用呢？我们的军长，他是要气恼的！”

“你们看吧，”他接着又说，“当了一个主管官的人，如果不明白自己的职位的重要，那就是一个草包！我们的军长，他处处对自己的职位负责任，也就是说，他处处对国家民族负责任。如果他不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民族就不需要这样的指挥官。然而我们的军长，他是负责的。单是这一点，就值得我们的尊敬了！有一次，我和他两个人骑着马到野外去视察，他问我结了婚没有，我也不好意思怎样回答。这时候刚巧要走过一座桥，他因为对于这

桥存着警戒心，竟然下马了，这就是他的伟大的地方。……而我，当时还不大明白此中的意义，以为他不敢骑着马过桥，是一种懦怯的表示。如果你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又觉得怎样呢？大概都一样吧？所以，对于自己的长官不能够有着深刻的认识，这实在是我们当部属的人的耻辱，对吗？劳司书你说吧！”

他最看重劳司书，因为劳司书是一个学生，他的年龄虽然比别的人都小，但是他做事负责，勤勉，而且很聪明。

劳司书，当然，他是这样说了：

“是的，譬如一个人向东走，那么他对于南，北，西三方都逃避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于宪兵和侦缉一类的家伙，是尽可能去逃避的。一个人趋向于大的成就，对于许多小的，就看轻了。一个勇敢的将领，为着要把勇敢用在大的上面，而不是用在小的上面；用在这一线和那一线的作战上，而不是用在这一阵地和那一阵地的作战上；用在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的决斗上，而不是用在这一队伍和那一队伍的决斗上；遇到了无意义的场合，把懦怯当作甲胄一样套在身上，是必要的，而对于一切小的无须有的牺牲，都逃避了！”

“说得好，不错！对！”副官嘉赞着，“那么，诸位也就懂了？没有疑问了？”

人们只好缄默着，因为，如果再说，就会变成了论辩，在军队里，论辩并不是一种好的习惯。

副官于是快活，那白皙的脸上焕发着光彩，却不笑；

如果笑起来，就要坠失了军人的尊严。军人的脸只能够留存着忿恨和暴戾，而且应该是坚决的，悲苦的。

每天早上，他很早就起来了。他不怕寒冷，就是下雪，或是刮风，都不能阻碍他早起的习惯。他一起床，总是很快地穿好军服，绷好裹腿，象临到了要出发或者从军长那边接受了什么紧急任务的时候一样，一点也不懈怠，自始至终是那样的紧张。这样他独自骑着马到这村子的前后左右去视察了一周，回到办公室里，这时候大概是五点三十分左右，于是打电话到望府台司令部的参谋处，从询问中得到了“卢龙城前线安静如常”的情况之后他对着煤炉坐下来，拿了一条铁条子捣动着那已经冷熄了的煤炉。如果这时候，偷闲的勤务兵还是在别的角落里躲藏着不肯出来，那么，他自已要在这煤炉里生起火来了。他决不会为着一点小小的事而激起了怒火，动辄就在勤务兵的身上大发雷霆。

“把传令班长叫来！”

传令班长进来了。副官点一点头，还了他的敬礼。

“今天能够有五个传令兵留下来吗？”

“报告副官长，昨天派出的两个还没有回来，一个新的还不曾把脚踏车学好，只剩三个了。”

“这样好。叫他们不要随便乱跑！”

传令班长出去之后，于是叫无线电生。

“到此刻为止，把接到的消息都拿来吧！”

无线电生把电报拿来了，大概这电报只有一张，因为

从来电报决不能在电务人员的手里有三十分钟以上的逗留。

“北平，×月二十一日，”无线电生念，“最近日苏国交之危机，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等等谣诼，甚嚣尘上，其流布于日本者既如此其盛，……”

“喔，这是关于国际方面的了，”副官说，“这个消息旧得很，我很早就已经知道，……当然，所谓战争者到底是什么？那是两国，或者数国之间，在生命线上发生了政治的经济的冲突的时候，用以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而已。就世界大战说吧，……诸如此类的政治的经济的矛盾，我们从远东的历史中也可以举出同样的例证：日俄战争的当时，日本把持大陆政策，朝鲜不用说，就是隔岸的满洲，也想去吞并，以入自己的版图；当时帝国主义者俄罗斯也同样想在远东求得出路。从前面的例子来看目前远东的形势，日本和苏俄两国之间，有同样利害的矛盾吗？有这种政策上的冲突吗？换句话说，使日苏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目前日苏两国的关系上，已经存在了吗？……”

副官在这样连串地提出发问的时候，他的温暾的目光，庄严地对无线电生迫视着。往往是这样，他从某一电报里(顺着自己的兴趣)把捉到一个问题之后，一切的议论都集中在这问题的上面，甚至把别的电报都舍弃不管。大概这是一种记忆中的书本上的记载，要说明一种事件也许是足够的，可是要说明讲述这事件的人，就微乎其微。副官却喜欢这样。在这一点上，他确实表现了十足

的书呆子的气味。不过，这已经涉及他的性格上的那一面了。……对于这样的国际问题的讨论，如果无线电生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么就参加进去也无妨。无线电生，当然，他是对于全世界的排×运动很有研究的，他这么说了：

"……我看，言论机关，当其作为手段的时候，是非常猛烈的，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战成立，同时英美言论机关也泼辣起来，渐次造成了排×运动的气势，于是反应在中国的新闻报纸上，由一九一九年，五月，正当排×风潮最激烈的时候，英美的言论机关差不多全都负起了抨击××的任务，其中特别活动的，是北京、天津的《太晤士报》、《华北明星》、《益世报》、《上海新闻》等等，……"

在这会议厅一样的严肃的空气里，如果劳司书那孩子也加了进来，那么，他是要受一番试验般的考问的。

"今天的'进军'，你想出什么题目来写呢？"

"进军"是军部出版的小日报，小到只有油印的一张纸，劳司书自己一个人担任了写稿、编辑、刻钢版和油印的完全责任。

"我想好了。"

劳司书依例是这样说。

这时候，他还不曾洗脸，映着惺忪的双眼，军服套在大衣的里面，合着大衣一起胡乱地披在背上，两只手掌互相磨擦着，前胸上露了出来的赭褐色的卫生衣喷着酵母般的酸霉的热气，他总是起得很迟，是一个贪睡的孩子。

"一个关于机关枪和掩蔽部的(题目)吧?……我似乎听见你说过了。"

"不。那是'武装的民众到前线去!'"

空气又变得凛然的了。

副官严肃地把着微笑。要知道,在军队里,这微笑是一个"不加惩罚"或者"嘉勉"的记号。

无线电生于是敬服地望着劳司书的一张结实而英勇的小脸。而劳司书这时候却紧张起来了,他在这个题目之下还有附加的说明:

"这文章写出来,该是最雄健,最有刺激性的一篇了!"他自己热烈地鼓噪着。

"你打算怎样开头呢?"副官似乎很能够体会着文章上的风趣一般,说,"我想,譬如振臂一呼,创病皆起的气势,用起来倒是很确当的。并且有一个要点你应该提及,就是,民众到底是怎样武装?所谓军民联合的游击战术,在目前的国际战争上,譬如,当我们的军事势力占××的优势的时候,……那又是怎样的呢?"

"我想,我必须说,第一,中国的民众是不可侮的,他们应该反省;……其次,中国的将领,必须放弃过去狭窄的态度,充实民族意识,绝对负起领导民众的责任,在火线上,要象信任自己的部属一样,信任民众;第三,兵士,不但在作战上站在长官的前头,并且在意识,在勇气,乃至在政治的把握上,都要站在长官的前头!"

"好的,"副官果决地赞成了说,"就这样写吧!写完

了，就拿来给我看，记得吗？如果你把兵士的地位提得太高，……注意，那是要加以修改的，……”

那么，他接着就叫黄服务员。

黄服务员是一个管理电油和军械的勤勉而忠实的家伙，但是他爱喝酒，这样的性子，象着了魔似的，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

“你给我问一问那汽车夫，他说军长的汽车坏了，……你少喝一点酒吧！喂，……”

黄服务员，无线电生，两个人一齐对着他敬礼，走了。

劳司书重又回到寝室里去。他摇摇摆摆地，大衣的两只袖口在左右挥动着，一面踱着，一面哼着他自己的音节不明的调子，很有一点名士的气味，……

日本的飞机在这村子的上面经过两次，掷下了一个炸弹，落在村子东南面的一个还未下种的旱园子里，炸了一个很大的窟窿。卢龙方面，却是一天一天的转变严重了，据望府台军部参谋处的报告，从卢龙派到抚宁去的一团，合当地的保卫队二百余人，为日本第十六师团蒲穆所包围，由廿三日向晚开始激战，到次日上午九时五十分，战斗结果，——全灭。中国的军人现在正陷于一种非常苦痛的境地，他们象从运命里给注定了下来的败北鬼，每一次战争的开始，以至每一次战斗的结束，这种惨痛的史实往往给写在同一电报的里面。他们所演出的始终是一个悲剧，对于全国的民众，是专用这悲剧去激动他们，而

向来被称为低等的中国民族,(这也是命运的指使吧!)他们一生下来就给决定了:他们只好对着这悲剧痛哭,痛哭掩盖了他们整个的一生,而他们的热情对于这悲剧的支付却永无限制,是一个发出悲痛的无尽藏的宝库,甚至呈出了泛滥的状态。滦东的急讯,正如喜峰口,南天门和冷口等处的失陷一样,是从一个可怕的巨灵所发出的连串的讯号。整个的中国民族,四万万广大的人群,每一次接受了这讯号的指使,每一次在那风声鹤唳的黄昏的国境中作着绝望的可悲的喊叫……。从北平方面传来的消息,告诉这些在岌岌可危的火线上苦守着的战士们,全国的同胞又鼎沸起来了。这充满着悲惨的哭声的鼎沸,对于那兵站里的严肃的工作者,也正如对于所有等待着民族的自信的爱国者们一样,所激发而起的情绪,是那么的崇高而尊贵。每一次看到那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的记载,副官,那可敬的勇士总是兴奋地喊叫着:

"你们看,中国的民众都起来了!广东的抵货运动还是由抗日会在领导着,南京,上海一带没有抗日会,却有屡次自发的学生运动在抑制着。中国的学生,真是中国民族的灵魂,他们无论站在任何一个人堆里面,都是这个人堆的精华,活力和推动者!我以为学生运动只是一种幼虫,在我们的救亡的工作上,学生运动必须由幼虫变蛹,由蛹化蛾,才有希望。就是说,学生必须一个个离开了学生的本身,参入别的救亡的队伍中去,……如果过了一个时候,还是保持在他们学生自己的队伍里,不会蜕

化，就象这幼虫死了，它并没有变成了在天空里飞着的蛾！……”

或者：

“你们听见谁说，‘中华民族是无望的’，你们就躲开了他吧，象遇见了痳疯鬼的时候一样，千万不要受他的传染！这样的人，他们说出来的道理是很多的，材料也够丰富，有时候也象梁任公的《饮冰室全集》的行文，叹息着，哭哭啼啼，再悲切些就吟一首诗，但是那唯一的目的是什么？无非要下一个这样的结论，证明整个中华民族必至于死灰，如此而已！……你们应该确信，过了这个难关，中华民族的复兴期就近了。”

如果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前途确立一种坚固的信念，即使是模糊一点也不要紧吧，那么，无论怎样严重的艰巨都可以担当起来。日本飞机的可怖的空袭是开始了，……这个一向安静下来的村子，现在正遭受到非常惨痛的蹂躏，日本飞机的精警的鹰眼已经觉察了这村子的重要性，仿佛每一次把炸弹掷下，每一次都决定了这村子的运命。村子的房屋给炸毁了一大半，石砌的巷子为了不胜炸弹的爆炸力的震荡，都裂开了。女人们守着炸死的尸骸，镇日地号哭着。为了避免被袭击的目标，而至于一天到晚不敢在炉子里生火，每一个人都让肚子饿着。兵站里的人员们受了这样的威胁，除了躲在地窟里守着无线电，电话等几个通讯机关之外，几乎把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这样，还不能使天空里一天到晚飞旋着的飞机减

少了一点注意。他们也确实太骄纵了，就是看到一个农民的影子，也要任性地放下了三颗以至六颗的炸弹，而使这小小的村子在扑面而起的尘土和烟火中翻动着。……不过，虽然如此，兵站里的工作还是永不间断；暴力的恐怖不能使这些勇士们的情绪低落半点。中校副官也比前英勇了，他对于同事们的推动没有别的方法，只凭着坚毅而纯净的人格，以及他的严格而温暾的可敬的态度。

随着一种震破耳鼓的巨响的激荡，地壳立即起了一阵疯狂的颤动，这炸弹落在村子东面的松林里，松树连根都被拔起了，地上的积雪飞溅着，被炸断的松枝象火箭似的往天空里直射，一阵灰白色的烟幕夹着土地的温暖的气息慢慢地浮动起来，荡漾在村子的四周。村子里的愚蠢的老百姓们，还缺少认识这暴力的智能，他们在门缝里探着头，有的竟然忘记了兵士们屡次的警告，为着满足他们的可怜的好奇心，要看一看那暴力所开挖的窟窿深浅如何，都跑出去了，甚至在那窟窿的旁边聚集了一大堆。兵士们力竭声嘶地喝止着，并且把枪口对着他们，几乎要决然地放弃了对民众施行军事教育的责任。对于这样的情景，中校副官，那温暾可敬的少年长者可就要深深地蹙着他的眉头了，他一面叹息着中国民众的愚蠢无知，而一面却愤恨着兵士们的野蛮和暴躁。

“这是中国的民族运动起得太迟了的缘故呵！如果早一点发动，我真不相信中国的民众还会这样的呆笨，对

于战争是一点也不懂！……”

有一次，一个年幼的勤务兵受不起炸弹巨响的震吓，躲在粮服部的库仓里，蹲在地上，身上用五张棉被覆盖着，给一个少尉服务员知道了，少尉服务员把他抓到中校副官的面前，报告了他所看到的情形，中校副官抚摸着那小孩子的头，剀切地问他说：

“怎么，你是这样怕死的么？”

“我……我怕！……”勤务员回答说，颤抖着嗓子。

但是他错了；他以为这样说会得到中校副官的怜悯，却不想这时候中校副官突然脸色上起了严重的激变。

“混帐！住口！我不准你乱说！”他伸出一只手，抓住了勤务兵的一个耳朵，并且严重地把耳朵捣动着，“记得吗，如果下次再这样，我就枪毙你！”

旁边的人们都凛然地肃静了，在中校副官对于那勤务兵的简短的责骂中，人们不能不严酷地检验自己的灵魂的强弱。当然，战争是残酷的，中华民族的勇士，却不能不在这残酷的战争中，为着宝贵的胜利的夺取而赋给这慷慨赴死的身心以可歌的壮健和优美。

……在这些日子中，卢龙方面的战况是日趋危紧了。卢龙，那均齐、优美而带着黝黑色的古城，展布着忍苦的齿，在沉郁的雪天里颤动着。一天的早晨，东方的低压的天空，那阴惨、浓重而失去了光泽的气体，在初升的旭日的迫射中，渐渐地紧张起来，变得很薄，象一块玻璃似的

透明，而卒至于透过了新鲜的阳光；这是一个富于大陆气息的神秘的晨晓，沿着滦河的岸畔向北上溯，那峥嵘，美丽的山岳却还是深居远藏，在乳白色的雾霭中，只露出了苍郁平淡的一线。雪是在昨天晚上就停止了，凛冽的寒冷却还是无所底止地往下沉淀着。卢龙城东面的郊野，隐隐地发射着连续不断的机关枪声，每逢那沉重的炮声一响，卢龙城上面的平静的天空总是痛楚地起着痉挛的抽搐，接着又红光一闪，盲目地落下那杀人的巨弹。在这紧张着而几乎要崩决下来的火线上，气馁而力乏的中国军，他们的苦斗似乎只能够尽一点按捺或控制的作用。他们，从早上两点起，就开始向滦河以西实行撤退了；夜的翅膀是温暖的，它偏溺于一种秘密的姑息和防护，使败残下来的中国军，在这严重的战局中取得了安全的退兵线，他们为着执行长官的命令而设置的最宝贵的机构也赖以保存……

突然，枪声在滦河的岸上发作了。

滦河以西的中国军，除了大部分远远地向望府台方面撤退了以外，全都躲在滦河西岸的掩蔽部中；他们用机关枪向那滦河以东的沙滩上漫布着而进行撤退的中国军射击，制止他们的接近，掩护一连工兵在滦河桥上施放地雷，爆破滦河的桥梁，因为这是上官的命令，滦河的桥梁必须在此时立即加以爆破，要使凶猛的敌人在追袭的途中受了阻遏，而落后在滦河以东的中国军的残余队伍，无论多少，为了战略上的需要，也只好任其牺牲！……

激烈的战斗开始了。漫布在滦河的沙滩上的中国军,现在全都卧倒。在沙滩上作着蛇行,接近着桥梁的先头的部分,受了强烈的机关枪的扫射,都失去了自制的能力,高举着的手和手里握着的枪起了分解,一个个的倒下了。用杉木和高粱叶荐成的板平的桥梁,他们也不能在上面再作一刻的攀附,都顺着桥梁的左右滚进滦河的水中。但是在后面继起的队伍又向着桥梁的这边实行猛烈的进袭。在他们的后面,还积塞着无数的精悍结实的骑兵。而骑兵的后面,远远地和卢龙城相接的黑灰色的一线,也开始了急激的钻动,晶亮的阳光照耀着他们身上悬挂着的金属物,至于使它们发出锐利的闪光,并且交错地互相辉映。……他们的进袭是可怕的,在桥梁的一端工作着的一队工兵,终于给干净地扫清了。他们的无数的枪口都集中在工兵的身上,子弹在空中卷旋着,结成了铁的急流,象从高趋下奔泻着的流水,冲激着桥梁上的工兵的尸体,使尸体在桥梁上起着跳起。这当儿,滦河西岸的掩护部中,那最活跃的机关枪至少有五架左右,凭着战斗所必需的沉着和镇静,这些机关枪的射手握有充分的余裕,而况这射击的距离是太短了,他们一面使机关枪疾速地发射,一面监视着他们的目的物,甚至还可以叫他们所发射的子弹在每一目的物的身上取得了最平均的分配。这战斗从早上六点钟起,一直继续了两个钟头之久。而其间,火线是继续地展长着,因为那精悍,结实的骑兵决意把桥梁放弃了,却在进行着渡河。……

两个钟头过后，据望府台军部所得的报告，滦河以西的队伍已经确实地执行了把滦河的桥梁爆破的命令。所有的退兵也大部分都集中到望府台方面来了。中国军在漫山遍野的溃退着，日本飞机的鹰眼远远地一望，这一片向来为他们所熟习的白色发亮的土地，这时候该是发腐而茁发了菌类似的变成黑灰了吧。那么，他们的巨量的炸弹可还要毫无顾惜地抛掷下来，为着克尽扫除的职任。

日本飞机炸弹的轰炸是更加猛烈了。这轰炸线似乎决定在望府台附近的周围，从望府台到野鸡陀之线还是颇为紧张的，至与陀子头，就较为和缓了。陀子头兵站的工作人员们，庆幸着这平静的一天，都跳出了地窿，在中校副官的管束之下，为着弥补这几天来的工作上的空白，他们的工作的紧张的情形几乎突破了以往的最高限度。中校副官，凭着他的冷静而沉着的情绪，他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作都注意到了。一个能干的工作者在对于最繁冗的工作的处理中也保留了极多的余暇，他们兴奋地带着一种畅舒而闲适的样子，让背脊比平时稍为更驼些也不要紧。他是那样活泼泼地，象一个有着多余的生活力的小孩子，却一点也不暴躁，不动怒，他总是轻着步子，屏息着，偷偷地绕着那死钉在办事桌上的工作人员们的背后横渡而过，连一点呛咳也没有。碰见那些难以教育的低能的勤务兵的时候，总是招着手，叫他“来！”把他带到另一个处所，严厉地训斥着：

“你的‘风纪扣’忘记扣了！”

或者指责他们一点关于裹腿打得难看——诸如此类，甚至一点一滴的细微的事。

今天，一早起来，他照例打电话到望府台军部参谋处去询问战况，不知怎样，电话总是打不通。但是这件事在他的心中所引起的焦灼是极短的，当然，电话不通可以说是常有的事，只要打发一个通讯兵去巡视一下就行。而北平方面，从无线电传来的消息，因为数日来卢龙的中国军已经正式地对日本军作壮烈的抗战，正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就是上海，广州，汉口等处的民众，也开始了激烈的踊动，全国同胞的视线，正一致对滦东的战局集注着。中校副官，他感到了极度的昂奋，在全国民众的激发和鼓舞中，他深刻地认识了军人在一国中所占的位置是怎样的崇高……趁着胸腔里的情绪正达到最高点的当儿，他把劳司书叫来了，畅快地吩咐着说：

"给我写吧！给我写吧！今天的《进军》，你应该有一篇最动人的文章，要把全国民众对于这一次抗战所怀抱着的热望，他们如何壮烈地在呼号应援的情形，都详细地、动情地转告我们前线的战士，对他们作一个最有力的刺激和提醒！中国的军队和民众联合的可能性，已经在战斗的实践上证实了。我要特别地指出，第一，日本是可怕的吗？战争是必须逃避的吗？快些，立即把答案写下来吧！"

"日本是不足怕的！战争是无需逃避的！"

"日本的飞机是如何威猛，它们总是一天到晚地爆炸

我们的阵地！在火线上，日本的坦克车充分地发挥了它们的威力；日本的大炮，也连日对我们的阵地施行最猛烈的轰击。胆怯气馁的不抵抗主义者们总爱这样问：我们是凭什么去抵抗的呀？”

劳司书，他的面孔凛肃中带着愉快的微笑，他是这样鼓噪地回答了：

“是的，飞机、大炮、坦克车，凡是足以蹂躏我们，杀戮我们的，日本都齐备了！但是我们却用不到这些，我们和日本军的战斗只是肉搏！肉搏！……肉搏所需要的只是一颗热腾腾的心，杀敌的心，坚强不屈的心！这便是我们所凭借的武器。中华民族的胜利和光荣，只有在这上面才给予显著的证明！”

“不错！对！那么，你把所有的问题都解答了！你赶快给我写吧！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你应该最好在每一行都提及我们的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我们一军中，是唯一的光荣的标帜！”

这样，在那热情，虔敬，几乎近于疯狂的工作者——中校副官的影响之下，这兵站里的热烈而紧张的工作继续下去，直到退兵的消息传到之后，那才给浇上了满头的冷水。

传递这消息的是军部的传令兵，他这天早上八点从望府台出发，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二时左右。

军部对这里的兵站正命令着赶快结束，因为依据军部的预测，不出两日，滦河一带的中国军的阵地，有被日

本的飞机炸弹所糜烂的可能，随着这新局势的转变，军部所预定的防线，已经缩短到通州，……

副官现在败退下来了，他的白皙的面孔变成灰暗。他双手在背后交绊着，低着脖子，在办公室里焦灼地，踏着沉重的步子，一来一往地乱踱着，显得有点踉跄的身体在那挤得很紧的办事桌子之间磕磕撞撞，至于把上面的墨盒和纸笔之类也弄翻下来。他的温暾和蔼的样子完全变了，简直是非常的暴躁，叫勤务兵的时候，只是短促地一声，如果听不见，就不复再叫，却悲苦地带着寻端肇衅的面孔，总在严酷地注意人家的短处和错误。他这样独自苦苦地挣扎了几乎两个钟头之久，最后是果断地决定了：他骑上了自己的一匹棕色马，匆匆地向望府台方面疾驰而去。

午后八时三十分，他抵达了军部。

军部分驻在好几座很小的民房里，为着避免敌军的空袭和炮击，这里所有的房子都看不到一点火光，只在内层的屋子里点着洋蜡烛。军长的隔壁住着参谋长。参谋长是个高个子，消瘦，蓄着一撮小胡子，在一张有靠背的木椅上倒躺着，双手交绊在脑后，面孔朝着屋顶，静默地避免了所有一切的烦扰，全身一点也不动。中校副官踏进来了，向参谋长举礼，一付坚硬的黑皮靴发出了极高的音响。参谋长很冷静，似乎很早就已经觉察那进来的人是谁，却半点也不惊扰自己，对中校副官点头还礼之后，双手从后脑上拿了下来，这些动作都显得格外的沉重。

他淡然地对中校副官询问着，但是在未询问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自己的主意，而副官这时候对他说出了什么都不会发生任何意义和作用。

中校副官于是又见了军长。

军长是一个又高大又强壮的中年人，脸很长，象马的脸一样，说话的时候，鼻端两翼在扭动着，这一点和马更相象。态度很和蔼，并且似乎没有什么顽固的成见，那情调较之狭窄峭厉的参谋长，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副官现在用一种最诚恳的态度说：

“没有一个中国的同胞不对你抱着热烈的希望。在卢龙指挥作战的将军是谁呢？我们祝祷他不是×××不抵抗主义者的同胞骨肉兄弟！他忧虑着些什么？粮食和军饷，我们是有的，我们帮助他，供应他，甚至连人都可以让他编入自己的队伍中去，只要他是勇敢的，他能够负起保卫民族国家的责任！这决不是一个人的胡说，是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中国民众的意志是坚固的。并且中国民众在国家民族的大事上从来不曾表现过他们的无知和愚蠢。他们有着一致的明确的意识，他们绝对地信赖，并且拥护能够抵御外侮的将军或领袖。……”

“你以为我应该怎样办？”军长简短地问。

“你应该统率所有的部属在原来的阵地上固守！”

“不，我的命令已经下了，从明天起，我们要向通州方面实行撤退。”

“我知道了，军长，凭着我对你始终如一的敬爱和忠

诚，请允许我在你的面前提出这个发问。”

“尽管说吧，我信赖你。”

“我要问你为什么退兵的理由！”

“喳，这有什么，只不过为着战略而已。”

这当儿，副官痉挛地颤抖起来了；他显然有着不能遏制的怒火，那是一个忠贞而梗直的人所常有的。他整个的身体都变态了，眼睛皱成一条狭小的缝，对军长作着可怕的迫视。

“为着战略？战略？”他的上下唇的牙齿在肘肘的锯着，“战略教你把国家的领土放弃了？（于是暴烈地）这是放屁！这是胡说！”

空气突然地严肃起来了。

军长，他的身体在坐着的行军床的边沿上稍为倒退了一下，他拔出了手枪，用锐利的眼光沉默地对副官的死灰色的面孔注视了三分钟之久。

军长于是厉声地对着副官怒吼。

“倒退三步！举手！”

就在这当儿，他开枪了，枪口的红光在只点燃着一枝洋蜡烛的灰暗的屋子里一闪。

副官应着枪声倒下去。

门外的卫兵都迅急地冲进来了，有三枝手提机关枪对那躺倒着还在挣扎的黑影瞄准，但是军长却加以制止。

参谋长跑进来的时候，他问：

“什么事？”

“没有，”军长冷冷地回答，“这左轮坏了，走火！”

说着，他蹲了下来，让副官的上身靠在他的稍为屈着的大腿上，用电筒检查副官左胸上染着血污的创口。他的面孔是沉郁的，几乎表示了最虔诚的悲哀和追悔。副官则仰着惨白的脸，睁得圆而且大的双眼，发射着黄色痛楚的光焰，却沉默地，坚强地把上下唇紧紧地合闭着，……

就在这个晚上，大约是九点钟左右，从望府台远远地可以望见，卢龙城上突然发现了冲天而起的烟火，隐隐地可以听见机关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更远一点，大炮的隆隆的声音也发作了，为了不能渡河而遗留在卢龙城的中国军，现在正和日军进行着必死的决斗。

望府台方面，军部所得的报告却是，——卢龙城突然有一枝强劲的中国援兵开到了，……

这“援兵”确实是“强劲”得很，经过了一夜的残酷的挣扎，他们终于击退了日本军。

当然，军部所下的退兵命令显然是一种不必要的过虑；第二天，军部拍给北平方面报告战况的电报是这样说：

本军据守滦东一带，当抱战死不屈之决心，不使丧失一寸一尺之土地！

——选自《长夏城之战》

慈善家

当太阳高照着的当儿，慈善家，那老头子吃完了他的快活的中饭，想着第一个儿子在远地的军队里从一个录事升上了军需，不是的吧，也许是一个书记。而第二个儿子是比那第一个当书记的还要坚定些，总之，就是问一问他的第三的儿子也好，都已经长大了，而且恰恰是有了成就。这时候，南风儿夹带着新的禾苗的气息，悠悠地向他的身上吹来，将他的刚刚为了吃饭而把热度升高了的身体揉拂得一片凉爽。他也不气恼，平心静气地骂了一声两声他的短工，并且对于那个曾经借过了他的钱后来却反而比他站得更高的一个叫做什么的赌鬼，也怀下了深

深的仇恨，于是把儿媳妇们或轻或重的分别教训了一顿。

他的屋子位置在这村庄的南边，是一座旧的但是好些重要的部分都已经一步步修整了的半新的矮屋子。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这矮屋子短暂地答应着对别的许多屋子的友好，好象说，你们是多么的寒酸呀，不过，我也一样，而它的主人，那老头子的气态和它正也有所吻合。他曲着背，肩膀后面的故旧的筋肉高高的起着脊棱，作着什么都象受着极度的追迫或阻害的无可奈何的怪样子。但是另一面，他要呼吸得比这村庄里所有一切的人们都舒畅些，当他从那矮屋子的门口踱了出来的时候，他为了肚子里刚才多受了一番消磨，周身正衰疲得象一只将死的狗；那么，他的心里究竟怀着多少碎碎屑屑的奸计，自己也乐得由它一团模糊。这时候，许多的小孩子，牵着他们的牛——这些一辈子不懂得祖先的来踪和自身的去路的畜牲们，生活在一个最毒的杀身的鬼计里面，却占据了人类所有的空间，把两片坚硬的蹄子在那石砌的路上踏得比谁的脚步都要响些。这一队行列从他的身边经过了，他的心里给震惊了一下，这震惊，一忽儿便过去了。那一下子给装满了强暴的蹄声的耳管，正又开始了受着别的骚扰。

孩子们嘈嚷起来了，他们问他要不要鸟儿，那么他就顺口应答了他们，这语气凶恶、厌烦或者虚假——不过这些都不必加以闻问。

“你们有鸟儿吗?”

他并且还要对孩子们反诘着。

“好得很呀!”孩子们爽快地回答,“明天吧,明天就有了!”

孩子们把牛牵到不远的草埔上,放纵了这班牲畜,于是一齐地集中到附近的树林里去。

这树林里突然罩上了严重紧张的空气,开始响出了一片恐怖的噪音,那绿叶子缩瑟地颤抖起来,终于摇动了全部的树梢。孩子们的迫切勇猛的企图,穷尽了所有的效率,围攻着这树林里所有的新鲜活泼的生灵,结果,他们捉得了一只斑鸠,而这斑鸠的生命的留存,却不能不陪衬着巨大的震惊、损害和伤亡。

那最初坠入了可悲的穷途的,是一只纯良、朴质的白头莺。它的身子很肥胖,披着黑灰色的毛羽,却贵重在那毛羽的端末衬着浅蓝色的织绒,两只小小的脚儿是红色而且透明,象麻的又纤细又精巧的叶柄,头上戴着粉白的帽子,黑眼儿的边缘,象女人所有的首饰,嵌着一线薄而贵重的黄金。它所站立的地点要选定在那最细的树枝上面,突着那白色的丰满的胸脯,学着一个有教养——但是并不能把青春完全地抛弃了的少妇之所为,到了一个空寂无声的场所,不免要做出了一点破坏格调的令人爱悦的举动。它于是吱吱的叫了起来,那衬着浅蓝色的织绒的毛羽,每一片的尖端上都轻微地起着颤抖,这颤抖在最快的一忽中就达到了最高的次数。它的声音是那样的洪亮而且成熟,和它的并未衰老的年纪似乎有点不相称。

它的体态却又是太轻巧了，象一位笨重肥胖的太太，遇到了非跳跃一下子不可的当儿，她得证实，这种种的含有着人生的深奥的意义的一切，要是令人惊异，那才是一段不可理解的奇闻。……这里，有一个小孩子，正是那孩子们中的一个，他的面孔给太阳焙炙得象一块黑炭，完全丧失了人类为一切的感觉所唤起的表情。他体格雄健，穿着滨海的渔民们所爱穿的自行染制的赤色可怕的怪衣服。这是一个奇特的有意做成的躯壳，这躯壳里躲着的灵魂，总之并不比别的灵魂怎样的不奸狡或者蠢笨。在那额角下开着的两个黑洞子——这里正透出了一双敏锐莫测的黑瞳。他蹑足轻步的走上去，人类对于自然，果然是取着残酷无情的斗争的形势，一种猎获品所加于战胜者的益处，正如盈篇累帙的史书的所载，是那样的广博、高深而且巧妙。这时候，小孩子正张开了一副短弓，把箭尖对着那一片羽毛和这一片羽毛之间的浅蓝色的织绒，那小灵魂必定用了一点小小的机警，使这人类征服自然的前哨，多受了几次的折磨，养成了更可惊的勇猛。它似乎得到了一种启示，觉察了一种阴谋的暗袭，于是匆促地逃逸了，从那一条轻嫩的细枝逃过了这一条，带着那温暖地给包裹在那丰富的毛羽中的灵魂；当它偶一回过头来向着小孩子的箭尖窥望的当儿，小孩子的晶亮的黑瞳儿正发射着锐利可怕的凶焰。而别的许多的孩子们，正也一样忙碌地在追寻着他们各自的目的物，严肃地学着兵队的沉默，取着纵横交错的不同的方向，几乎要和他互相碰

撞。那白头莺的影子突然在他的黑瞳里扩大起来，它伸着颈儿，张开了那黑灰色的翅膀，……小孩子飕的把一箭发射了，不偏不倚，这一箭正贯穿了它的盖着白色毛衣的胸膛！

从另一方向出发，另一个小孩子的勇猛和残暴，正也在这时达到了最高点。这小孩子所追袭的是一只比那白头莺更加美丽的小鸟，它巍然地站立在一棵松树的向下低垂的丫枝上，身子是比那白头莺要来得高贵而且清瘦，头上戴着尖顶的贵重的冠冕，有一副赭褐色的嘴，那嵌在眼睛的边缘上的是一线碧绿的绒毛，它的背上的毛羽是作着艳丽的青色，其中还绘着赤色的斑纹，象一只从远海漂来的从未看到的贝类。这是一个伪造的从一种幻想中取得模仿的无灵魂的物品，就是毫无自主地坠入了一种杀身的灾难，也要在这一种圣洁的爱护中留存了晶莹的躯壳，……注意着，一个不留神，就要把这晶莹的躯壳碰个粉碎！ 它神秘地察看着四周，嘴里唧唧的叫着，象受了一种魔术的束缚和驱使，它要悄悄地向谁人的面前诉说，请求着给予一些怜悯，要不然，它的神态越发美丽，而它的必将到临的厄运，就越发无从挽救。这是一种火的燃烧的极端短暂的过程，手也不能把捉，情意也不能叫它多所停留。这时候，它仿佛得到了一种启示，觉察了一种诡计的暗袭，它的晶亮的黑瞳里必定起了一种沉郁的阴影。不过，这一切都是死灭以后的记录，它不能样样都单凭自己的感觉去理解；一种杀身的暴力的来袭，最初就必先叫

它的智慧上了枷锁，就是要张着嘴高喊，也难以突出这精巧的非战斗的手法不能消解的重围。……小孩子正从不远的地方窥伺着它，而他的手里所握着的是一颗鹅蛋大小的石子，可怜他的技艺还脱不了原始的简单的方式，要想把它活活地捉在手里，当作一个活的宝物，那未免是一件过于优美的企图。他一举手，投出了那鹅蛋大小的石子，那近于幻想的华贵的鸟儿从那高高的松树上跌落尘埃，它的小小的脚儿还在死命地抽搐着，但是那贵重而脆弱的翅膀却已经折断，……

这之间，第三个孩子对于一只小灵魂所暗怀着的毒计也正在施行。这是另外的一只，并不象以前的……有着那么艳丽华贵的毛羽；它容貌丑陋，颜色单纯，象一个不带衣物的无赖者，却同样的令人注目。它有着豪爽的气态，灵巧的唇舌，不但唱着自己的俚歌，而且学着鹰的呼啸，狼的号啕。它是那样的活泼、生动。在那丛密的浓荫里流窜不歇，仿佛是这座树林的脉搏，有了它，这座树林将透出那沉郁压抑的气息，要在那广漠荒凉的原野里建立了音响盈耳的热闹的世界。使一些洁身自爱的寄生者们也要承认自己并不是和一切的丑恶绝然无关；到了他们也作为一种材料，和别的旧有的材料一起，在生物界的语言中让人喋喋不休的当儿，究竟哪一方应受无情的鄙薄，恐怕其中揭发这或辩护那的凭证，也就不大有用！……小孩子正用了比别人不同的坚毅，舍不得把这可爱的猎取物一手放弃，他对于那流窜不定，不便捕捉的小灵

魂也不觉得厌倦，还是紧紧的在它的背后尾随着，在那纵横交错的树枝的密条里，他发疯了似的迂回曲折的乱撞乱碰，忽而北，忽而南，忽而西，忽而东，把这东西南北的方向搅动得无所凭择，而那不幸的小鸟，恐怕也正在这时候，感觉着心里不很清爽，有点糊混。小孩子的紧张的情绪突然停止，象一条中断的绳子，为着加上了最后的一点重量，……这是第三幕的惨剧的终止，那小灵魂猛然碰在一枝横斜着的树枝上面，扑的一声落下了，它张开着那黄色的象苦竹儿一般布满着斑点的嘴，一丝丝吐出了些儿的鲜血，些儿的白沫。

现在这座树林已经堕入了巨深的恐怖，涂上了一重极浓的悲惨，小鸟们除了那遇害的几只，其余的负伤，饱受了惊慌，拆散了温暖的家室，破灭了居处的安宁，惶乱地逃到别处去的，正开不出这一笔糊涂帐！

但是在这树林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只逸乐、怠惰，连自己的家也不愿盖好，带着满颈子的红红绿绿的珠宝，镇日里“啯咕——啯咕”啼着的斑鸠，却静悄悄坐享了这树林里的许多悲惨的史事中所支付的代价。它仿佛听见了一声声的震荡心灵的啼叫，那是富有着攫夺或诱致的功能的异性的蛊惑，一首长音节的抑扬不定的短歌，它播送着一种幸运的来临，要使柔情的屈服者依据着空气里的每一个小环的结集，向着那隐约、缥缈的处所渐渐地追溯到底，犹如钢铁之于磁石，那唯一的方向，无非是要消灭两者间的距离。——在那不远的地方，它发见了，那

是一个铜丝编成的奇异的笼子，它悬挂在一条并不怎样高的胡桃树的丫枝上，为别一个孩子所看守，……那笼子的里面，住着一只年少美丽的斑鸠，它依然"咽咕——咽咕"的啼叫着，那带着华丽的珠宝的颈儿一伸一缩，圆而丰满的下身作着一种令人窘惑的舞动，似乎是不断地对着那可怜的冒失鬼下以警告：凡事不再三思维，失足是自己的过错，也只好自作自受。但是那热情高涨的来者所听得的却并不是这，这里本来就失去了明显的因果性，胆性而虚伪的色情者对于他的对手就常常爱说：我承认了自己所走的是可怕的歧途，然而使我走入了这歧途的却是你的责任！这里的时间不能有一刻的延缓，那匆匆的来者一踏上了那笼子的门口，触动了机关，扑的一声，就给关进了那笼子的里面。

第二天，在村庄的南边的矮屋子的门口那边，这里是那舒畅地生活下去的老头子，而对面，正又是昨天和他相碰的那些看牛的小孩，此外就是那一只活的斑鸠。——老头子交给那带着斑鸠的小孩三个铜板，似乎还对他赞扬了一顿，于是把斑鸠接在手里，高举着，一纵，那斑鸠象听受了一道尊贵的命令的打发，扬长的飞去了。它不知什么时候会觉得精力的疲惫呢，它的背上正累积着巨深的恐怖和笨重可悲的运命！

老头子于是怪声地笑了，拍着手，未必刚才染上了尘土，现在拍一拍，就又变成了洁净！

孩子们嘈嚷起来了，他们依照着以往的口吻，问他要

不要鸟儿。

“喔，还有——？”他惊异着。

“多得很呀，”孩子们爽快地回答，“明天吧，明天就有了！”

——选自《长夏城之战》



第 七 连

——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

我们是……第七连。我是本连的连长。

我们原是中央军校广州分校的学生，此次被派出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要算是"八·一三"战事爆发前被派出的第一批。我便是其中的一个。

在罗店担任作战的××军因为有三分之二的干部遭了伤亡，陈诚将军拍电报到我们广州分校要求拨给他一百五十个干部。我们就是这样被派出的。

我了解这次战争的严重性。我这一去是并不预备回来的。

我的侄儿在广州华夏中学读书，临行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黑皮的图囊。他说：

"这图囊去的时候是装地图，文件。回来的时候装什

么呢？我要你装三件东西：敌人的骨头，敌人的旗子，敌人的机关枪的零件。”

他要把这个规约写在图囊上面，但嫌字太多，只得简单地说着：

“请你记住我送给你这个图囊的用意吧！”

我觉得好笑。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这个图囊就要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它也许给抛在小河边或田野上……

一种不必要的情感牵累着我，我除了明白自己这时候必须战斗之外，对于战斗的恐怖有着非常复杂的想象。这使我觉得惊异，我渐渐怀疑自己，是不是所有的同学中最胆怯的一个。我是否能够在火线上作起战来呢？我时时对自己这样考验着。

我们第七连全是老兵，但并不是本连原来的老兵。原来的老兵大概都没有了，他们都是从别的被击溃了的队伍收容过来的。我们所用的枪械几乎全是从死去的同伴的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们全连只配备了两架重机关枪，其余都是步枪，而支援我们的炮兵一个也没有。

我们的团长是法国留学生，在法国学陆军回来的。瘦长的个子，活泼而又机警，态度和蔼，说话很有道理，不象普通的以暴戾、愁苦的臭面孔统率下属的草莽军人，但他并没有留存半点不必要的书生气概。如果有，我也不怎么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学生，我要求人与人之间的较高的理性生活，我们的团长无疑的这一点是切合我的理想的。我对他很信仰。

有一次他对我们全营的官兵训话。当他的话说完了

的时候，突然叫我出来向大家说话。我知道他有意要试验我，心里有点着慌，但不能逃避这个试验。这一次我的话说得特别好。普通话我用得很流畅。团长临走的时候和我热烈地握手。他低声地对我说：

“我决定提升你做第七连的连长。”

这之前，我还是负责整顿队伍的一个普通教练官。

从昆山出发之后，我开始走上了一条严肃、奇异的路程。在钱门塘附近的小河流的岸边，我们的队伍的前头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穿绿袍子的女人。我对所有的弟兄们说：

“停止。我们在这里歇一歇吧！”

排长陈伟英偷偷地问我：

“为什么要歇一歇呢？追上去，我们和她并肩的走，为什么不好？”

“这是我自己的哲学，”我说，“我现在一碰到漂亮的女人都要避开，因为她要引动我想起了许多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想头，……”

我们的特务长从太仓带来了一个留声机，我叫他把这留声机交给我，我把所有的胶片完全毁坏。因为我连音乐也怕听。

我非常小心地在修筑我自己的路道，正如斩荆棘铺石块似的。为了要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象样的战斗员，能够在这严重的阵地上站得牢，我处处防备着感情的毒害。

有一礼拜的时间，我们的驻地在罗店西面徐家行一带的小村庄里。整天到晚没有停止的炮声使我的耳朵陷入了半聋的状态，我仿佛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热闹，非常嘈杂的街市里面。我参加过“一·二八”的战争，“一·二八”的炮火在我心中已经远了，淡了，现在又和它重见于这离去了很久的吴越平原上。我仿佛记不起它，不认识它，它用那种震天动地的音响开辟了一个世界，一个神秘的，可怕的世界，使我深深地沉入了忧愁，这世界，对于我几乎完全的不可理解，……

十月十八日的晚上，下着微雨，天很快就黑下来，我们沿着小河流的岸畔走，象在蛇的背脊上行走似的，很滑，有些人已经跌在泥沟里。我们有了新的任务，经过嘉定，趁小火轮拖的木艇向南翔方面推进。……二十日下午，我们在南翔东面相距约三十里的洛阳桥地方构筑阵地。

密集不断的炮声，沉重的飞机声和炸弹声使我重新熟习了这过去很久的战斗生活。繁重的职务使我驱除了惧怕的心理。

排长陈伟英，那久经战阵的广东人告诉我：

“恐怖是在想象中才有的，在深夜中想象的恐怖和在白天里想象的完全两样。一旦身历其境，所谓恐怖者都不是原来的想象中所有，恐怖变成没有恐怖。”

二十日以后，我们开始没有饭吃了。火伕虽然照旧在每晚十点钟左右送饭，但已无饭可送。我们吃的是一些又黑又硬的炒米，弟兄们在吃田里的黄菲子和葵瓜子。

老百姓都走光了。他们是预备回来的，把粮食和贵

重些的用物都埋在地下。为了要消灭不利于战斗的阵地前面的死角，我们拆了不少的房子。有一次我们在地里掘出了三个火腿。

吃饭，这时候几乎成为和生活完全无关的一回事。我在一个礼拜的时间中完全断绝了大便，小便少到只有两滴，颜色和酱油无二样。我不会觉得肚饿，我只反问自己，到底成不成为一个战斗员，当不当得起一个连长，能不能达成战斗的任务？

任务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我不懂得怎样是勇敢，怎样是懦怯，我只记得任务，除了任务，一切都与我无关。

我们的工事还没有完成，我们的队伍已开始有了伤亡。传令兵告诉我：

"连长，又有一个弟兄死了。"

我本已知道死亡毫不足怕，但传令兵这一类的报告却很有扰乱军心的作用。我屡次告诫那传令兵：

"不要多说。为了战斗，等一等我们大家都要和他一样。"

两个班长都死了。剩下来的一个班长又在左臂上受了伤。

我下条子叫一等兵翁泉担任代理班长，带这条子去的传令兵刚刚回来，就有第二个传令兵随着他的背后走到我的面前说：

"代理班长也打死了。"

三天之后，我们全连长约八百米突的阵地大体已算完成，但还太浅，缺少交通壕，又不够宽，只有七十分米左右，两个人来往，当挨身的时候必须一个跳出壕外。

这已经是十月二十三的晚上了。

雨继续在下着,还未完成的壕沟装满了水,兵士们疲劳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铲子和铁锹都变得钝而无力。有一半的工事是依附着竹林构筑起来的,横行地下的竹根常常绊落了兵士们手中的铲子。中夜十二点左右,我在前线的壕沟里作一回总检阅,发现所有的排长和兵士都在壕沟里睡着了。

我一点也不慌乱。我决定给他们熟睡三十分钟的时间。

三十分钟过后,我一个一个的摇醒他们,搀起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混得满身的泥土,而且一个个都变成了死的泥人,我能够把他们摇醒,搀起的只有一半。

二十四日正午,我们的第一线宣告全灭,炮火继续着掩没了第二线。我们是第三线,眼看着六百米外的第二线(现在正是第一线)在敌人的猛烈的炮火下崩陷下来。失去了战斗力的散兵在我们的前后左右结集着。敌人的炮兵的射击是惊人的准确,炮弹象一群附有性灵的,活动的魔鬼,紧紧地,毫不放松地在我们的溃兵的背后尾随着,追逐着。丢开了武器,带着满身的鲜血和污泥的兵士象疯狂的狼似的在浓黑的火烟中流窜着。敌人的炮火是威猛的,当它造成了阵地的恐怖,迫使我们第一线的军士不能不可悲地,狼狈地溃败下来,而构成我们从未见过的非常惊人的画面的时候,就显得尤其威猛。它不但扰乱我们的军心,简直要把我们的军心完全攫夺,我想,不必等敌人的炮火来歼灭我们,单是这惊人的情景就可以瓦

解我们的战斗力。

恐怖就在这时候到临了我的身上，这之后，我再也见不到恐怖。我命令弟兄们把所有结集在我们阵地上的溃兵全都赶走，把我们的阵地弄得整肃，干净，以等待战斗的到临。

大约过了三个钟头的样子，我们的阵地已经从这纷乱可怖的情景中救出了。我们阵地前后左右的溃兵都撤退完了，而正式的战斗竟使我的灵魂由惶急而渐趋安静。

我计算着这难以挨煞的时间，我预想着当猛烈的炮火停止之后，敌人的步兵将依据怎样的姿态出现。

炮火终于停止了。

一架敌人的侦察机在我们的头上作着低飞，不时把机身倾侧，骄纵成性的飞行士也不用望远镜，他在机上探出头来，对于我们的射击毫不介意。

飞机侦察过之后，我们发见先前放弃了的第二线的阵地上出现了五个敌人的斥候兵。一面日本旗子插在麦田上，十一年式的手提机关枪立即发出了颤动的叫鸣。

由第三排负责的营的前进阵地突然发出违反命令的举动。对于敌人的斥候，如果不能一举手把他们活捉或消灭，就必须切诫自己的暴露，要把自己掩藏得无影无踪。我曾经吩咐第三排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但他们竟完全忽略了。第三排的排长的反乎理性的疯狂行动使我除了气得暴跳之外，简直无计可施。这个中年的四川人太勇敢了，但他的勇敢对于我们战斗的任务毫无裨补，他在敌人的监视之下把重机关枪的阵地一再移动，自己的机关枪没有发过半颗子弹，就叫他率领下的十个战斗兵一

个个的倒仆下去。第一排的排长想率领他的一排跃出壕沟,给第三排以援助,我严厉地制止了。我宁愿让第三排排长所率领的十个人全数牺牲,却不能使我们全连的阵地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完全暴露。但我的计算完全地被否定了,在我们右边的友军,他们非分地完全跃出了战斗的轨道,他们毫不在意地去接受诡谲如蛇的敌人的试探,他们犯了比我们的第三排更严重的错误。为了要对付五个敌人的斥候兵,他们动员了全线的火力,把自己全线的阵地完全暴露了。

敌人的猛烈的炮攻又开始了。

敌人的准确的炮弹和我们中国军的阵地开了非常厉害的玩笑。炮弹的落着点所构成的曲线和我们的散兵沟所构成的曲线完全一致。密集的炮火使阵地的颤动改变了方式,它再不象弹簧一样的颤动了,它完全变成了溶液,象渊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汹涌的波涛。

我们的团长给了我一个电话机。他直接用电话对我发问:

"你能不能支持得住呢?"

"支持得住的,团长。"我答。

"我希望你深切地了解,这是你立功成名的时候,你必须深明大义,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

我仿佛觉得,我的团长是在和我的灵魂说话,他的话(依据我们中国人和鬼的通讯法)应该写在纸上,焚化。而我对于他的话也是从灵魂上去发生感动,我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我不明白那几句僵尸一样的死的辞句为什

么会这样的感动我。

“团长，你放心吧！我自从穿起了军服，就决定了一生必走的途径，我是一个军人，我已经以身许给战斗。”

于是我报告他第三排长如何违反命令的情形，他叫我立即把他枪毙。但第三排的排长已经受伤回来了，我请求团长饶恕了他。那中年的四川人挂着满脸的鲜血躺在我的近边，团长和我的电话中谈话他完全听见的。他以为我就要枪毙他，象一只癫狂的野兽似的逃走了，我以后再也没有碰见他。

夜是人类天然的休息时间，到了夜里，敌我两方的枪炮声都自然的停止了。弟兄们除了一半在阵地外放哨之外，其余的都在壕沟里熟睡起来。我的身体原来比别人好，我能够支持五天五夜的时间人还比较清醒。我围着一条军毡，独自个在阵地上来往，看着别的人在熟睡而我自己醒着，我感受到很大的安慰，我这时候才对自己有了深切的了解，我很可以做这些战士们的朋友。

我的鼻管塞满着炮烟，浑身烂泥，鞋子丢了，不晓得胶住在哪处的泥酱里，只把袜子当鞋。我的袋子还有少许的炒米，但我的嘴脏得象一个屎缸，这张嘴老早就失却了吃东西的本能，而我也不晓得这时候是否应该向嘴里送一点食品。

第二天拂晓，我们的第二排，由何博排长率领向敌人的阵地出击。微雨停止了。晓色朦胧中我看见二十四个黑色的影子迅速地跳出了战壕。约莫过了二十分钟的样子，前面发出了激烈的机关枪声，敌人的和我们的都可以

清楚地判别出来。这枪声一连继续了半个钟头之久，我派了三次的支援兵去接应。一个传令兵报告我排长已经被俘虏了。我觉得有些愕然，只得叫他们全退回来。

原来何博太勇敢了，到了半路，他吩咐弟兄们暂在后头等着，自己一个人前进到相距两百米的地方去作试探，恰巧这时候有一小队的敌人从右角斜向左角的友军的阵地实行暗袭，给第二排的弟兄碰见了，立即开起火来。但排长却还是留在敌人的阵地的背面。天亮了，排长何博不愿意把自己的地位暴露，在我们的阵地前面独战了一天，直到晚上我们全线退却的时候方才回来。他已经伤了左手的手掌，我和他重见的地点是在南昌陆象山路六眼井的一个临时医院里。因为我也是在这天受了伤的。

这天的战况是这样的。

从上午八点起，敌人对我们开始了正面的总攻。这次总攻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我们伏在壕沟里，咬紧着牙关，忍熬这不能抵御的炮火的重压。对于自己的生命，起初是用一个月，一个礼拜来计算，慢慢的用一天，用一个钟头，用一秒，现在是用秒的千分之一的时间。

“与阵地共存亡”。我很冷静，我刻刻的防备着，恐怕会上这句话的当。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错误，中国军的将官最喜欢说这句话，我本来很了解这句话的神圣的意义，但我还是恐怕自己会受这句话的愚弄，人的“存”和“亡”，在这里都不成问题，而对于阵地的据守，却是超越了人的“存”“亡”的又一回事。

我这时候的心境是悲苦的，我哀切地盼望在敌人的无敌的炮火之下，我们的弟兄还能留存了五分之一的人

数，而我自己，第七连的灵魂，必须还是活的，我必须亲眼看到一幅比一切都鲜丽的画景：我们中华民国的勇士，如何从毁坏不堪的壕沟里跃出，如何在阵地的前面去迎接敌人的鲜丽的画景。

但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已击溃了右侧方的友军的阵地。

我们出击了，我们，零丁地剩下了的能够动员的二十五个，象发疯了似的晕濛地、懵懂地在炮火的浓黑的烟幕中寻觅着，我清楚地瞧见，隔着一条小河，和我们相距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大队的敌人象潮水似的向着我们右侧被冲破了的缺口涌进，他们有一大半是北方人，大叫着"杀呀！杀呀！"用了非常笨重，愚蠢的声音。挺着刺刀，弯着两股。

我立刻一个人冲到我们阵地的右端，这里有一架重机关枪，叫这重机关枪立即快放。

这重机关枪吝啬地响了五发左右就不再继续——坏了。

那射击手简单地说着，随即拿起了一枝步枪，对着那密集的目标作个别的瞄准射击。

我们一齐地对那密集的目标放牌楼火。但敌人的强大的压迫使我们又退回了原来的壕沟。

右侧方的阵地是无望了，我决定把我们的阵地当作一个据点扼守下去，因此我在万分的危殆中开始整顿我们的残破的阵容。而我们左侧方的友军，却误会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用密集的火力对我们的背后射击。为了要联络左侧方的友军，我自己不能不从阵地的右端

向左端移动。

这时候，我们的营长从地洞里爬出来了。他只是从电话听取我的报告，还不曾看到这阵地成了个什么样子。他的黧黑的面孔显得非常愁苦。他好象从睡梦里初醒似的爬出来了，对我用力地挥手。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脚，他呛咳了两声就倒下了。

敌人的炮口已经对我们直接瞄准了，从炮口冲出的火焰可以清楚地瞧见着。

我开始在破烂不堪的阵地上向左跃进，第二次刚刚抬起头来，一颗炮弹就落在我的身边。我只听见头上的钢帽嘫的响了一声，接着晕沉了约莫十五分钟之久。

我是决定在重伤的时候自杀的，但后来竟没有自杀。我叫两个弟兄把我拖走，他们拖了好久，还不曾使我移动一步。这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还有一付健全的腿，自己还可以走的。我伤在左颈，左手和左眼皮，鲜红的血把半边的军服淋得透湿。

当我离开那险恶的阵地的时候，我猛然记起了两件事。

第一，我曾经叫我的勤务兵在阵地上拾枪，我看他已拾了一大堆枪，他退下来没有呢？那一大堆的枪呢？

第二，我的黑皮图囊，我在壕沟里曾经用它来垫坐，后来丢在壕沟里。记得特务长问我：

“连长，这皮袋要不要呢？”

我看他似乎有“如果不要，我就拿走”的意思，觉得那图囊可爱起来，重新把它背在身上。不错，现在这图囊还在我的身边。

一九三七年，十二，二十一，汉口。

——选自《第七连》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

——江阴炮台的一员守将方叔洪上校的战斗遭遇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这是一个沉痛，羞辱的纪念。

在这次战役中，我的部下，我的朋友，我认识他们的，和他们共同甘苦的，在一个阵地上共同作战的，他们，可以说有百分之九十五都战死了。我不能看见他们的壮烈的牺牲而一无所动。而可恨的是我们并不曾从这牺牲中去取得更高的代价。请作个计算吧，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能够在江阴炮台守了多少日子呢？我们对于东战场整个危殆的战局尽了挽救的责任没有呢？并且，我们在对敌人的反攻中曾经把战斗力发挥到最高度没有呢？

惭愧，悲愤，不是一个真能战斗的战士的态度。胜利

或失败.全是力与力的对比——一切且由历史去判决吧！我们的战斗不断的继续着，而我们的历史也正在不断的书写着。我们，中华民族，如果在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比下完全失败了，那么，历史的判决是公平的，我只能对着这判决俯首，缄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当苏州，无锡相继失陷之后，我们从隔江的靖江开到江阴来了。我们以三天的工夫渡江完毕，在江阴的西南至东南，沿夏港镇，五里亭，青山，南闸镇，花山，板桥镇至起山、断山之线，构筑环形阵地。这个环形的起点是在江边，终点也在江边。我们的退路是在大江，即是说，如果一旦支持不住，我们只好一个个沉进大江里去。我们对着那长驱直进，势如破竹的劲敌作这个背水阵。看吧，我们准备已久的唯一的江阴炮台，是有资格作这个背水阵的，……我们很英豪么？老实说吧，我们除了不死的灵魂之外，其他可以说一无所有。

向着南闸镇以南的上空望去，相距约二十公里远，敌人放上了一个灰色的系流气球。我们的敌人是何等强暴，何等精密，他们小心地侦察我们，试探我们，虽然已猜中我们是瓮中之鳖，而他们还是一分一寸的前进，进一个村子，烧杀一个村子，计算一个村子。

不过这其间，敌人的二千磅的飞机炸弹却已使我们频频地陷入于苦境。

花山前线的我军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就开始和敌人接触了。

二十七日晨六时三十分，我奉命派一营向花山的阵地出动，驱逐一部分由花山左翼绕向南花山咀进袭的敌人。

营长孟广昌临行的时候对我说：

“只有这一次了，这一次无论战胜战败，恐怕都不能生还。……”

我们的战斗员对于战斗毫无过分的奢望，一种强大的洋溢的雄心也只能限于一次的使用。

我紧握着孟营长的手这样对他说：

“同志。早些出动吧！那么，就是这个时候了。……”

所有的兵士们都听见了。我的发言力求沉着而坚定，决不使我们的伙伴在颜色之间现出任何激动。他们一个个都挂着铁的脸孔，我一伸手可以触摸着他们旺盛如火的抗战热情。但我们之间已经神会意达了。我们凛然地，然而微笑地接受这严重、神圣的任务的降临。

在花山的阵地上据守的原是友军许团的队伍，在二十六日最初的然而很猛烈的战斗中他们失去了花山两个山头，敌人几乎占领了花山阵地的全部。孟广昌真能遂行他们的任务，他们驱逐了南花山咀的敌人，自动把花山的阵地完全克服。而与花山相毗邻的南闸镇的友军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却已经把南闸镇的阵地抛掉了。沿着从无

锡至江阴的公路向南闸镇进袭的敌人是敌人的强大的主力。

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是一个深沉的，漆黑的夜，夜的黑暗包围着我们，使我们深深地意识着处境的严重而陷于寂寞和孤独。炮弹在空中掠过，仿佛有无数鬼魂追随着他的背后，激发而紧张的声音久久不歇地震击着宁静的四周。

我们，是两个营，由我亲自带领，向南闸镇的东边进行夜袭。下半夜四点了。敌人对于我们的进袭毫无戒备，在一座新建的平房的门前，我们奇迹地发见了一簇黯弱的火光，它在那新的白色的墙上作着反射；象一道污浊的河水使我们的目光陷于迷乱。五分钟之后，我们从一条田塍越过了又一条田塍，痴情地，恋恋不舍地接受那火光的诱惑。这样一切都了然了，原来有六个敌人的哨兵，正围在那平房的门前烤火。

由韩营长所率领的第四连的兄弟一齐地对那浮动在火光中的黑影发射了猛烈的排枪。我们把一营的阵线特别的缩小，象一枝枪刺似的直入敌人的腹部，以消毁敌人固有的强暴和威猛。第四连的兄弟迅急地向那平房的前面跃进，他们把握住一个时机，一点余裕，在倏忽的一瞬中把自己所发射的火力一再提高，使从那平房的侧门涌出的敌人一个个倒仆下去，一个个沉入了忧愁的梦境。

于是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从左侧边高起的河岸上发出的机关枪几乎把我们的胜利的第四连完全吞没。这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发射之后，我们的阵地短暂地沉默下来，清楚地听见全南闸镇四周的敌人象突发的山洪似的涌动着。从敌人的阵线里发出的喊声长绵地、可怕地把我们环围着，掩盖着。坦克车故意把我们兜弄着似的从远远的地方沉重地吼叫起来，又从远远的地方消失了去。

我们动摇下来了。

在南闸镇北面和敌人对垒的友军和我们失了联络，自动向北撤退，敌人因而得以从南闸镇的北边开出，爆破东北边的一条桥梁，使我们除了在他们正面的压迫下宣告溃败之外再无进取的路径。当我们第九连的一部分正向着这桥梁突进的时候，敌人把这条桥梁爆破了，这桥梁就是这样的埋葬了他们。

排长贾凤麟，由一个上等兵作着随伴，在追袭一个夺路而走的敌人。而他们的背后，是敌人的机关枪的子弹在紧紧的追蹑着。那个上等兵走在他的前头，挺着雪亮的刺刀，把夺路而走的敌人控制在自己的威力内，以施行最直截的劈刺。当他的刺刀的端末正和敌人开始接近的当儿，敌人的机关枪射中了他的胸脯，他倒下了。排长贾凤麟仿佛对于那猎取物的偶然的幸运发出微笑，他追上了他，一下刺刀把他结果了，而敌人的机关枪又继着击倒了他，……

排长蒋秀，当敌人的坦克车冲来的时候，他迅速地和

坦克车接近起来。他攀附着坦克车的蚕轮，用驳壳枪对着车上的展望孔射击，而卒至给蚕轮带进了车底，辗成肉酱，……

我们一连冲锋了两次，两次的冲锋都遭了失败。天亮了，敌人开始了炮击，密集的炮弹把我们的右翼的战士完全驱进了死亡的墓门，我们却不能不在这艰苦危境展开第三次的激烈的战斗。由中校团附所带领的五十多人的残余队伍，迅急地参入了敌人的队伍里面，和敌人作直截的白兵战。连长冯德宣还带领着他的完整的一排，在突进中过一条小河，不幸在河里淹死了。而中校团附宋永庆也正在这时候负了重伤。

战斗一直继续了六个钟头。到了正午，我们两营的官兵死伤了五分之三，再不能支持了，只好退回了五里亭本阵地。

从这次战斗中，我们夺得了许多战利品：旗子，机关枪。有一件从敌人的死尸上剥下来的中将的绒外套，这外套的肩章上有两粒金星，金星因为旧了，显得黯淡无光，我们断定它的资格已经老了。一把柄上刻着富士山的军刀，一枝写着“河田原”字样的旗子。我们推测这“河田原”就是那打死了的师团长的名字。下午，有一架敌人的红色的小飞机在南闸镇南边的公路上下降，一下子又飞去了，也许这飞机是载新师团长来的，去的时候还可以载回那战死了的师团长的尸首。

南闸镇失去了。和南闸镇失去的同一天，花山也失去了。敌人这一天的总攻是把花山也划在里面。孟广昌营长战死了，他的一营几乎全都遭了伤亡。

从二十八至三十，这三日中敌人的进攻继续不断。

十二月一日拂晓，敌人沿着从南闸镇至江阴的公路，对江阴作最猛烈的进攻。由小笠山至青山之线，也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小笠山和青山都失去了，战斗又迫临到我们这一团的身边，我们这败残下来的零星的队伍又给卷入了炮火的漩涡。

下午六时，敌人冲入了江阴的南关，西郊和东郊一带都相继沦陷了，而君山的要塞炮台也落于敌手。

当我听到君山炮台失去的时候，我猛然地记起了那摆在炮台上的要塞炮。

这要塞炮到底开过了没有呢？曾不曾击沉了敌人的一条炮舰？

就在十二月二日的夜里，我们突围了。我们沿着江滨冲出，还不曾到镇江，镇江已经失守。

到达南京的时候，我们一共只存了四十六人。

一九三八，一，六，汉口。

——选自《第七连》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难民 W 女士的一段经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起以后的三日中，上海的紧张局面似乎为了不能冲出最高点的顶点而陷入了痛苦、弛缓的状态。十一日午后半日之内，开入黄浦江内的敌舰有十四艘之多，什么由艮号，鬼怒号，名取号，川内号，报纸上登载着的消息说是现在停泊于上海的敌舰已经有三十多艘了，以后还要陆续开来。十一日晚上，又有三千多名的陆战队由汇山码头，黄浦码头先后登陆，显然是大战前夜的情势了。而我们却为了三次的搬家弄得头晕眼花，对这日渐明朗的局面反而认不清楚。我们，我的表姊，我的表姊的姑母，和我，三个人闲适地，毫不严重地搬

到法租界金神父路群贤别墅的一位亲戚的家里来，也不带行李，好象过大节日的时候到亲戚的家里去闲逛似的，一点逃难的气味也没有。这是我们第一次的搬家。这位亲戚的家里已经给从闸北方面迁来的朋友挤得满满的了。我们连坐的地方也没有。那天晚上睡在很脏的地板上，一夜不曾入眠。第二天我们搬到麦琪路来，是用五块钱租得的一个又小又热的亭子间。住在这亭子间里还不到半天，不想我们的二房东为了贪得高价而勾上了一个新住客，吃了我们一块定钱，迫使我们立刻滚蛋。我和这位不要脸的房东吵了整整三个钟头。结果我们暂时迁入了虞洽卿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的表姊的姑母已经不胜其疲困而患了剧烈的牙痛病。

这已经是十三日的早上了。

我们起得特别早。其实我三天来晚上都没有好睡，睡着了却又为纷乱、烦苦的恶梦所纠缠，没有好睡过，我厌恶这小旅馆，这小旅馆又脏又臭。天还没有亮，我就催我的表姊和那位老人家起床了。连日的疲困叫她们无灵魂地听从我的摆布。我叫了两辆黄包车，我和表姊坐一辆，姑母坐一辆。

姑母的牙痛似乎转好些了。她莫名其妙地问我：

“天亮了吗？”

我糊里糊涂地回答：

“天亮了，却下了大雾。”

这样我们匆匆地回到东宝兴路自己的家里来了，我

们竟是盲目地投入那严重的火窝。

姑母年老了，她的牙痛病确实也太剧烈，回到家里，已经不能动弹。

表姊的丈夫是一个船员，还不到二十七岁就在海外病死了，她不幸做了一个年轻的寡妇。

在一间阴黯潮湿的楼下的客堂间里，表姊独自个默默地，不声不响地在弄早饭。姑母在那漆黑的楼梯脚的角落里躲着：也不呻吟，大概是睡着了。她们都变成了这么的灰暗，无生气的人物，仿佛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自己的存在，她们确实是有意地在躲避这种生的烦扰，正在迫切地要求着得到一点安宁。

同屋的人全搬走了，二楼，三楼，亭子间都已经空无所有。渐渐的我发觉我们整个弄堂的人都走光了，从那随便开着的玻璃窗望进去，都是空屋，平常这时候弄堂里正有洗马桶的声音，以及粪溺的臭气在喧腾，现在都归于沉寂。如果我听不到自己在地板上走的脚步声，我会疑心这里是一个死的荒塚。

我独自爬上了三楼的晒台上，接触到那蔚蓝，宽宏的天体，——从那庞大，复杂的市尘里升腾起来晕浊的烟幕，沉重地紧压着低空。从英租界、法租界发出的人物、车马的噪音隐隐地鼓荡着耳鼓。我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上海还有一个繁华，热闹的世界，我觉得自己还是这可厌然而可爱的人世的近邻，我获得了我的自由，我应

该不要求任何救助。

我竟然欢喜得突跳起来，因为我发见和我们相隔不过两幢屋的新建的红色的楼房上，我的朋友还在住着。

她名叫郑文，是我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同学。我不是大学生，却曾在复旦大学住过一下子。我在一九三五年加入了复旦大学的暑期班，选的学科是欧洲近百年史和英国文学，担任我们的功课的是那个象伤感女人一样时时颦蹙着脸的漂亮的余楠秋教授，考试的时候，我得了一个F。余楠秋教授在讲台上羞辱我说，我自从当教授到现在还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得到F的云云，却不把我的名字宣布，似乎还特别地姑息我。我觉得很难为情，一个暑期还没有念完就自告退学了。郑文女士就是我在暑期班里的朋友。

她是一个湖南人，年轻而貌美，弄的北欧文学，对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很有研究，有一种深沉、凛肃、聪慧的气质；绝不是平常所见的轻荡，浮华，嬉皮笑脸，整日里嘻嘻的笑不绝口的女友。她曾经秘密地作了不少的诗文，她的深刻，沉重的文字是我所爱读的。

她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她有着甜蜜，宁静，不受波折的恋爱生活，一个礼拜前正和她的满意的对手结了婚。她的对手是一个军官学校出身，后来离开了军队生活，从事实业活动的英俊的男子。他每月有一百八十元的收入，他们的小家庭是那样的快乐，新鲜。我从玻璃窗望见他们的华丽的客厅，电灯还在亮着。那高高的男子穿着

黑绒的西装，梳亮着头发，默默地在那客厅里乱踱着，眼睛望着地板，两颊发出光泽，不时的随手在桌上拿了一本书翻了翻，显见得文弱，胆怯，不象一个军人。我越多看他一次越觉得他离开军队生活正有着他的充分的理由。我躲在晒台的墙头边，象一个侦探兵似的有计划的窥探着他。他的烦恼，沉郁的样子每每使我动起了怜悯。记得有一次，他带着他的新夫人和我到亚尔培路中央运动场去看回力球，在法租界的静寂的马路上，在无限柔媚的晚凉中，他左边伴郑文右边伴着我，我们手拉着手的走，他的温厚和蔼的态度在我的心中留上了异乎往常的新鲜的印象，我好象以前并不和他熟习，正在这一晚最初第一次遇见他一样。这一晚他很兴奋，回来的时候，在汽车里，他告诉我们他在军队里的许多新奇的故事，倚着我的身边剧烈地发出笑声，竟至露出了他的一副整齐得，美丽得无可比伦的牙齿。

表姊的早饭弄好了，我打算吃完早饭之后，就去找郑文，她们那边有许许多多的新消息，她们会使我的慌乱的情绪得到安静。我一看到她们就已经有很大的安慰了。我想，我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呢？郑文他们还没有走，闸北，虹口的恐慌局面全是我们中国市民的庸人自扰。

九点钟过去了，早饭还没有开始用，马路上突然传来了隐约的枪声。

我敏感地对表姊说：

“不好了，中国军和日本军开火了！”

表姊沉着脸，厨房里的工作使她衣服淋湿，烟灰满头，她也不回答，只是对我发出詈骂。硬说我怕死，又炫耀她在二十一岁守寡。

枪声又响了。

这回的枪声又近又密，但是瞬息之间，这枪声即为逃难的市民们惊慌的呼叫声所掩盖。

我非常着急，我不晓得我的表姊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发我的脾气，使我再不能和她心同意合地商量出一个好办法，让我们立刻逃出这个危境。

我摇醒姑母，她冷冷地呼我的名字，只叫我安静些。我告诉她现在这危迫的情势，她决不发出任何意见，仿佛现实的场面和她的距离很远，而她却正在追寻自己的奇异的路程。

枪声更加猛烈了。小钢炮和手榴弹作着恶声的吼叫。而可怖的是我们近边的一座房子突然中弹倾倒，——起火的声音。

我抛开了碗和筷子，独自个走出门外，打算到郑文的家里去作个探问。当我从弄堂口绕道走过了第二个弄堂，向着一条狭巷冲入的时候，我发见从西宝兴路发出的机枪子弹，象奇异的蛇似的，构成了一条活跃的，恶毒的线，又象厉害的地雷虫似的使马路上的坚实的泥土洞穿，破碎，于是变成了一阵浓烈的烟尘，在背后紧紧地追蹑着我。

郑文的房子虽然距我们很近，却并不和我们同一个弄堂，从我们的家到她们那里，要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

我不懂得我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勇敢，这确然是一种盲目的勇敢，叫我陷身在危境里面，而完全地失去了警觉的本能。突然望见三个全副武装的日本陆战队从我对面相距约莫五十米的巷子里走出，黑色的影子，手里的刺刀发出雪亮的闪光。我还以为他们是北四川路平常所见的日本陆战队，却不知他们象发疯似的起了大杀戮的冲动，已经在我们的和平的市区里发动了狂暴无耻的劫掠行为。

我慌忙地倒缩回来。表姊象一座菩萨似的独自个静默地在吃饭，姑母还没有起床。刚才的险景使我惧怕，然而同时也使我自尊。我不晓得这时候我的面孔变青变蓝，但是在我的表姊的面前半声也不响。

我迅急地走上了三楼的晒台，对淞沪铁路一带发出枪炮声的地区了望，发现天通庵至西宝兴路一带已经陷入了炮火的漩涡，有好几处的房子已经中弹起火，杂乱的枪炮声正向着远处蔓延着。

我的眼睛变得有点迷乱，那三个日本陆战队的影子永久在我的心中闪动着。我疑心我已经给他们瞧见了。仔细观察一下子，我们这里四周还是安然无事，至少我们的弄堂里还没发生任何突变。

附近的巷子里猛然发出了急激的敲门声，我下意识地把耳朵耸高，眼睛缩小，身子和晒台上的墙头靠紧。门

声一阵猛烈一阵。我绝望地眼看自己零丁地、悲凉地活在这倏忽的、短暂的时间里面，在期待着最后一瞬的到临。

忍受着吧！ 忍受着吧！

我这样打发自己，却屡次从绝望中把自己救出，觉得自己置身其中的世界还是安然得很。这是那冗长的，不易挨熬的时间摆弄着我，过于锐敏的预感又叫我陷入无法救醒的蠢笨。

时间拖着长长的尾巴过去了，密集的枪炮声继续不断。我发见了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中国人，赤手空拳的中国人用了不可持劫的义勇，用了坚强的意志和日本疯狗决斗的一幅壮烈的，美丽的画景。

可怕的突变的到临和我们锐敏的预感互相追逐。一阵猛烈的门板的破裂声响过之后，我清楚地听见，有三个人带着狂暴的皮靴声冲进郑文的屋里去。郑文怎样呢？我对自己发问着。而残酷的现实已经把我带进了险恶的梦境。

三个黑色的陆战队。

沉重的皮靴，雪亮的刺刀。

在那宁静的厅子里，我的朋友的丈夫，那高高的，文弱的南方人，和日本的三个全副武装的陆战队发生了惨烈的搏斗。这情景非常简单，那南方人最初就已经为他的劲敌所击倒了。但是他屡仆屡起，那穿着黑绒西装的影子在我的眼中突然地扩大，在极端短暂的倏忽的时间

中我清楚地认识了他抵扼着脊梁，弯着两臂向他的劲敌猛扑的雄姿。三个日本陆战队和一个中国人，他们的黑色的影子在白昼的光亮里幻梦地浮荡着，他们紧紧地扭绞在一起，那南方人的勇猛的战斗行为毫无遗憾地叫他们的劲敌尽管在他的身上发挥强大的威力。最后他落在劲敌的手中，三个日本陆战队一同举起了他的残败的身体，从窗口摔下去，那张开着的玻璃窗愕然地发出惊讶。

我的灵魂随着那残败的躯体突然下坠，我不能再看这以后的场面了，我在晒台上晕迷了约莫二十分钟之久。

晚上，约莫七点光景，我们逃走了，我们开始了这个与死亡互相搏斗的艰险的行程。

走出了弄堂口，我们遇见了五个逃难的同胞。一个高高的中年男子，带领着邻居的一个小学生和三个女人。他低声地对我说：

“跟着来吧！我们要三个钟头的时间从火线里逃出，……未逃出的还多得很。……”

我点头对他道谢，又示意请他走在我们的前头。

街灯一盏也没有了。马路上完全沉进了黑暗。八个人联结着走过了一条街道，为了落地的子弹太密，我们在一处墙角边俯伏了一个钟头。

我整整一天没有吃饭，也不觉得肚饿，而且一点疲倦也没有。我不知从哪里来的机智，警觉，常常从八个人的队伍中脱离出来，独自个到远远的地方去作试探。这地

方应该距北站不远。北站在那里却弄不清，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

我记得我们是沿着一条阔大的马路上走来的，现在却发觉这阔大的马路已经突然中断，它变成了一条小巷，这小巷显然是敌我两军战斗的紧要地带，子弹象雨点般的只管在我们的身边猛洒着。对于这些在低空中飞舞的子弹我已经不再惧怕了，甚至忘记了它们。我知道，在最危险的一瞬中还必须确实保持我珍贵的灵魂的镇静。而求生的希望却愈加鼓勇着我，我的愤恨，暴烈的情绪紧张到最高度，我没有惧怕的余暇。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离开了这个小巷，却只好循原路走回去，原路，我们刚才正尝过了它的滋味，在那边飞过的子弹不会比小巷里稀疏些。那么，要怎么办呢？这马路一边是接连着的关闭了的商店，一边是高高的围墙。围墙的旁边有一枝电杆，电杆上高高地挂着一条很大的棕绳，我不晓得那棕绳挂在那里原来有何用处，我猛然地省悟到它也许可能帮助我们逃出这个险境。

那中年男子同意了我的提议，他最初缘着那棕绳攀登电杆，跨过围墙，一面给我们后面的人作如何攀登的样子，一面去试探。他告诉我们围墙的那边可以下去。

第二个也攀登上去了。

于是第三个。

第四个。

那小学生还算矫捷，他攀登得比别的人都快些。但

是他象一个石块似的跌落下来了，有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头颅。

这一颗子弹把小学生击落下来并不是偶然的。当人缘着那棕绳攀登的时候，棕绳显然为远处的兵队所瞧见，兵队，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他们是我们自己人还是敌人，但是这棕绳现在成为射击的目标却已经千真万确。

姑母上去了。这一次的子弹射得高些，不曾射中了她。

接着是表姊。

最后才轮到我。我发觉那棕绳已经为子弹击中而断了一半，子弹还是在电杆的四周缠绕着，飞舞着。我是不是要停在围墙这边不走呢？为了那棕绳，那唯一引渡我们逃出险境的桥梁将要中断，我更不能不赶快继续攀登，其他什么危险也只好置之不顾。我终于也越过那围墙的外面。

约莫是下半夜两点钟的时候。

除了那丢在围墙外的小学生之外，我们的人数并不就剩下了七个，还要少，大概只剩下五个了，我没有这样的余暇去点数他们。

从一条狭巷里走出，我们沿着一条大马路前进，突然遇到了一个散乱的庞大的人群，他们都是从火线上逃出的难民，原来他们在昨晚很早就到达了靶子路口，在那边挨了整半夜，不能通过，后来受了日本兵的驱逐，又走回

来了，他们之中已经有一大半受了枪伤。

表姊哭泣着，紧拉着我。阻止我的前行。

我们在这几天之内所遭受的折磨太厉害了，在这和死亡搏斗着的险恶的途中，我们如果稍一气馁，就要立即遭疲惫的侵袭。我千方百计的安慰表姊，叫她顺从我的意思。这时候我已经能够辨认街道方向了，我打算向宝山路口进发，绕过北站的西边，出麦根路。

但是我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这一次和我们同行的人可多了，那个庞杂的人群几乎全都跟着我们走。不知怎样，我们又迷失了方向，我们竟然向广东路，虬江路方面冲去，然后逐渐向右边拐弯，还是到了靶子路口。

散乱的枪声包围在我们的四周，我知道这里的敌军正和我们的军队起了战斗。有一小队的中国军从我们的前头向东开过，他们约莫有二十人左右，在迷濛的夜色里，他们的黑灰色的影子迅急地作着闪动。我一发现了他们，心里就立即紧张起来。他们的匆匆的行动使我不能清楚地认识他们，我只能在脑子里留存了他们一个抽象的轮廓，一个意志，一个典型。

于是急剧的变动开始了。

在我们的近边，相距还不到五十米，那二十多个中国军和敌人开起火来。猛烈的枪声叫我们这庞杂的人群惊慌地，狼狈地向着各方面分散，这是一个严重的可惊的场面，除了枪声，一切都归于沉默。不时的只听见我们的军

士作着简单的尖声的呼叫。表姊,姑母和我,我们三个人都分散了。从此他们便一直失了下落,我再也不能重见她们。我不晓得她们是在什么时候从我的身边离开去的。有一个中国军禁止我呼喊,我还是疯狂了似的呼喊着,但是黑暗中我再没有法子找到她们。

我只好独自一个人走了,我被夹在中国军与日本军的中间,为了发现前面有两个女人的影子,疑心她们是我的表姊和姑母,因而冒着弹雨追赶上去,竟至陷入了敌我两军战斗的漩涡。

日本军冲上来了。

"老百姓走开! 老百姓走开!"我们的军士在背后叫喊着。

我躲入了一间大商店的门口,在猛烈的弹雨中已经失去了刚才走在我前头的两个女人的影子。

天亮了。我仿佛从梦中苏醒。我发见自己的所在地是老靶子路。满地的弹壳、死尸——敌军的、我军的、难民的,鲜红的血发出暗光,空气里充满着血腥。

远远地,我听见了人的步声。探头向着五洲大药房方面探望,我看见一小群的中国难民沿老靶子路向着我这边走来。他们一共有五个人,一个四十岁光景的老太婆,四个年轻的男子。这四个男子最大的在二十五岁光景,他们的年纪都差不多,最小的在十五六岁,只有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样子。他们的服装很整齐,看来是中等以上的家庭,我猜想这四个年轻人一定是那个老太婆的

儿子。

他们向着我这边走来了，一步一步的走，很慢，很谨慎，步声低至不可再低，他们正用整个的灵魂来控制这个不易脱身的危局。我非常替他们担忧，我想他们逃得太迟了，象这样的几个壮健的青年男子，如果给日本军瞧见，一定不放走他们。

果然，在他们的背后，蓦地有一个黄色的日本陆军出现着。我不晓得这个鬼子兵是从哪里闪出来的，他的身体长得意外的高大，可怕，手里的刺刀特别明亮，这刺刀似乎比平常所见的刺刀都长。他走得意外的迅速，仿佛是一阵狞恶的寒风的来袭，他对于这些已经放在手心里的目的物应该有着最高的纵身一击的战斗企图。

那鬼子兵迅速地追蹑着来，那直挺着的雪亮的刺刀使我只能够屏息地静待着。天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种严酷的痛楚的顶点，中华民国的无辜的致命者，在日本恶徒的残暴的一击之下倒下了。我们用什么理由来回答这胜利与失败的公判？我们是屠宰者刀下肉么？我永远求不出此中的理由！

那最先倒下的是二十五岁左右的最大的男子。这五个人的整齐的队伍立刻混乱了，在这急激的变动中我不明白那作为母亲的老太婆所站的是什么位置，而趁着这严重的一瞬，那强暴的鬼子兵又杀倒了她的第二个儿子。

第三个年轻人在最后的一瞬中领悟到战斗的神圣的任务。他反身对他的劲敌施行逆袭，他首先把劲敌手里

的武器击落，叫他的对手从毫无顾忌的骄纵的地位往下低落，公正地提出以血肉相搏斗的直截的要求。

第三个男子把他的对手击倒下来。

他胜利了。

但是他遭了从背后发出枪弹的暗袭。

中学生，那年纪最小的男子我叫他中学生，他是那样的沉着，坚决，他的神圣的战斗任务全靠他的勇敢和智慧去完成。他获得了一个充分的时机，泰然地、从容地在旁边拾起了敌人的枪杆，用那雪亮的刀，向着那倒下还在挣扎的敌人的半腰里猛力地直刺。

但是一秒钟之后，这惨烈的场面竟至突然中断，这时候我才从这战斗的危局中猛然省悟，我发见有一小队的鬼子兵散布在中学生的四周，他们一齐对中学生作着围猎。我的心已经变成坦然，冰冷的了，我目睹着中学生在最后一瞬的苦斗中送了命。

老太婆紧抱着中学生的尸体疯狂地向着我这边直奔而来。我看着她马上就要到我的身边来了，我意识着我所站的地位，我的悲惨的运命正和她完全一致。于是我离开那可以藏身的处所，走出马路上，用显露的全身去迎接她。

我对她说：

“你的儿子死了，不必拉住他了。”

她的面孔可怕地现出青绿，完全失去了人的表情，看来象一座古旧、深奥而难以理解的雕刻。她对我的回答

是严峻的，使我沉入了无限悲戚的幻梦。

她把儿子的尸体舍去了，象一只被袭去的狼似的冲进了一间门板开着的无人的商店里，直上三楼，从天台上猛摔下来，她的脑袋粉碎了，她落下的地点正在我的面前，溅得我满身的白色的脑髓。

于是我坦然地离开了这地区，从北江西路向河南路桥逃出。我的灵魂已经很坚定了，我要每一分，每一秒预备着敌人对我的侵袭。

一九三八，一，二十八，南昌。

——选自《第七连》



暴风雨的一天

暴风雨迅急地驰过了北面高山的峰峦，用一种惊人的，巨粗的力摇撼着山腰上的岩石和树林，使它们发出绝望的呼叫，仿佛知道它将要残暴地把它们带走，越过百里外的高空，然后无情地掷落下来，教它们在无可挽救的灾难中寸寸地断裂而解体……暴风雨——它为了飞行的过于急骤而气喘，仿佛疲惫了，隐匿了，在低落的禾田和原野上面，象诡诈的蛇似的爬行着，期待失去的力的恢复，时而突然地壮大了起来，用一种无可抵御的暴力的行使中，为了胜利而发出惊叹和怒鸣，用悲哀的调子在歌赞强健、美丽的自己……。

暴风雨迅急地驰过了北面颤抖而失色的原野，用它的全力在袭击那为繁茂的树林所环抱的村子的四周。

在马松燊的屋子的近边，有一株两丈多高的松树倒下了，和地上相触而折断的丫枝带着新泥土直射的到半空里去，在半空里卷旋着，象一群鸽子似地互相追逐，然后一齐地被击落下来。暴风雨，在它无限制的力的行使中似乎还蕴蓄着不能排解的悲愤，为了胜利而发出惊叹和怒鸣，用悲哀的调子在歌赞强健、美丽的自己……。

马松燊的母亲，那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用她晕濛的眼睛在注视这大自然的可怕的变动，哭泣而叹息，使自己坠入深沉的忧愁。

“好了！好大的风雨，不要再来了！松燊在外面要受不住了！”她喃喃地说着，颤巍巍地跪下来，又开始作着祷告：

“要是风雨再大些，松燊那孩子会不会莽撞地走回来呢？唉，我实在担心，松燊一定找不到一个藏身的地方，那么他就要被迫走回来了！菩萨可怜我吧，我屡次告诫他，他总是不听话，要壮大着胆子呵，如果风雨再大些，也不要走回来！”

马松燊今天很早就出去了。他是一个壮健、勇敢的孩子，小小的年纪，已经参加了芒山地方的农民所组成的队伍，执行着对日本侵略疯狂的残酷无情的战斗。芒山镇和这里相距不过七里多远，从那边开出的日本军随时可以出现在村人们的面前，村人们象一群兔子，随时有被

猎取或击杀的危险，在这里，有三个时间表示了最高的恐怖：黄昏和清晓，这都是敌人袭击村子，捕捉农民的好机会；而最严重的是暴风雨中，当所有的人们在山谷与原野之间失去了隐身的处所，不能不缩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的时候。

暴风雨象地壳里喷出的山洪，一阵猛烈似一阵，禾苗和田野都布列着它的疾速地驰骤而过的足印。远远地，围绕在这村子四周的群山似乎互相碰触起来了，隐隐地发出痛苦，抵扼的嗓音，仿佛从千万人的嗓子里发出的歌声，为了痛苦的忍耐而使歌声突然地向高处升起，直入云霄，刚强沉毅，企图在最牢固的障碍上面发出暴烈的回应，然后停息下来，让人们用最大的虔诚在追慕这歌声的余韵，把暴风雨失去的力重新唤醒，继续它的为了胜利而发出的惊叹和怒鸣……

马松燊的屋子的墙根紧张而颤抖，近边的高大的柏树，在暴风雨的袭击中痉挛而俯伏，用它的树梢帚子似地在屋顶上拚命地作着扫动，屋顶的瓦片跟着暴风雨的飞舞而升腾了。马松燊的母亲庆幸马松燊那孩子有着在外面和暴风雨相对抗的好胆量，然而当她稍为嫩弱下来的时候，她却为了马松燊那孩子在暴风里的吹打中还不能不露身在野外这事而沉入了阴暗的幻梦……。她仿佛瞧见马松燊突然在山腰上倒下来了，为了暴风雨的暴烈的叫声过于升高，石头和马松燊的身体作着交绊，在山腰上默默无声地滚动着。她知道，在这样的情景中，马松燊的

灵魂象一只失群的孤单的燕子，暴风雨要夺去它的生机，又从而无情地鞭打他，蹂躏他，教他永远地不能救出痛苦的自己……。

马松燊的母亲象一只熊，她蜷伏在灰暗的屋角里，用晕濛的眼睛凝视着从屋顶的漏隙里打下来的雨水，屋里全都潮湿了，地上的孔隙变成了无数的水池，急骤的雨水继续从屋顶喷射下来，借着天空的秽浊的光亮的照映，透明的雨点犹如那带了脆弱的火末在夜间飞散的萤虫。

……现在，松燊那孩子也许忍熬不住了！老太婆心里想；要是他这下子就走回来，怎么办呢！日本兵就要神出鬼没地开到了！他还能逃走吗？他为了修补一张凳子，在砍木头的时候冷不防把左脚的母趾砍伤了，以后每一次逃走都要滴出血来！这样的大风雨的时候，要是还不懂得忍耐，那就糟了！

但是这当儿，她又清楚地瞧见着，这也许是真的，暴风雨重重地震撼着她的灵魂，使她坠入了更深的忧虑。马松燊在山腰上跌倒了，为了暴风雨的暴烈的声音过于升高，石头和马松燊的身体作着交绊，在山腰上默默无声地滚动着……

马松燊的母亲悲切地坚决地无视了暴风雨的袭击，从她的屋子里挣扎出来。她开始觉察了自己的愚昧。这风雨太猖狂了，这是一条暴涨而澎湃的风雨的大河，她觉察了自己刚才所作的祷告是错误的。敌军也许还没有在这时候冒着暴风雨从芒山开出的勇气，松燊那孩子应该

走回家来，为着好好地防护他自己。

不久之后，马松燊的母亲的出现惊动了所有全村的人。这里全村的人们本来应该和马松燊一样离开了屋子，远避到山谷或原野里，然而他们都走回来了，为了抵不住那猛烈的暴风雨。现在他们正从各人的屋子里爬出来，带着惊异的目光，把那老太婆包围着；那老太婆象一只给击碎了筋骨的狗似地躺倒了，在一条小沟渠的旁边躺倒了，暴风雨猛烈地在她的身上鞭打着，她也不在乎。她仿佛正用了期待死亡的虔诚在寻求最后一瞬的安宁。她的衣服全湿了，银白色的头发满结着砂石和烂泥。这是一个奇迹，在所有的生物都向着自己的巢穴躲藏的暴风雨中，只有那羸弱不堪的老太婆独自出现。

哦，你们都回来了！你们都安稳地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了！可是松燊呢？松燊没有母亲的吗？松燊是不要的吗？……你们好安稳呀！

他作着对一切的仇敌寻求报复神情，用令人颤栗的严峻的声音质问着。然而她的声音低微下来了，她的身上突然地起了可怕的变动，她脓白色的双眼，睁得又圆又大，对那疯狂了的紫黑色的天空紧紧地凝视着。人们骚乱起来了，他们把老太婆的尸身搁开不管，在暴风雨的鞭打中。为着寻回失去的马松燊而动员了他们的全体。

暴风雨继续不停地用它的巨粗而惊人的力震撼着大地。他们寻遍了山谷，田野，树林，他们终于发见了，那马松燊，壮健、勇敢的孩子，今日正担任了南路的哨位，一点

也不错，他绝不曾在山腰上跌倒下来，还是壮健地、勇敢地在活着，在村子的南面，在一个高耸的阴绿色的小丘的巅峰上，马松燊的黑灰色的影子象一块插在田塍上的小小的界石，在暴风雨的侵袭中屹然不动地站立着，时而在迅急地掠过的烟云中隐没了，时而全身毕现，把他无视暴风雨的短小的雄姿泰然地完全显露……。

一九三七，十，十二，济南。

——选自《第七连》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我们构筑的阵地，
我们自己守着！

营长，高华吉少校，狞恶的面孔显得衰落而毫无光彩，垂着头，目光隐隐地流射着忿怒和暴戾，仿佛心里正怀下了一种异样的巨重的痛苦，如果这时候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也许要为了孤独而掉下眼泪。

但是他找到了林青史。

他鼓着那粗大的，起着脊棱的颈脖，雷一样的吼叫着。

“唐桥方面为什么忽然又发出了地雷声，那又是爆破桥梁的么?”

林青史是第四连的连长，他穿一副新的黄色军服，挂

着短剑，年轻而漂亮，太阳光照在他的身上，叫他的军帽的黑皮舌头的边和上衣的钮扣发出新鲜、洁净的闪光，垂下着两手，少女一样的胆怯而庄严，在高华吉的面前静穆地直站着。

从这里刚才所听见的什么爆破桥梁的地雷声起，以至关于别的琐碎，纷杂，难以归类的突然事件的询问，高华吉的愤愤不平的气势似乎始终不可遏止。他又问了林青史家里的一些情形。

“这里有四十块钱，都拿去吧！我接到你的家里从嘉定转来的电报，说你的父亲病重将死，叫你回去，……回去……我想……”

他变得很和蔼的样子，情绪也似乎平静了些，擦一枝火柴吸起烟来了，嘴里发出的声音杂乱而模糊。

林青史的直立不动的身子，在鲜明的太阳光下整个地发射出令人炫目的光彩。直着鼻子，合着细小美丽的嘴唇，垂下着视线，长长的睫毛呈着金黄色，象一座石像一样的静穆。

“电报……电报……”他用了庄重、良善的目光凝视着营长的凶恶而残暴的面孔，低声地这样说：“那是假的。我了解我的父亲，他恐怕我要在火线上‘战死’，所以叫我回去，他只有我这一个儿子。”

“是的，我也这样想。那么，都拿去吧！把四十块钱都拿去吧！你的家里这时候会得到一点钱用，是适当的。”

说着，把四十元的钞票放在林青史的手里，非常舒适地摆动着两手，脊背变得有点驼，跨着阔步向左边的小河流的岸边去了。

他不断的回转头来，高举着的右手稍为弯曲着，上身向前面倾斜，伸长着脖子，背脊更驼些也不要紧，这样还了林青史的敬礼。

×××师第一线的阵地近在两公里外，猛烈的炮火疲乏地发出力竭声嘶的音波。炮弹掠过了高空，把天幕撕裂着，正如撕裂着一张绸子。

林青史的心里有点悲戚，他的洁净的面孔略呈绯红，黑色的灵活的眼珠在长长的睫毛下转动着，胆怯而稚弱，简直要对着那强暴的炮声羞辱自己的无能。他踏着葫芦草，在一条湿漉漉的田塍上走着，四边没有树林，让自己的身体在鲜丽的太阳光下完全显露。前面，第四连的兄弟们，象忙碌的蚂蚁似的在浅褐色的土壤上工作着，田圃上的向日葵一排排以纯净，坦然的笑脸对太阳作着礼拜。

新的土壤喷着热的香气，还未完成的散兵壕在弟兄们迟钝而沉重的脚步下羞辱地发出烦腻的水影。散兵壕又狭又浅，铲子和铁锹都变得钝而无力，弟兄们疲困得象筐子里的赤虾。

一个沙哑的声音这样唱：

——我们这些蠢货，

要拚命地开掘呵，

今天我们把工作做好了，
明天我们开到他妈的什么包家宅，
后天日本兵占领我们的阵地。

歌声没有节拍，好些地方完全象说白一样的进行着。别的人沉默起来了，想要发出强大的呼叫，但是神经过敏地感到了绝望和空虚而归于静寂。

“有一天会到来的，我们构筑的阵地，我们自己守着，……”

“不，话应该这样说，我们构筑的阵地，要让我们自己来守！”

于是林青史和他们做了这么一个结论。

“有一天会到来的，……”

林青史在松而带有湿气的泥土上坐下来，把军帽子推到脑后去，黄色的裹腿松脱了，一条蛇似的胡乱地缠着，也不去管它。他不但疲困，而且简直是毫无把握的样子，松懈得要命。从营长的面前保留下来的端庄的体态象一件沉重的外衣似的从他的身上卸下来了，他仿佛坠入了更深的疲困和忧愁。

他沉重地叹息着。

一颗炮弹飞来了，落在左侧很近的河滨里，高高地溅起了满空的烂泥。相隔不到五秒钟，又飞来了第二颗，落在阵地的右端，炸死了三个列兵。

这是一个时运不济，命运多舛的莫名其妙的队伍，它常常接受了一个新的奇特的任务，这新的奇特的任务又常常中途从它的手里抛开，换上了更新，更奇特的。

……谁也不知道。

特务长说是联络友军。

连长在每一次的阵中讲话中也不曾提及。

营长是那样的暴躁而忙乱，象一只断头的油虫，东撞西碰，自己就有点捣搅不清。

十一月十八日从昆山到浏河，二十日从浏河到嘉定，二十二日从嘉定到大桥头，同日又从大桥头到广福。现在又从广福到包家宅来了。

早上，天下着微雨，白色的雾气一阵阵从土壤里喷射出来，压着低空，竹叶子簌簌地低泣着，挂着白光闪烁的泪水。

这里的阵地前面有一座独立家屋，它构成了射界里的两百米那么大的死角。凡是阵地前面的死角都把它消灭了吧！

十五个列兵，由班长作着带领，携带着铁棍和斧子，唱着歌，排着行列，与其说是为了战斗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泄愤，在对那独立家屋施行威猛的袭击。

他们发挥了强大的威力，象一下子要把整个天地的容颜都加以改变似的，用了最大的决心和兴趣在处理这个微小得近乎开玩笑的任务。六个列兵象最厉害的强盗似的爬到屋顶上去了，强暴地挥动着沉重的铁棍，屋顶的

瓦片象强大的恶兽在磨动着牙齿似的响亮地叫鸣着，屋顶一角一角的很快地洞穿了，破坏了。年长月累地给紧封在屋子里的沉淀了的气体，人的气息和烟火混合的沉淀了的气体直冲上来，发出一种刺鼻的令人喷嚏不止的奇臭。弟兄们的凶暴的兽性继续发展着，他们快活了，这是战地上常有的快活的日子……

酒呵，……火腿，……

屋子里叫出了模糊的声音。屋顶上的人，阔达地大笑了。瓦片和碎裂的木片象暴风雨似的倒泻下来，在这样的场合，就是把屋子里的人压死了也是一种娱乐。另外，有八个列兵排成了整齐的一列，一、二、三，把那江南式的、单薄的、弱不胜风的墙壁的一幅推倒下去了，暴戾而奇怪的声音高涨得简直是一齐地在喝彩。失去了支持的屋顶摇摇欲倒，互相间的凌辱和唾骂也继之而起了，屋顶上的人和下面的人很快地构成了对峙的壁垒，为了执行破坏的工作而发生的兴趣迅急地在起着奇特的变化和转移。

冒着碎片的暴风雨，从屋子里奔出来的是一个壮健、矫捷的上等兵，他仿佛在夜里独断独行似的充分地发挥他为了和人群相隔绝而更加盛炽起来的狭窄、私有、独占的根性，张开着强大的臂膊，低着腰，象凶狠的狼似的在劫夺他丰饶的猎取物。新制的柑黄色的衣橱的抽屉被搬出来了，这里有女人的裙子、孩子的玩具、真美善书局发行的黑皮银字的《克鲁泡特金全集》、席勒的《强盗》、小托

尔斯泰的《丹东之死》,还有象牙制的又小又精致的人体的骷髅标本,而最重要的还是酒和火腿。

所有的人们都被吸引着来了,女人的袜子套在鼻尖上,书籍在空中飞舞,衣橱的抽屉成为向敌对者攻击的武器。

学生出身的班长远远地站立在旁边,发晕了似的坠入了复杂、烦琐的想象中去了。

他非常真挚地欢迎这一切新颖的景象的到临:对克鲁泡特金、席勒、小托乐斯泰和对女人的裙子、孩子的玩具一样的尊重和注意。他非常怜悯地对那被残暴地围攻下来的上等兵作着这样的慰问。

“还有别的么? 你的酒呢? 火腿呢?”

在这样的场合,把酒喝,把火腿吃,不会比把它们放在脚底下踩踏,把瓶子敲碎,或者全都抛进河浜里去更有意义。……

雨逐渐地加大了,未完成的散兵壕装上了水,从消灭死角的事继续下来的兴趣早已失掉了。弟兄们废弛地把铁锹和铲子都抛开了,躲在近边的竹林里,放纵地,有意地空过这个时机,因为雨的逐渐加大而使日本飞机不能活动的这个时机。严重的任务还是暂时地在另一处把它寄存着吧。……

“动工! 动工!”

学生出身的班长叫起来了,又吹着哨子。他的个子

又矮又小，在阵地左端的未完成的掩蔽部的高高突起的顶上，木桩一样地直站着；他要作为一个真实的头目，一个标帜，让雨在头上淋着也不在乎，用他的毫不浮夸、毫不动怒的样子在对着所有的弟兄们施行吸引，又象作着怜惜似的这样说：

“慢些来吧！这儿的雨正下着……。”

弟兄们仿佛非常抱歉地、非常和睦地回答他一个“不要紧”，于是高举着脚跟，踮着脚尖，散乱地离开那竹林，沉重的铁铲和锹子象最难驱除的病魔似的侵蚀着他们每一个强健的体格和姿势，又象蛇似的死绊着他们，叫他们把铅一样沉重的头颅倒挂在胸口，象一条条奇异的毛虫似的死钉在那黯淡无光的土壤上面。

下午五时卅分，高华吉营长召集全营的官兵训话。

他垂着头，说话的声音没有抑扬，有时忧愁地望着远方，目光严峻地发出痛楚的火焰，每当他说出了一句话，就皱着眉头，象咽下了一口很苦的药一样。

“……‘一·二八’的当日我们在杨行战胜了敌人，和我共同作战的兄弟们，能忠心于我，忠心于军令的：无论已否战死，都成了我最亲爱的朋友。因为战斗需要勇猛，……我屡次要求你们拿出强盛的威力，——对于战斗军纪，须以殉道者的洁净，诚意，永不追悔的态度去遵守，我今日还是这样的要求你们。……”

……雨停了，天空一团漆黑。队伍回避着公路，在一

条湿漉漉的田径上走着，通过了×××师防线的侧面。猛烈的炮火把整个的阵地掩盖着。敌机在黑空里盘旋侦察不停，照明弹一颗颗由高空溜下，有如流星下坠，在那艳丽的亮光照耀之下，繁茂的灌木丛象碧绿的云彩，一阵阵在前面涌现着。为了防御空袭，队伍停止、掩蔽，竟至五六次之多。到达新阵地的时间在下半夜三时左右。

天还没有亮，营长命令到张家堰阵地前方侦察地形。林青史匆匆地叫何排长集合全连到村子背后的竹林下举行晨操，数周来忙于行军和构筑工事，一切应有的教练都无形中废弛了。

五时卅分到达营部，各连长都已经齐集。高华吉营长站在门口吸烟。严峻，黯淡的样子不稍改变，大约是为了等待林青史一人而把时间耽误了吧。林青史的稚弱而漂亮的面孔略呈浅绿，事实上，营长并不为了林青史的迟到而有所介意。他看林青史来了，还递给林青史一根烟卷。

阵地侦察完毕，阵地编成也大致决定了。第四连担任营左翼一排阵地之构筑，真是意外的事，这次的工作那样微小，是出发到现在所不曾有的。营长恐怕耽误了时间，再三吩咐林青史应于明天晚上把工事完成，还要在散兵壕加筑强固的掩盖，右边和第五连所构筑的阵地相连接的交通壕也归于第四连开掘。虽然增加了这个工作，而时间却还是充裕得很。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光景，敌机的强烈的马达声惊醒

了弟兄们深浓的睡梦。从拂晓至天亮，落于×××师右翼阵地的重量炸弹不下两百多枚，炸弹的爆裂使整个的地壳沉重地发出颤抖。机关枪声也激烈地发作了，看来敌人的强大的攻击已经开始，在火线上的中国军究竟和敌人怎样战斗的情景，晕濛不明地被隔绝在一个神秘的炮火连天的世界里面。狂暴的战斗的惰性使炮火的音响停滞在一种坚凝不散的状态。而且逐渐的加重，至于使空气疲乏地发出气喘。

林青史下令各排推出警戒兵到驻地前方严密警戒，以防备第一线的溃退。但是直到午前十一时，前线的阵地还是屹然不动。

高华吉营长到连部来了。

营长，林青史，首连长郭杰，三连长周明，还有上尉营副等等，为了视察昨日构筑的工事，他们匆匆地又离开了连部。正午十二时视察完毕。临走的时候，营长吩咐林青史，限于今晚八时前把工事完成，因为恐怕又有了新的任务。

正午以后，前线似乎比较平静些了，但是炮火依然猛烈得很，间或有一二炮弹飞来，狂暴的爆炸声中，可以听得弹片落在水里，为了骤然遇冷而叫出的向人追索的可怖的嘶声。飞机还是在阵地上空盘旋着，弟兄们永远是那样的一种愚蠢的样子，一点也不懂得掩蔽，对那“司空见惯”的敌机保持着浓烈的兴趣，百看不厌。这样一来，阵地的目标完全暴露了。等到炸弹下降才知道危险，已

经无济于事。对着这可恨的蠢笨，林青史曾经屡次地加以斥责，却还是没有效果，只好处罚十多人在树林里立正二十分钟。对弟兄们施行暴力教练这还是最初第一次。

一点钟光景，全连又出动了，为了继续那未完成的工事。

铁铲和锹子残害了整个的队伍的姿容，弟兄们铁青着面孔，瘦削的脖子阔大的衣领上不由自主地动荡着，臃肿的军服使他们变成了无灵魂的傀儡。

一个沙哑的声音开始这样唱：

我们这些蠢货，……

"唱吧！"第二个声音接着这样叫："兄弟们，唱吧，我们都懂的，……"

沙哑声音又开始这样唱。渐渐的得到了人们的附和。

我们这些蠢货，
要拚命地开掘呵，
今天把工事做好了，
明天开到他妈的……。
喂，这又是一个什么去处？张家堰！
他的妈什么张家堰，
后天日本兵占领我们的阵地！……

刮了整整一夜的狂风，禾苗和树林都显出了枯干的样子，天气骤然变冷了，前线的炮声稍为稀疏些，机关枪还是无时停止。……对于战斗的激发紧张的想象，为稳定下来而毫无变化的现状所击碎，离开了幻梦，归还了原来的自己，英勇、杰出的人物似乎也变成了平庸无奇。……

营长带领着各连长在新阵地视察了一周，把所有的工事都加以分配。第四连担任营第一线右翼一排及营的前进阵地的构筑，恐怕时短工多，特加派团担架排兵士十名协助搬运木料，阵地前面的障碍物和坦克车的陷阱，团部已另派工兵营前往开设去了。

回来后立即将队伍移来新阵地后头不远的陆家窑，这里距张家堰只一华里，张家堰阵地定于明日移交十一师据守，未交代之前还是由第四连负责，这样麻烦的事逐渐加多了。九时卅分光景，林青史已经把属于本连的工作区分完妥，第一二排筑营之前进阵地，第三排第一线右翼一排阵地，各排除了土工之外还得采集木料，担架兵十名协助一三排工作；各排长随即依着这分配各自动工，前进阵地则由林青史亲自开始。

……一如战士们所期待，凶恶的战斗场面终于在阵地前面展开了：

从阵地望去，相距约六百米远，中国军第一线左翼突然现出了一个缺口，溃败下来了，象决堤之水似的溃败下来了。这里的炮火的猛烈是空前的，在那直冲天际的跟

随炮弹的炸裂而喷射的泥土和烟火中，溃败的中国军似乎把方向迷失了，只管在愚蠢地寻觅着。他们的战斗力完全为日本的强大的炮火所攫夺，他们的服装，他们的手中的武器，甚至他们整个的身体仿佛对于他们残败下来的灵魂都成为可悲的赘累。敌人的炮弹已经开始延伸射击了，密集的炮弹依据着错综复杂的线作着舞蹈，它们带来了一阵阵的威武的旋风，在迫临着地面的低空里象有无数的鸥鸟在头上飞过似的发出令人颤抖的叫鸣，然后一齐地猛袭下来，使整个的地壳发出惊愕，徐徐地把身受的痛苦向着别处传播，却默默地扼制了沉重的叹息和呻吟，……。

第四连的阵地和第一线的距离突然缩短，敌人的炮火的延伸射击使第四连的兄弟们在互相间的愕然的目光对视之下，竟然神会意达地把握到一个必须立即进行的任务。

班长，一个久经战阵的湖南人象尺蠖似的把铁般坚硬的背脊屈曲着，他握着枪杆，迅急地从一个散兵壕跳过又一个散兵壕，暗暗地在弟兄们的心里煽起了战斗的火焰，企图着在自己的一举手，一动脚之间给予弟兄们一个神圣的教范。全连的弟兄们最初就在壕沟里布成了一个完整的阵容，他们什么都预备好了，而所缺少的只是一声前进的命令。

湖南人的班长低声地呼叫着：

冲呵！……

一个青年的列兵，坚定的目光透过了炮火连天的田野，高大壮健的身躯比一个最成功的不动姿势还要静止，看来他的灵魂是早就已经和战斗合抱了，在战斗中沉醉了，落在后头的只不过是一个死的躯体而已。

冲呵！……

年轻的列兵发出短促的语句象回声似的应和着。

炮火更加猛烈了，溃败的中国军在纷乱中似乎已取得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失去的自尊和活力，他们仿佛并不贪图获得友军的援助，虽然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还是以获得友军的援助为耻辱，他们反攻了。不错，从这里可以显明地看出，他们在溃败中还是把面孔对着仇敌，为子弹所击中的都是面对着仇敌倒仆下去，无疑地他们在毕命之前的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中还能够把握到非常充分的战斗的余裕。

这之间，第一线的战局正起了急激的转变，第一线的屹然不动的正中和右翼的中国军对于他们整个的阵线还是负责到底的。右翼的中国军已经开始为挽回这危殆的战局而迅急地适时地反攻了：战斗的实况显然是这样说明着，第一线给冲破下来的缺口还是由第一线负责去填补。要知道，战斗的力量正如珠宝一样的珍贵，谁不爱惜自己的战斗力，谁就免不了要做出错误的徒然的举动！

由于热炽如火的战斗企图所激发，第四连的兄弟们毫无多余的偏情和私见，他们的态度是坦然的，无论在援助友军或打击仇敌的意义上，他们都以能痛快直截地执

行战斗为至高无上的光荣。

他们于是一个个跃出了他们的壕沟；当然，这壕沟向来对于他们都是毫无用处的，为了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的奇特的任务，他们已经屡次把构筑完竣的漂亮的工事完全抛掉，……

现在，一切的责任都集中在林青史一人的身上了。

林青史的面孔在那黑色发亮的帽舌下严肃而缩小，颜色是青白的，在鲜明的太阳光照映之下，仿佛白蜡一样的透明，双眼发射出洁净而勇猛的光焰。他在表情和动作上都似乎是隔绝了所有的部属而独自存在的一个。他藏身的地点是在阵地左侧的营的前进阵地后方的最左端，对于这急激的场面他是一无所动地然而目不转睛地在察看着。他知道，如果在不必要的场合，特别是没有命令而使用兵力，在战斗军纪上是一种有害的不合的行为。

“弟兄们，你们想蠢动么？你们能够把战斗军纪完全抛弃不顾么？……”林青史发出明亮的锐利的声音这样叫。

“不！我们要出击！”

“出击吧！”

“如果不出击，我们是不是还预备开走？我们再不开走了，我们构筑的阵地，我们自己守着！”

“是呵，我们除了出击再没有更新的任务！”

…………

“不，不！”林青史厉声地作着怒吼，“你们这样说是错

误的。我要你们绝对遵守战斗军纪，谁想出乱子我就枪毙谁！”

炮火太猛烈了，整个的阵地坠入于难以挽回的骚乱的危境。林青史的声音显得低微而无力。

弟兄们爬出了战壕，一个个象鸵鸟似的昂着头，他们的杀敌的雄心依据着蠢笨的姿态而出现，他们一个个都象抱着最单纯的意志而死去了的尸体，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吸引着这尸体的行列，叫他们无灵魂地向着危险的阵地行进，什么都不能动摇他们。

他们的强大的决心使林青史怀疑了自己发出的命令。这个出击是不对的么？沉迷于战斗的士兵们已经发出了他们难以制止的疯狂行为，在这个神圣的行列中，林青史，一个优秀、漂亮的少年军官，他是不是要做他所带领的部属的尾巴呢？他十二分地了解弟兄们这时候的心理，他和所有的弟兄们的强固的灵魂是合一的，对于战斗所怀抱的热情，他要比所有的弟兄们都高些，……

他们行进了，……

第四连全连的兄弟们，成为一个小小的队伍，象一队来自旷野的鬼魂似的，在孤单和悲苦中跃动着他们黯淡无光的影子。他们是愚蠢的，但是他们带了无视一切的惊人的勇猛，在直冲天际的跟随炮弹的炸裂而起的泥土和黑烟的林丛中，他们毫不纷乱地保持着完整，活跃的队形，用第一排勇猛的影子领导着第二排勇猛的影子。

于是这里发现了一个奇迹。林青史，那漂亮的少年

军官象蛇似的胆怯而精警地跃出了战壕，青白的脸孔变成了灰暗，仿佛直到这一秒钟止还不能解决他内心的痛苦和忧愁，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不准出击”的命令，但是他只能发出一种模糊不明的声音，他一面叫着“停止”，一面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前头的劲敌。他的坚决的行动完全否定了自己发出的命令的内容。

……舍弃了自己构筑的壕沟，越过了敌人的炮火延伸射击的界线，把握了战斗的时机，无视了敌火的威猛。第四连的兄弟们，在第一线的残破不堪的阵地上，象夜行的野兽似的，单薄地，寂寞地踏上了他们的壮烈而可悲的行程。……

第一线的中国军对敌人的前进部队的袭击已经遂行了他们的任务，战斗从午前十时起，一直继续了八个钟头之久。中国军在苦斗中提高了自己的战斗效能。第四连的参战从最初起就澄清了阵地的纷乱局面，澄清了敌火的强暴和污浊。……

但是新的任务象诡谲的恶魔似的神秘地和不幸的第四连互相追逐。这其间，营长高华吉接到了把队伍移向小南翔方面去的命令，他要把全营的队伍集中，却找不到第四连的影子；第四连失踪了，对于第四连的行动，营部始终没有得到一字一纸的报告。

太阳在西方的地平线落下，蓝灰色的天空显得松弛而疲乏，第一线的枪炮声还是继续不断，但是从这里听来

已经逐渐的疏远了。营长驼着背，伸着颈脖，军帽子放在后脑上，拚命地在吸他的烟卷。有时候从嘴上把他的烟卷摘开，眯着双眼，疯狂地把烟卷注视了整半天，仿佛抓住了他的凶恶而珍贵的目的物，正预备着用全身的力气来对付他一样。

队伍集合了。

营附，那高大壮健的浙江人用一种沉重的声音报告已经到临了出发的时间，……

高华吉少校有着他的奇怪的性格，他在发怒的时候变得良善而和蔼，说话的声音很低，很珍重，俯着头，眼睛看着地上，一字，一句，非常清楚地这样说：

“如果第四连七时不归队，就宣布林青史的死刑。”

在这一次的战斗中，第四连全连战死和失踪者二十七人，三个排长都战死了，剩下来的战斗兵和官长一起算，得八十七人，收容的地点是在刘家宅，在张家堰的南方，距他们的本阵地约二十公里。失去和营部的联络，又找不到半个伙伕，伙伕造饭的地点和他们的本阵地本来就有五公里的距离，伙伕大概已经做了友军的俘虏。

刘家宅这个村子是一个很小的，小到只有一家人家的村子。老百姓都跑光了，屋子里发了霉。地雷虫在墙脚边大肆活动。八十七人空着肚子，有钱也买不到食物，连剩下来的一点炒米也吃完了，受伤的弟兄得不到医药，……

连部三次派出传令兵去找寻他们的营部，都没有着落。

早上五点二十分光景，连长林青史开始对弟兄们作这样的讲话：

“……我希望你们了解我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愿意在今日的艰苦的处境中做你们一个最好的长官；他坦然地，非常坚定地这样说，我们今日碰到这样的难题：第一，我们要不要继续战斗呢？……第二，我们没有上官的指挥，没有可靠的给养，我们和原来的队伍完全断绝了关系，但是我们的战斗力没有失掉，至少我们的手里还存有着武器，……我们有没有继续参加战斗的可能呢？”

为了避免敌机的侦察，八十七人的队伍全装在那三丈见方的屋子里，挤得很紧。弟兄们很嘈杂，似乎并不曾深切地了解林青史的意思，林青史的话只能够引起他们暗暗地互相发出疑问。一般的情绪陷于苦恼和疲乏，他们并不表明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们的意见却是确定了的，这确定的意见绝对地不能遭受任何违反。

林青史于是把他的话继续着：

“现在，我们真的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了，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战场，我们再不受一些无谓的任务所牵累，我们的脚跟所站立的地方，我们自己守着，……我们今天饿肚，我们不相信明天也是饿肚，天一黑，敌机不来袭击，我们有充分活动的时间和机会。我们唯一的任务是坚决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不要把自己的队伍拆散，我们希望在

最短的时间中恢复和营部的联络，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时间中躲在一边，我们必须和敌人继续作积极的，艰苦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晚上，天空布满着浓云，四下里完全漆黑，队伍离开了刘家宅沿一条小河流的岸边向南翔方面开动。战斗的中心似乎从大场转移到真如来了，前线的炮火依然是那样威猛。八点三十分光景，他们经过了一个村子，遇见了二十五个从大场方面溃败下来的友军。

这二十五个在极度的疲劳和饥饿中遇到了丰饶的食物：他们在这个村子里得到了一只猪，一缸藏在地底下的老酒，……这种情景实在令人难以想象。当第四连的兄弟们开进这村子来的时候，他们发见那二十五个象死尸似的在屋子里躺倒着，屋子里浮荡着一种沉重的奇怪的噪音，二十五个无灵魂地成为了腐烂而污浊的沉淀物，仿佛正在对着那战场上的恐怖的重压苦苦地发出令人怜悯的哀求。但是有一件事必须注意，在这样的风声鹤唳的情景中，一切的人与人的关系都埋藏着爆烈的炸药，残酷的战斗将如鼠疫似的传遍于全人类，可怕的杀戮行为普遍地发生于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也不问仇敌和友人。

“我们要不要缴他们的械呢？”特务长低声地问。

兵士们也蠢动起来，作着跃跃欲试的样子，他们想拥进那屋子里去，好几枝电筒在门口乱射着，但是林青史立即加以制止。

林青史独自个走进屋子里去，他轻轻把一个醉得象烂泥一样的“死尸”摇醒起来，于是这里发生了很凑巧的事情，林青史遇见了他在广州燕塘军校的一位朋友，……

他名叫高峰，原是一个高大壮健的少年人，现在带了花，面孔黄得象一个香瓜。他的左手的掌心在战斗的时候给击穿了，用自己带来的纱布包扎着，包扎得并不妥当，有时候突然有多量的血从创口涌出来，叫他全身象患了疟疾似的冷得发抖，他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对林青史这样说：

“……我觉得所有的军人大抵都是悲苦的，一个人从军校中毕业出来，挂着短剑，穿着军服，看样子也和别的所有的同学一样，都是英勇的，壮健的，有时候在马路上走过，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羡慕，……一上了战阵，战死和受伤都不关重要，不能达到任务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我的理想是很高的，我有我自己的不能告人的简直可以说是虚妄的一种很大的抱负。从这一点我曾经长时间地尊重自己，同时也曾经对别的人骄傲过。我似乎无形中得到一种暗示，我觉得世界上不幸的人太多了，也许是到处皆是，但是这里面决不会有一个我。这个幻梦薄得象一重薄纸，但是我决意用尽心力来保全它，我相信我有自己的聪明，我能够清楚地辨别我所走的路程，这路程既大又远，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这里保持着一个伟大的长征者的身份，……”

这是第二天的晚上。通过了高峰和林青史的友谊的关系，二十五个和八十七个从最初起就存立了和好，屋子里还剩下好些米，好些大头菜，勉强疗治了第四连的兄弟们的饥饿。林青史坐在门槛上，把军帽子脱下来，垂着头，芜长的头发发出暗光，象一个怕羞的小孩子。高峰躺在林青史对面的一张竹椅上，说话的声音逐渐的变得壮健而洪亮，他仿佛非常满足于自己所能叙述的一切，特别是关于一个沉痛的悲剧的叙述。

“三月前，他接着说：我在广东×××的部队里当一个少尉副官，我的老婆和所有的朋友都写信来对我庆贺，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我的荣耀。我觉得自己好象在浓雾中行进，踪迹是秘密的，没有人了解我的来路和去处。有时又觉得自己好象一个海岛，这潜伏在海里的是一个大山脉，但是露出海面的只是一个很小的黑点，正为了这缘故，所以无论怎样大的风浪都不能把它动摇分毫。这个幻想确实是可笑得很，但是我需要这样的幻想，我甚至愿意接受这个幻想的欺骗。不久我们的队伍开到前线来了，我做了一个排长，我知道我也许能够在战斗中培养成一个杰出的人材。……十一月十八日的夜里，我们一排人在刘行前方放军士哨，遭遇了一队强大的敌人的袭击，三十五人（除了我自己）在顷刻中全都死尽了。这个现象十分地使我惊愕，我认不清战斗是怎么一回事，战斗象一个强盗，一个暴徒，当稍一松懈时候，它突然在前面出现了，而最使我痛苦的是当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被限制在被

袭击的地位。我们的枪是在手里拿着的，但是我们始终找不到战斗的对手，……”

林青史困惑地沉默着。他的睫毛很长，眼睛格外乌黑，青白的面孔显得有点憔悴。高峰的声音倦怠地模糊下去了，他发出了轻微的叹息和咳嗽。

“那天夜里我从阵地逃了出来。”他的话继续着，“我混在一队败兵的里面……有三天的时间我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失去了理智，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否应该活着；我对不起我的职务，对不起我的长官和朋友。”

前线的炮声渐渐地又接近着来了。这屋子里的空气是黯淡而坚凝的，林青史用一种很低的声音非常郑重地这样说：

“战斗是严重的，我仿佛认识了它既庄严又残酷的面貌，这面貌每每使我胆寒，我真不敢对着它正视，我承认我直到今日还是弄不清楚，正好比我迷在梦中，……这些现在都且搁开不管吧，只要能够恢复我们的战斗的勇气，我们用不着处处用严厉的辞句来追问自己，我们有什么需要向自己追问的呢？我们说，我们已经站牢在火线上了，我们正在和敌人战斗着，是的，……战斗到什么时候我们战死了，我们个人的任务也尽了，兄弟，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很简单的……一件事……”

黄昏的时候，据村子南面的了望哨的报告，有一队日本兵从南面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沿着左边的一条公路开出了。这个消息立刻使屋子里的人起了很大的骚动，堕

失了战斗意志的败北鬼们，象鼠子似的，眼睛闪耀着火，在屋子里窃窃地私语着，狼狈地作着流窜，……高峰从地铺上爬起来，面孔痛苦而灰暗，鼻梁的中段显得过分的阔板，这过分阔板的鼻梁几乎要把他作为一个人的表情完全毁坏。他沉默着，象一个木偶似的站立在林青史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要避免这个战斗？”

“我们逃吧！……”

“我们还能够作战么？”

许多人都急急惶惶的暗暗的在这样考虑着自己，追问着自己，仿佛各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但是都没有响出半声，提心吊胆的骚乱的情绪完全为一种可怕的沉默所掩盖，而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林青史一人的身上。

林青史站在他们八十七个的队伍的中间，这八十七个虽然也是残败的一群，却还能够保持他们的严紧的阵容，至少他们还存有着坚定的信心，到了日暮途穷的绝境还能够不辞一战……

林青史坚定地，非常简短地这样说了：

“同志们，跟着来吧！能够走得动的都跟着来吧！不能够走得动的我们也并不抛弃你们，……因为现在战斗的地点就在这村子的圈子里，一个钟头之内一切都清楚了，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敌人，我们总有一个新的转机，不然我们失败了，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

于是这里发生了神奇的事迹，少数的伤兵静静地躺

在屋子里，大多数的战斗员，不分来历的不同，不管所属的部队的各异，他们默默地排列起来，默默地跟随在林青史的背后，虽然有些人的心里还是疑惑不定，不能很快地立下战斗的决心，……

整个的队伍都沉静下来，听不见一点声息，忧郁的原野显得空洞而辽阔，一百多个在村子前后左右的树林里，罅隙地，小河边，田径下，象田鼠似的把自己掩藏得没影没踪。

从南面来的敌人是一个颇为强大的队伍，黄色的，默默地闪动着的影子融化在黄昏的暗灰色的气体里面。在阵地上，象这样漂亮而整齐的敌人的队伍是很常见的，这个队伍象一条出穴的凶恶而美丽的蟒蛇，使所有惧怕它的和不惧怕它的人们都十分地被它所吸引。这一队敌人大概是从江桥方面来的。看来江桥是毫无声息的陷落了，而且谁也不能断定南翔是否还在中国军的手里。

苏州河北岸的战斗也许全都结束了，失去了战斗力的中国军看来已经撤退完了，不然日本军不会这样骄傲，他们挺着胸，排着整齐的行列，战斗斥堠也不放出半个，枪杆，刺刀，以及身上的军服看来都是簇新的，他们的体格看来都十分壮健，肩膀张得很阔，虽然有些矮得不成样子。他们这样舒舒服服的在阔路上走着，仿佛来的时候既然和战斗没有关系，如今走向那里去也绝对地不会遇到战斗，……

黄色的行列在公路上行进，雪亮的刺刀在暮景中发

射出暗白色的光焰。掩藏在小河边的十五个挺着枪尖，面对着近在二十米外的公路桥梁，这是预定了的，他们一定是从公路上过桥的。日本兵最初发现的第一批敌手，骄纵的日本兵在这里最初发现的第一批敌手便是他们。

十五个战斗兵依托着小河边的潮湿而发松的泥土，沉毅地发出了猛烈的排枪，枪声震撼了四周的原野，仿佛有一阵暴烈的狂风在这里吹过，空间里久久不歇地起着剧烈的骚动。这里相隔约有千分之一秒钟的静默，这是一个痛苦的令人颤抖的时间。在这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中，十五个，这最初把身躯投入战斗的勇士们，必须写完这个惨淡的课题：他们必须把自己从胆怯与柔弱中救出，一再的使自己的惶惑的灵魂得到坚定，从而站牢着脚跟，在胸腔里燃烧起炎热的战斗的烈火，用狮子一样的狞恶可怖的面目去注视当前的敌人，……

水门汀的灰白色的桥梁象一只发怒的野兽似的抖动那庞大的身躯，仿佛在那上面发出了一重浓雾，那抖动的桥梁在倏忽之间完全模糊了自己的影子。排列在公路上的日本兵的整齐的队伍象一列美丽、奢侈的玩偶，他们在那神秘的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中，丝毫不能使自己的队形有所变动，只听见一声声的狂叫的粗犷的声音，从那怪异的队伍中发出，而埋伏的中国军正也在这里把握到非常充分的战斗的余裕。

有二十七个中国军用猛烈的火力作着前导，从一个稀疏的树林里闪出了他们的蓝灰色的姿影，他们在战斗

中完全舍绝了所有一切的掩蔽，一个个走过那青绿色的田圃，把自己的蓝灰色的影子完全显露。在那灰暗的晚色中可以清楚地瞧见。二十七个的跃进的姿影说明了这急不容缓的战斗时机，他们跃进了，他们交出了一切，把一切都给予了战斗。猛烈的枪声震荡着耳鼓，震荡着四周的静默的原野，沉重地紧压着低空。地面上突然升起了一阵阵的厚厚的尘土，这尘土几乎要把低空里的一切全都掩蔽。

有三个年少的中国军从村子的背面走上了村子与公路之间的高高的土墩，他们急激地放射了排枪，这暴烈的战斗场面叫他们如梦初醒似的发出了惊愕，他们用全身的力量去凝视当前的劲敌，却似乎还不能够把射击的目标把握得更准些。

二十七个的跃进的姿影说明了这急不容缓的战斗时机……他们跟随着夜阴的来临而模糊了光辉焕发的面目，他们对敌人的攻击有如雷电的迅急，而他们这时候所战取的却仅仅是从田圃到公路间的三十米的行程，……

在村子西侧的一间小屋子的门口，林青史碰见了高峰和八个带匣子枪的战斗兵，……

“上屋顶！……上屋顶！……”林青史厉声地这样叫，严峻的目光在高峰的惨淡的面孔上碰出了火焰。

由两个兵士的肩膀作为扶梯，第一个兵士攀登上去了。

于是第二个，第三个。

高峰的受伤的左手剧烈地发出颤抖，他频频地向着林青史点头，一如恍然地有所领悟，对于自己身受的巨重的任务毫无异言。他是攀登上去的第四个，他的矫捷和机警使林青史暗暗地发出惊愕。……在狂噪的枪声中可以清楚地听见，高峰，那恢复了战斗力的勇敢的战士，用非常洪亮的声音这样叫：

“上！上！还要高些，要爬上屋顶的脊梁！望得见么？敌人在哪里望得见么？放！猛烈的放！……”

敌人的猛烈的火力集注在这屋顶的上面，机关枪的子弹依据着纵横交错的线在屋顶上往来驰骤，破碎的飞舞的瓦片发出巨兽一样的凶恶的叫鸣。

于是有三个战斗兵在同一个时候中从屋顶上滚下了，残破的屋顶在敌火的攻击之下簸颠地仿佛要从地面上升起，敌人的机关枪的子弹有时候集中倾注在屋角上，屋角崩陷了，石灰的浓烈的气味和血腥混合，构成了一种沉重难闻的气体。

当战斗结束下来的时候，林青史象一匹疲累的马似的垂下头来，高耸着肩膀，脚胫变得有点跛，上身在空间里剧烈地作着抖动。他默默地走出了村子的东边，和他的部下相见的时候，把高举着的手轻轻的稍为摆动了一摆动，仿佛有意地要对他的部下实行躲闪，至少他这时候不高兴和他的部下交谈，一和他的部下碰头的时候总是匆匆地从这边跑到那边去。

从这公路上开过的日本兵至少有一个营以上的兵

力，这里有七个步兵的野战排，一个附属的通讯分队，七个野战排除了一小部分给逃脱了之外，其余的和那附属的通讯分队在中国军的袭击之下完全歼灭了。桥以南一里多的公路上以及公路的两边堆满了尸体，被击倒下来的马匹，枪械，弹药，通讯器材。中国军冷落地从激烈的战斗中突然走进了这个悲惨、可怕的地区，象行动在旷野上的狼群似的，显得寂寞，疏散而松懈，然而野蛮地作着贪婪的追寻。

细雨好象浓雾，天上的云层染着淡黑色，炮声在人们的晕濛的耳朵里成为沉重而喑哑。……靠着一条小河流的岸边，有着一个很小的古旧的，破落的市镇，小河流从南到北，黑的烂泥，黑的污水，象一条骨腐肉落的死蛇似的静静地躺着，无限止地发散着令人窒息的奇臭。巨重的炸弹落在一层桥梁的上面，桥梁翻倒下去了，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堆新的泥土，象山丘似的填满了小河流，靠近着桥梁的碎石筑成的街道——这小市镇唯一的街道裂开了很宽的缝隙，而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用这道缝隙作界线，靠近着小河流的这一边的地面和房子全部落陷下去了，这里一连有八座房子在炸弹的可怖的威力之下变成了断壁碎瓦。从这里向东走不到十五米，有一匹马和五个兵士的腐烂的尸体在横陈着，……

"……饿得很呵！"一个黑面孔的兵士这样叫，他坐在一个很大的木制的车轮上，一只手用力地捂着深深地凹

陷着的肚皮。

在他的左边站立着的是一个瘦小的湖南人，他的军帽子低低地压着额头，一副沉郁的面孔总是过分的向上仰，他把身上背着的一枝日本的十一年式的手提机关枪搁在脚边，默默地对那黑面孔的兵士点了点头。

队伍暂时地在这死的市镇里歇息下来，他们带来了胜利，带来了疲困和饥饿。他们散乱地在街上躺下了，疲困和饥饿给予了他们不能忍耐的严重的折磨，……

细雨逐渐的加大了，兵士们有一半躺倒在烂泥上面，许多人失去了草鞋，失去了袜子。

"饿得很呵！"

"这里一点水也没有！"

"同志们，我们得转回嘉定去，我们在这里兜圈子有什么用呢？"

"不，嘉定太远了，到南翔去吧，到南翔去要近得多！"

"喂，你们在日本兵的身上捡到酒么？"

一提到这个，人们哈哈地笑起来了。

"是呵，我捡到了一瓶威士忌。"

"不要互相瞒骗吧！ 还有面包和火腿，……"

于是有人在"面包"和"火腿"这香喷喷的名辞下本能地伸出了乞讨的手。

"分点来吧！ 分点来吧！"

"都吃下了……"

"那么再不准叫饿了！"

“同志们，一样的，吃了也是一样的，……”

这时候，有两个兵士抬过了高峰的尸体。他在这次的战斗中受了重伤，在路上死去了。在他们的后面，有林青史，特务长，还有八个战斗兵，那光荣的牺牲者的同志和友人们，在背后跟随着。林青史挥着臂膊，他低声地这样叫：

“同志们，都起来吧！ 立正吧！ ……要的，要立正的。……”

兵士们踉跄地从地上爬起来，新的漂亮的武器抛掷在地上，松懈了的弹药带象蛇似的胡乱地在腰背上悬挂着，有的一只手拉着解脱了的绷腿。仿佛在峻险的山岭上爬行似的佝偻着身子。血的气味重重地压迫着他们，使他们不敢对那英勇的战士的尸体作仰视。

于是人类进入了一个庄严而宁静的世界，他们的灵魂和肉体都静默下来，赤裸裸地浸浴在一种凛肃的气氛里面，摒除了平日的偏私，邪欲，不可告人的意念，好象说：

“同志，在你的身边，我们把自己交出了，看呵，就这样，赤裸裸地！”

两个兵士稳定地，慢慢地走着，屏着气息，仿佛注意着已死的斗士的灵魂和他的遗骸的结合点，不要使他受了惊动，要和原来一样的保存他的一个意念，一个动作，一个姿势，……

残酷的战争夺去了英勇的斗士的身躯。他是这么年

轻，他默默地躺在那用竹椅做成的担架床上，血的头发，血的耳朵，血的鼻子，未死的战士们会永远熟悉他的相貌，永远熟悉他存于胸臆间的灵魂和意志。

两边的兵士都低下头来，两个兵士越发变得迟钝起来，沉重的尸体在自造的担架床上剧烈地抖动着。然而一切都更加静默了，凛然地站立着的弟兄们仿佛一致的对他们的斗士的灵魂作着最亲挚的问讯。

同志，安息吧！安息在我们的心中，只要你能够获得一点安慰，凡是你所需要的我们都无条件的交给你！在这残酷的战斗中我们要锻炼出钢般坚硬的肩背，用这肩背来荷载你以及所有的战死者们的骷髅！……

猛烈的炮声震撼着上空，苏州河以北的地区始终不曾停止过战斗。可怕的变动又开始了。三十七架的日本飞机，带着震撼一切的威武掠过了上空，在北面相距约两公里外的地区，施行了疯狂的爆炸，在溟濛的天色中可以清楚地望见，三十七架的日本飞机在北面相距约两公里外的地区的上空，象春天的燕子，非常活跃地在舞动那黑灰色的影子，巨量的炸弹的爆炸声和炮声混在一道，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惊人的音响，四周的田野间有无数的老百姓象打破了巢穴的蚂蚁似的在奔窜，……

二十分钟之后，一切的情况都清楚地判明了。

林青史非常静穆地喃喃的说：

“如果奋勇地再干一次……怎么样呢？”

弟兄们非常吃力地在听取着，一个个象神经麻木的老头子似的十分地不容易领悟，但是他们的态度是忠诚的，恳切的，对于林青史的话他们几乎用了整个的灵魂去接受。

林青史于是下了急行进的命令，他告诉所有的弟兄们，现在唯一的目的是如何迅速地去接近正在和友军战斗中的敌人。

如果中途遇到了空袭呢？

如果中途遇到了敌人的截击呢？

是的，这些都是可虑的。但是，还是迅速地行进吧！迅速地行进，……迅速地……因为在这里，队伍可以忍受任何巨重的意外的损害，却绝对地不能空过这战斗的时机！

队伍成为散乱而不完整的连纵队，严重的疲困和饥饿继续折磨着每一个的灵魂和体力，他们迟钝地踏着沉重的步子，这行列有一个特征，就是，坚定，沉着，一点也不暴躁，然而这是危险的，要是再进一步，那就近乎松懈了，甚至要堕失了战斗的热炽的意图。

意外地，队伍刚刚通过了一个村子，很快地就加入了战斗。他们是不会把自己隐藏起来的，停止和掩蔽在这里都绝对地成为不可能，敌人的广大的散兵群在两边藏着疯狂地袭击这个队伍，从四面发出的可怕的呐喊声企图动摇他们的意志。但是他们只是来一个彻底的不理会。他们的路线是要象一把刀似的直入敌人的阵地的脏

腑，这个路线决不为了其他的突发事件而改变分毫。……他们于是造成了一个战斗的险境，并且把自己编入于这个战斗的险境里面，敌人的四方八面的攻击使他们陷进了绝望的重围。从最初起，战斗就走上了肉搏的阶段，他们一个个挨近着身子，清楚地目击着彼此所遭受的运命，……

在一幅长满着扁柏的坟地上，五个中国军占据了一个优良的据点，他们步枪发射了非常单薄的火力，却非常准确地使每一颗子弹都能够击倒一个敌人。有三架机关枪在一座高拱的桥梁上以十五米的短距离对准那坟地射击，扁柏的扁叶子纷纷地断成了碎片，象蝗虫似的在空中作着飞舞，但是一瞬的时间过后，三架机关枪立即暗然地停止了呼吸，这里有三个中国军在对那桥梁施行威猛的逆袭，他们所用的是手榴弹，三架机关枪唱出的颤动的调子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突然中断，桥梁上的八个日本兵有五个倒下了，继着是用白刃战来完结了其余三个的可悲的运命。从这里向南望，近在二十米外，从西到东，流着一条很小的小河流，灯心草和水莲的焦红色的残躯掩盖了流水，小河流的彼岸是一列新建的白墙壁的小屋子，有一排左右的中国军沿着那白墙壁的脚下作着跃进，另外，在那一列小屋子的背面。又有一排的中国军，用一幅棉田作着掩护，向着同一的方向在寻觅他们的对手。他们的样子看来大概都差不多，弯着腰，曲着两股，上身过分地突向前面，没有绷得很紧的弹药带和干粮袋，在凹陷

着的肚皮下剧烈地作着抖动，疲困和饥饿又阻挠着他们的行进，有的身上带了两杆枪，还有别的战利品，那么在这样的行程中他们只好显得更加没有把握，简直随时随地都有被击倒下来，或者象一块大石块似的晕濛地撞进河浜里去的可能，……

于是战士们的眼前映出了一幅巨大的，美丽而庄严的画景，在一个沿着水池的岸边长起来的竹林下，散乱地摆列着七尊敌人的被炸毁了的重炮，这是一个惊人的耀眼的发现，跃进的中国军不能不呆住了。这里只有一堆堆横陈着的敌军的死尸，能够留存了性命的敌军都逃去了，能够坚定地继续作战的炮兵一个也没有，中国军非常惊愕地否认这个突发的意外的情景，他们几乎要停歇下来，向来所有败走的敌军退还这个偶然的胜利。

这次和敌人正面作战的是×××师三十六团。当战斗结束之后，林青史带回了他们残存的队伍，下午七点钟光景，在陆家池找到了三十六团的团部。

三十六团的团长，一个高大，壮健的云南人，他对林青史这样说：

“你们这一次打得好极了，但是你知道么，这一次的胜利对于我们整个阵线可以说毫无意义，我们要撤退了，我们是一个掩护撤退的队伍，任务是无论在胜利或失败的局面下都必须把它完成的，……”

林青史请求他帮助他们三日的粮食，但一点也没有

得到答应。

林青史从三十六团的团部回来后不到十分钟，三十六团开始撤退了。但是在撤退之前，他们还有附带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就是迫使林青史的队伍立即缴械。

一个营长这样转达了他们的团长的意见，林青史质问他为什么要缴械的理由，他说是“你们的来历不明”。

就这样，三十六团的弟兄们开枪了。他们用了五个连的雄厚的兵力来参与这个富于娱乐性的战斗。

林青史决定给他们来一个猛烈的逆袭。但是不好，他们的队伍太疲劳了，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剩下来的只有五十多人，他们再也不能担任这个最后一击的任务。

于是象一簇灿烂辉煌的篝火的熄灭，英勇的第四连就在这个阴黧的晚上宣告完全解体了，而可惜的是，他们不失败于日本军猛烈的炮火下，却消灭于自己的友军的手里。

一如以上所述的情形，林青史，那漂亮而稚弱的少年军官，在这一次伟大的战斗中是这样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但是他并没有完结了他的性命，他竟能够从那险恶的处境中安然逃出，他象一只骆驼，必须负载着这巨重的担子走尽了他的壮烈而痛楚的路程。

他独自一个人在黑夜中摸索，好几次猛扑在积满着污泥的罅地里，身上的衣服全湿了。这里是饥饿、疲困和

寒冷。天色微明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象一只被击伤的狗似的躺倒在一条潮湿的泥泞的公路边。他听见有一队中国军在公路边开过，而在这个中国军的队伍中，他发现了一个熟人所发出的声音。他是第三营——和林青史同一团的第三营营部的特务长，他知道林青史的直属营部的所在地。

细雨还在下着，炮声疏落而辽远。过度的喜悦使林青史恢复了体力，他非常激动地对他的朋友述说了数日来在火线上苦斗的情形。特务长，那和蔼的中年人深深地被感动了。

“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他这样赞叹着。

但是他又告诉林青史，营长高华吉已经对上峰呈报了林青史的罪状，林青史如果回到他们的营部，恐怕要被处决，为了保持林青史的宝贵的战斗历史，为了保持抗日的有生力量，他劝林青史对那严竣的军法实行逃遁。

林青史在数日来的战斗中有着慷慨激昂的精神生活，以至忘记了自己行动上的错误，听了他的朋友的报告之后，知道自己犯了极大的罪过。他完全转变了一个人，数日来的英勇的战绩完全地被否定了，除了谴责自己之外，他再没有新的认识可以叫他从一个死的囚徒的地位获救。他虽然知道自己的运命的危险，但是为了成全自己的人格，他决不逃遁，他坚决地回到营部去，在营长的面前告了罪。

自然,营长是不会饶恕他的。一见面就立即把他枪决了,而林青史对这严峻的刑罚却一点也不为自己辩护。

一九三八,四,十二,建德。

——选自《第七连》



王凌岗的小战斗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独立支队战斗报告

写了一篇简单的报告书给刘主任，队伍刚刚从镇江行动过来，有些疲劳，决定一个上午的休息，我偷一点空到庄湖头去找一位农民同志，他好几次碰到我，说准备了一双鞋子给我，无论如何要我到他家里去坐坐。这回宿营地距庄湖头只半里，再不去就恐怕没有机会了。这是二十二日的早上，因为农民同志太客气，留了我吃芋头，在他的家里花了一个半钟点，回到团部来是九点一刻，这时候还没有什么情况，接到王凌岗桥发现敌人的报告是九点三十分的事。

在从庄湖头回来的路上，碰到一位通讯站的通讯员，

他是从王凌岗那方面来的，他告诉我，黄土庄的一位农民同志托他带信给我，无论如何要我到他家里坐坐，这里的农民同志大概总是这个样子，他并没有告诉我王凌岗桥发现了敌人。

忽然一阵骡子的痛苦的叫喊，接着是骡和马打起来的声音，小鬼们也乱叫乱喊起来，原来是独立支队的支队长来了。支队长的马和王主任的骡子打起来，骡子爬在马背上，咬住了马的颈项，马不能抵抗，突着双眼，只得惶急地驮着那骡子团团的乱转。两个饲养员气得乱跳乱叫，我们许多旁观的人一面觉得有些惊险，一面哈哈的大笑起来，花了半天的工夫好容易才把骡子和马分开来。人群也慢慢散开，嘴里说的骡子、马的故事，耳朵里听的也是骡子、马的故事。陈×同志，那个胖子又趁着机会夸耀起他的骡子来，什么双耳是直竖的，脚蹄子又象个什么，群众纪律又好，从来不吃老百姓的稻田，而且不打架子，句容南乡的一位王先生曾经出八十块钱要买他的骡子云云。这样哄笑了好久，我们才把注意力集中到今日的情况，问清了王凌岗桥方面发现的敌人。

据说王凌岗桥方面的敌人是来自宝堰的，人数约一百多，昨夜到了东和，今早天未亮从东和南下到达王凌岗桥，还有来自丹阳的两百多，到达香草的时候分成两路，一路沿香草河南下，一路向柳茹方面进袭。这时候延陵方面还没有什么消息，延陵方面发现敌人还在三十分钟以后。独立支队的驻地就靠近王凌岗桥，已经干起来了，

鬼子的重机关枪和小钢炮的吼声都听见了，独立支队的炊事班、文书、小鬼，这个不参加战斗的小队伍已经随支队长开到我们团部这边来。段团长下了命令，叫×连向柳茹方面警戒，×连掩护非战斗队伍到北冈，×连在团部近侧待命，各连部都准备着战斗。

我们看了×连的阵地，回到宿营地左前方的高墩上来，清楚地望见五里外彪塘方面的小山上敌人的哨岗，正在和柳茹方面的敌人作旗语。延陵街上的屋顶也竖起太阳旗来了，他们是来自直溪桥和珥陵的。这是一个很小的土墩，上面有很久以前做好了的工事，二连长、连副、刘营长、杨副营长，还有段团长、王主任、团部的通信员都在这里，几乎把一个土墩全挤满了。段团长拿着镜子在观察延陵方面的情况，一句话也不说，对于营长、副营长、通讯员的报告都不发出任何的诘问。柳茹方面的老百姓象潮水似的往东跑，香草河畔的枪声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从独立支队方面来的通讯员不断的报告王凌岗方面的战况，敌人此刻还是被阻遏在桥的东边，他们受了独立支队的麻雀战术的攻击，竟至放弃了过河向北冈方面包抄我们后路的意图，终于来自宝堰的那一路也开到柳茹方面和香草河东岸的敌人作了汇合，于是战斗的重心显然要移向×连以及团部附近的阵地上来了。

这已经是上午十一点时分了，猛烈的太阳把我们晒得满头是汗，准备战斗的预备队一小队一小队的疏散在柳树丛下。×××的指导员陈×同志，那个胖子，白色的

草帽挂在背上，满面通红，他离开了他的骡子，象离开了爱人似的没精打采起来。他养骡子到现在不晓得有多少时候，但关于骡子的知识他比任何人都要丰富些，每每看到他有意无意的动员了很多的人集中到他骡子的周围，比脚划手的评论，自己站在旁边很满意的倾听着，结果把这些人所发挥的伟论都总结起来，作为自己的知识，教别的人怎样来赏识自己的骡子。当他骑着骡子跑在我的前头的时候，他总爱对我这样说："东平，跑快一点呀！"一离开了他的骡子就落在我的后面，这时候一面走一面自言自语道："我是游击战争出身的，我过去一天至少要听一百二十里。"

我和陈胖子一道，总要找点时间说笑话，那怕是情况最紧张的时候。半个钟头之后得到报告，延陵方面的敌人正在向西移动，有进占九里、对我们形成总包围的企图。于是段团长叫刘营长带了一班人到九里镇去占领阵地。王主任，陈胖子和我们都随着这一个班来到九里。

我们预备在九里给敌人碰一个大钉子，叫他们向庄湖头方面图谋进取，以陷入我们×连的火网。在九里东面的洋桥边，我们布置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伏击。独立支队在王凌岗和敌人整整开了半天的火，陈同志那胖子叹息着：

"怎么搅的，我们的游击战变成阵地战了，这还要得吗？"

现在他来参加这个伏击的布置，自觉特别满意。我

们的嘴里念着战术的三原则四特性，此刻正要来发扬这伏击性的时候。

我曾经在延陵九里一带工作了半年的时间，现在用自己很熟悉的九里镇作为和敌人战斗的场所，我十二分表示欢迎。我们在河边的高墩上，用镜子向延陵的来路窥望，只见一片金黄色的稻田，看不到敌人的半个影子，使我们松懈起来，竟有人提议到街上坐坐茶馆再说。街上挤满了人，要从街上通过都不容易，但我们的影子在街上出现之后，他们觉悟到战争迫在眉睫，转眼间所有的商店都关起来，一大半的人都自动的疏散到九仙和大路头方面去了。

一个机关枪架在一个长着高粱的小小的土墩上，对正着那高高的洋桥。战斗斥候报告从延陵来的敌人已近在半里外，他们走的规规矩矩的一路纵队。蒋庄方面的洋桥上，段团长带领的二个班正在过桥，无形中作了一个很好的配合，望九里进袭的敌人只望着蒋庄洋桥上的队伍，而且开始跑步了。意思是和段团长的两个班争夺九里的阵地，看那个先到九里。

指导员王孝凤同志，那年轻而漂亮的浙江人低声地这样叫："敌人就在前面了，机关枪要对准着洋桥，……"

"射击要准呵，枪一响无论如何要着他们从桥上往河里滚！"副连长这样叫。

那机关枪的射击手开始了对洋桥作瞄准，他是一个老于开机关枪的连长，长的个子在那疏落的高粱和机关

枪构成一条直线，机关枪在他的手里拿一只预备猛扑的狰狞凶恶的狗，然而十分的柔顺和驯服。

副连长大约因为对敌人的行列过度注视的缘故，把眼睛弄花了，他竟然神经质地提出一个令人迷惑的疑问：

"同志们，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队伍？是东洋鬼子，还是我们的队伍？"

有个别同志的确为这疑问所松懈，甚至这样附和着：

"真的，不要发生误会呀，先派一个老百姓去看看去！"

"我，王主任，"陈同志那胖子这时同声的叫着。

"你们不要发疯，哪里来的自己的部队？把枪口对准，预备着放！坚决的放！"

然而战斗象一条绳子，当最紧张的时候竟突然中断。我们的背后来了一连的两个班的预备队，是从蒋庄方面来的，他们不明白我们在九里洋桥的部署，匆匆地赶来了，当敌人迫临桥下的时候，这个预备队竟在我们的侧方暴露了目标，完全破坏了我们的部署。

于是我们的伏击成为滑稽的计划。敌人停止下来，伏在对岸的河根底下，开始用掷弹筒向预备队施行攻击，而我们只好气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

掷弹筒猛烈吼叫，一阵阵的黑烟和尘土从我们的近边紧压着来，左侧方的预备队，已经在坟场上隐伏下来，高粱下的机关枪以三支步枪作掩护对着洋桥扼守，敌人再不过桥了，要把敌人一下歼灭已成为不可能了。

我和陈胖子离开了洋桥的阵地，走进了九里街上，遇到了刘营长，打算用一个排迂回到九里的南边，向北进击，使洋桥东边的敌人脱出死角，然后加以消灭。但为了警戒宝堰方面的敌人，抽不出这一个排。而洋桥东面的敌人已开始向原路撤退了。

这个战斗弄得我们脚痒手痒的，十分的不满足。

“妈的准备下次再打呵。”大家都这样说。

离开九里是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一九三九，一〇，五。

——选自《茅山下》

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

——持团特务营政治工作人员钱一清同志的报告

我被派到特务营工作，是特务营营长马峰及其全家被庄梅芳反共分子惨杀的前一礼拜的事。

我本来是政治部派到猛团工作的工作队中的一个。

庄梅芳——镇江县长，有一次到猛团团部来，我曾经会见过他。

记得他当时对段团长说了这样的话：

“唉，说到陈司令，他的人格之伟大，学问之渊博，真是哪一个不拜服！对于整个新四军，这样的吃苦耐劳，不断的打击鬼子，谁也不否认它是一个最好的军队！但新四军领导下的地方武装，那就不敢恭维，他们简直是很

坏。”

“是的呀，因为我们所领导的地方武装会打鬼子。譬如延陵的地方武装自从成立到现在只七个月，七个月中打了大小三十一次的胜仗，捉到鬼子，缴到鬼子的马，使正规的部队都要愧死；又如持团在镇江所组织的特务营，他们袭击滓泽的鬼子，屡次破坏从镇江到塘桥的公路以及镇江到句容的公路。镇江西门外的十里长山，本来是汉奸和土匪的巢穴的十里长山，从来没有一个部队在那里站得住足的十里长山，现在我们也可以自由活动，成为打击鬼子消灭鬼子的场所，谁能否认地方武装在抗战中的作用呢？现在只有鬼子切齿痛恨这些地方武装，我们却可惜这样的地方武装太少了。问题倒不在地方武装坏不坏，而是如何去培养他们，帮助他们，领导他们，使他们好好的发展，成为抗战的力量。”段团长立即加以反驳。

很奇怪，不仅庄梅芳发出这种论调，别的地方的某些人都一致这样说，而且说的是一模一样，简直是通过电，大家共同遵守一个纲领似的。

那时候谁也想不到庄梅芳是代表反共分子提出了他们的行动的口号——那就是：你们新四军所领导的地方武装很坏，我们要开刀了！

反共分子处心积虑要破坏丹阳、镇江一带的抗日民众武装，他们说：

“你们跟新四军跑，前途黯淡得很，我们不久要大杀共产党，那时候你们要洗也洗不干净了！”或者：

“我们现在打算成立一个武器精良，给养充足的正规的独立旅，我看，你们如果编进来的话，起码就是一个团了。”

他们好象推一个大石块，推得动，扛着跑，推不动，只好看看，觉得没趣，就不再想去动它。然而不动他又怎样呢？不动它，那就要失业，他们是反共的职业者！

于是还是动，岂但如此，而且要开刀了。

然而特务营并不是一个地方武装，而是持团在镇江三区所组织的正规的队伍。然而也要开刀了。庄梅芳临走的时候又对段团长说：

“我要到江北去了。你们新四军刚刚颠覆了日本的军车，铁路上很紧张，不晓得能不能通过呢！”

我就是在庄梅芳到江北去的那天，被派到特务营去工作的。

特务营第三连的一个排驻在西罗，这天晚上，突然开来了一个队伍，把这个排包围起来，缴了械，把连长倪俊以及整排的同志都绑了去。

他们只是解下第三连同志弹药带，又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枪还是交给原来的人去背。

不想其中有几位同志的口袋里还有子弹，他们偷偷的把子弹弄进了膛，突然乒乒乓乓的打起来，骚乱间乘机逃回了一大半。不过倪俊还是被带走，被押到县政府的特务队那边去了。

我对马营长说：

"严重的教训这些反共分子一番!"

全营同志都对马营长说:

"给他们个严重的回答吧!"

这是镇江县政府干的,为了尊重我们的政府,为了巩固内部的团结,我们却轻易不能动武! 马营长顾全大局的意见说服了我们。

我们一面向县政府提出抗议。一面报告上级,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五月二十七日那天的下午,竟爆发了马营长及其全家被杀的严重惨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九月二十七日的早晨,马营长接到了一个片子,那片子这样写着:

马营长我兄勋鉴:

兹有要事面商,请于是日下午到张村一谈,谨具薄席相候。前被县政府缴去之枪,县政府即将发还贵部,我兄尽可放心也。

谈朝宗 九月二十七日

谈朝宗是镇江伪警察大队长,不久以前才反正过来,现在是在庄梅芳的县政府当大队长了。马营长没有警觉到谈朝宗这次的请客是反共分子设的一个陷阱,谁也想不到庄梅芳这样丧心病狂,就在这天下马营长的毒手。

下午四时半,马营长到了张村,会见了谈朝宗,就喝

起酒来，突然从背后开来一枪，把马营长击倒下来，马营长当时很镇静，他挣扎着，一个人冲出门外，用他的快慢机一扫，击倒了首先开第一枪的对手。但终因众寡不敌，在一阵敌枪之下，马营长身中八弹，竟完结了他的一生！

当时和马营长一同被害的有第一连连长和第一连连长的弟弟，马营长的两个特务员。马营长的哥哥在镇江县政府当科长，镇江县政府在同一个时候把他枪杀了，还有马营长的老婆，未满三岁的小孩，都一同惨遭杀害，镇江县政府对付我们的马营长是用这样的铲草除根，最毒辣，最野蛮的手段！

马营长被杀之后，队伍失去掌握，在这一天傍晚时完全被谈朝宗缴械，就是谈朝宗带领镇江县政府三百余名的特务队在进行这一次的屠杀的。

镇江县政府利用谈朝宗作为反共的工具，却不想谈朝宗反而利用镇江县政府来破坏国共的团结，谈朝宗是日本人派来捣鬼的，他的反正是一个骗局，不久他又回到镇江城里当伪警察大队长去了。这不是反共分子的不智，而是他们的丑恶的罪行。

“这是新四军的部队呵！”特务队的兄弟看到自己是与新四军为敌，觉得很惊异。

“不管他妈的什么‘新四军’‘新五军’，我们都要把他消灭！”特务队的一个姓孙的教练官这样说。

我跟着队伍一道被带走，当晚谈朝宗好几次派人来找我谈话，要留我在他们县政府工作，可以特别优待，有

很好的职位，这些无耻的欺骗利诱都被我严峻的加以拒绝。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上塘街上来了。谈朝宗集合了许多区乡保长——那些两面派，那些反共专员先生们，在开一个胜利的大宴会。反共分子干了这样的罪恶的勾当，从违反正义的黑暗里去取得胜利，但胜利中带来恐慌，所以他一边很高兴，一面又在高兴中发出颤抖。

谈朝宗发言道：

“你们都知道了，新四军是共产党，所以我们要打击他，消灭他，现在我们是这样的干了。我们就要想到，新四军这个部队是不好玩的，凭良心说话，鬼子都害怕他；新四军如果回头对我们实行报复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应付呢？诸位，今日我提出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同时我也必须向诸位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新四军即使来报复也用不着怕，因为现在江南的形势已经变了，我们的中央政府已经将江苏、浙江两省割给汪精卫去管辖，汪精卫是主张和平的。汪精卫主张坚决不打鬼子，既然不打鬼子，新四军虽强悍，但是他失去了作用，必然要变成洪水猛兽，不过洪水猛兽也无奈我何，因为我们不久就可以把队伍驻到镇江城里去，镇江城不久就要插青天白日旗！”

当时许多人的面孔都变了色，表现得很惶乱，对于这些为非作恶的先生们，只要一提到新四军，无论从哪一方面去想都感觉到惧怕和不快乐，这样在胜利的大宴会中连酒菜都会变成没有味道了。

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严密的看守，究竟要把我们怎样处理呢？老实说，他们对这个问题还是犹豫得很。就在这天的晚上，我们悄悄的逃出来了。和我一同逃出的还有一部分同志。

一九三九，一二，十一。

——选自《茅山下》



友军的营长

在金坛下新河南边指前标地方，驻着友军的一个营。这是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个夜里，这个营突然受了从下新河方面来的敌人的袭击。敌人的迂回部队沿社头、张村至红庙之线突进到红庙东北的大河的南岸。敌人的企图：不是叫他们消灭在这大河的岸边，就是把他们压往东面，叫他们一个个沉进长荡湖的水里。而在指前标的正面，这个营并没有能够抵得住敌人的进攻，正在往后面溃退着。情况的危险，作战条件的不利，莫过于这个时候了。

“现在就战死在这里吧！”营长这样对自己说。

他制止了部下的溃退,把队伍集中指前标附近村子的一个大祠堂里面,把这祠堂作为堡垒一样的据守,而以一个排展开到直通指前标的高高的河堤的两边,收容在指前标街上时被击散的部队。

这个排在二十分钟后完全消灭在敌人的炮火之下,从指前标街上至南面一带的村子已经为正面的敌人所占领。

这时候,一个侦察兵从西南面的大河那边回到营长这里,报告营长他找到了五只大木船。

“怎么? 你找到了五只大木船? 你准备逃吗? ……哼,你这个怕死的东西!”

营长拔出了他的手枪对着侦察兵,侦察兵没有半点声息,他静肃得简直停止了呼吸,在黑灰色的夜中看来他的直立的影子象一面碑石。

但是营长并没有扣那手枪的扳机,他突然想到没有理由可以枪杀这个侦察兵,他应该率领他的部下利用那五只大木船立即渡河,而不应该在这祠堂里作孤注一掷的无意义的死守。

他们于是渡了河,安然地突出了强大敌人的包围圈,这正是夜色朦胧,天将破晓的时候,而营长却是这样的走进可悲的路程。

这时候他才觉悟到自己的危险。他带着残兵,惶急地尽速开到新四军驻防地的附近,找到了新四军的司令部,请求新四军司令官给他以援救。

这个营长是浙江人，一个老于战斗的硬骨汉，他个子高大，马一样的长脸孔，一对细小的眼睛蕴蓄着良善和机智。

新四军的司令官安慰他说：

“我们以游击战争的灵活的观点评价你此次胜利的突围……胜利，你注意在游击战争的观点上这胜利二字作何解释，你岂不是已经安然带回了两个连以上的兄弟吗？在那样的危险、不利的情势底下，只要你打一个错算，你这个营有立即被消灭的可能。”

“但是我的死日到了。”那浙江人说，他的声音是那样坚定而清晰，仿佛关切地、忠诚地告人以骇人听闻的消息，却不曾在上面夹带半点儿女柔弱的感情。

新四军的司令官却比他还坚定，他询问着：

“那是什么意思呢？”

友军的营长这样回答他，在他们的军队里面，到这天为止，还找不出有这样的解释胜利的“观点”，这里只存在着一味专横暴戾的无情的军纪——生是犯罪的，只有死才得到鼓励和褒奖。这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定律，整个军队的生命都依靠着他，正象天主教徒的灵魂依靠着天主。而且有了这个，就用不着什么战略、战术。军纪——以无数“死”字拼成的连坐法，这就是战略，战术。一切都是趋向着死亡。他们说，死是军人光荣的归宿地，因此军服变成了棺材，那时出发上前线，那时就是抬着自己的棺材走进坟墓。

“够了，你的话我完全了解了。”新四军的司令官说：“那么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那浙江人的坚硬的马一样的长脸孔看不出一点表情。他说他为了从死中求生，他要求新四军的司令官将他收留，他决意从那残酷无理的连坐法逃出，重新的献出他战斗的一生。

但是新四军的司令官劝阻他，以为他是一时的神经过敏，对于一件事情过分的去发生感应，事实也许还不至于那样严重。

新四军的司令官为那可敬的浙江人拍电报给友军的总指挥部，报告这个营长的战斗遭遇，指出胜利的意义所在，希望这个电报会造成一种热烈的、幸运的空气来环护他，使他获救，然而所得到的却是可悲的回应。

那回电大意这样写：此次从下新河方面败退之敝军，承贵军代为收容，非常感谢，但该营长守土失责，有辱我军人人格，应立即把他解回来执行军纪云云。

新四军的司令官坦白地把这个回电交给那浙江人，征求他最后的意见。这时候，浙江人的坚硬的马一样的长脸微微地笑了。

“现在是我自己应该回去了。”他简单地一字一句很镇静的说：“可是新四军同志所创造的新天地，却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象小学生似的谨肃地、驯服地和新四军的司令官握手，那坚硬的马一样的脸孔象一个古圣人的雕像，永远

刻着那坚定、坦然的微笑的皱纹。

他于是把他的残兵带回去了。而在他回到他们的总指挥部的次日，他被执行了枪毙。

一九四〇，一二，五。

——选自《茅山下》



溧武路上的故事

在江南,在日本人的梅花桩和棋盘格子中通过封锁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封锁线上,“中国军”和日本人发生了屡见不鲜的战斗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用血染成的,也可以说是壮烈,也可以说是很可悲的呢!

不过这里所谓“中国军”,并不是指的所有的中国武装,这,在一般的老百姓中间是有分别的。在老百姓口中“中国军”是指的冷总指挥统率下的挺进军和攻击军,以及那些冒失地开到敌区中来的许多戚戚察察的军队。当老百姓口中叫出这个“中国军”的名称的时候,他们是站

在第三者的地位的；当这个军队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老百姓也只能充当一个观众，站在袖手旁观的地位，或者好好地在家里躲藏起来，根本不要去参与那战斗场面。在平时，老百姓怕见这样的军队，而当他们和日本人作战的时候，他们就越发凶狠。茅山、九龙坞和茅麓公司附近的居民都尝过这个味道：只要枪声一响，他们和日本人怎样英勇作战的情形人家倒没有见到，可是他们杀老百姓是杀得挺凶的。

溧武路一带的居民述说这些故事，往往要掉下泪来。

在溧武路上（在从天王寺到薛埠，特别从×××到薛埠的那一段）这里经常是“中国军”和日本人交锋——不，“中国军”冒失地被日本人大事屠杀的场所。这里正是茅山和磨盘山相衔接的所在，公路从山峡里逶迤地伸出来，公路上的碎石都染上过碧血，直到很久很久都还在太阳光下放着血的阴暗的闪亮，……两边的荒山全被野栗子、山胡桃，以及那长长的红脚草所拥没，这些在那黑的土壤上生长着的东西都显得过分的繁茂，绿的，阴黑而发亮的，紫红的丰盛而含水的叶子，仿佛吸满着战死者的血，给人一种冷的可怖的感觉。在那潮湿的罅地里，水塘里或草丛间，青蛙和纺织娘的声音都叫得特别高亢，交织成一种仿佛由于人类的灭亡而发生的繁荣的景象，……

在溧武路上，“中国军”和日本人怎样作战，只有那公路边的居民懂得这个秘密。

有一次，“中国军”有两个营开过溧武路，他们惯于在

白天里行军，因为只有在白天里，在鲜丽的太阳光下，才能显见他们军容的强盛，日本人从山峡里向他们开枪了，日本人知道在这样的一瞬中饱飧杀戮的狂欢，枪声象河水似的在山峡里流过，“中国军”还来不及把枪杆子从肩膀拿下，瞬息之间已经有三百多个丢了性命。

象这样的故事那边的居民知道得最清楚。而他们自己，因了冒失，因了不经心，或者由于对战争的责任心的缺乏所造成的不智与愚蒙，因而招致的失败，却使他们愈加不容易在敌区中立足，而且愈加对人民展施残暴。至于堕丧战争的勇气，以日本人的无代价的杀戮来恐怖自己。

现在请让我来讲述这样一段故事。

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中国军”有一个团开过溧武公路，进入了溧武路以北的敌区。这一个团的庞大队伍，如果在一天两夜之间对于日本人的据点并不能有所作为，那么要想在挨着敌人两里三里的地方筑起阵地来，而且一面还要与老百姓为敌，根本是办不通的事。他们带着过分的敏感在群众中间封锁消息，在所有大大小小的路上放出哨兵，对群众无限制的呵叱，检查，逮捕和杀戮，禁止群众在任何的路上通过，残暴地敌视群众，惧怕群众的接近。

“先生，为什么你们总要放这么多的哨呢？”在庄湖头，有一个青年这样提出发问。

“混蛋！”那“中国军”呵叱着：“你问什么？为什么

问?”

“……因为我觉得奇怪,我们新四军是不放哨的,所有的群众都是新四军的哨兵。可是你们……”

“为什么‘我们’,‘你们’? 为什么叫‘我们新四军’? 你……这个坏东西,共产党! 岂有此理! 新四军到处都是……”

于是他们开了一个地洞活埋了那青年。

象这样的故事,在那边的居民中间都在久远的传闻着。

然而这样的军队在那边是不会驻得很久的,至多一个礼拜,他们就要觉得四面受敌,无所措手,以至于又退出了溧武路以北的严重的战场。

然而这一次,日本人已经知道了他们的消息。日本人加强了溧武路的封锁,日本人准备在封锁线上和他们作战,或者在棋盘格子里把他们消灭净尽。

“勇敢些吧,冲过去,不要做这样一个懦弱可耻的军人!”

团长,那长个子,白脸孔,眼睛象鸽子般起着神秘的圈的浙江人这样说了。

接着他唾骂那高大壮健的团参谋,唾骂所有的部下。他企图在日本人的恐怖中救出自己,因而极力使自己从众人中间分别开来,他骂人家是兔子,野蛮地发出他的威武,准备着当日本人到来的时候,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大踏

步的走开，用深恶痛绝的态度抛弃那无数的懦夫——他自己所率领的队伍。

这天的下午，他接见了新四军的一位支队参谋……他客气到无以复加，他首先颂扬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又羡慕新四军光辉彪炳的战绩，最后为了表示对新四军的忠诚，他痛诋旧式的军队生活的没落与黑暗，甚至不惜抛弃自己的立场。

这新四军的支队参谋作战的勇猛，我是不想在这里作介绍的，因为要发现一个勇于战斗的人在今天的战场上已经不是一件奇事。他是一个游击战争的老手，在过去，在红军时代，他曾经和国民党整整斗争了十年。

共产党人有他的一种单纯、朴素的气质，在统一战线的场合，往往要使对方浓盛的情意以及丧失立场的谦虚成为可笑或过分，而他的凛然无动于衷的气概，却使连佩服他的人都不免对他加上矜骄，傲慢，缺乏情感的罪名。

他是一个灰暗，沉默，并不十分令人注意的人物，他说话不多不少，他不善于胡扯乱谈，更不善于互相的拍拍肩膀，造成一种热烈的空气来掩盖人类的无情与狠毒，他答应一个人的请求并不是为了请求而答应，却是由于人类单纯的互助的本能。

"好的，"他用一种单调的次低音对友军的团长这样说，"那么现在就走吧。"

他的铁般沉重的语句之下只能够是一个结点，没有感叹号，更没有包含半点疑虑。

他没有带什么队伍，除了他的坐骑之外只带一个小鬼。小鬼和他，这就是他的行列。他的小鬼是一个稚弱的简直只懂得嘻嘻地说笑的小孩子，他背着一个望远镜，一把很长的日本剑，一支手枪，用日本旗子做包裹布，手上还戴着一个漂亮的表，这些都是从战斗中缴获的胜利品。新四军的干部就是这样的喜欢用胜利品来装饰他的小鬼。他的小鬼牵着马走在前面，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走，他决不用鞭子鞭他的马，叫它急风疾雨的驰骤，他的马也许是一匹驽马。

日本人在溧武路上等候着。耳朵里听着这警讯，而眼睛望着那支队参谋骑在马背上，叫他的小鬼牵着马，一步一步爬上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冈，走向茅山的山麓。他们的背后，“中国军”一个团的庞大的队伍被率领着。

夜幕慢慢的落下来。夜的单一的色调把人类的犹豫、观望、趑趄不前的面孔象作着慰藉似的覆盖着，叫他们彼此无从辨认，不要在互相间发生影响，只能用沉默、不动声色来保持他们的行列的整齐。

碧空里挂着刀一样的上弦月，松林蕴蓄着热的气息，松的针叶子发出坚硬的轻微的震荡，象金属物似的喑哑地发出悲鸣，又象远远的潮汐，当泛滥着海岸之后重又慢慢地向着海里引退，用一种低低的叹息传出无穷尽的千古不息的疲乏的音波。

将近十点左右了，这正是性急的日本人为了倦于等

候而暂作罢休，撤回了他们的埋伏的安全的时候，有群众的线索的人会了解这个时候的。……然而依据群众的报告，日本人此刻正结集在×××附近的公路上，日本人要从时间上来消灭他们的疏忽和空隙，他们还可能一等再等，然而这并不是说，溧武路从此就可以封锁得更好了，从此溧武路南北之间要真的断绝了交通。

那支队参谋带领着友军的一个团，慢慢地向东走近薛埠，在×××的日本人的碉堡和薛埠之间通过公路，然后沿着公路的旁边向西，再寻往常所走的道路。

队伍已经走过了一半，山涧里狂噪着无限凄切的一片蛙鸣。

支队参谋下了马，和他的小鬼一同站在公路上，叫那后一半的队伍迅速地向着公路的南边跃进。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薛埠那边，相距还不到五十米远，有敌人的坦克车沉重地开来了，而且开始用机关枪向着公路两边作猛烈的扫射。

在当时，这被截断于溧武路南北之间的“中国军”的一个团的队伍为什么不至纷乱地溃散，却能够服从他们的向导——那新四军的支队参谋的指引，至于安然地脱出险境？这是一件神奇不可思议的事情，……

支队参谋对他的小鬼说：

“小鬼，你跟着他们走吧，不然你会发生危险的。……”

就这样，他的小鬼牵着马，向着公路的南边走他的去

了。

支队参谋只有这个命令是错发了的。他尽可以不必叫他的小鬼走，如果他不叫小鬼走，却和他在一道，倒不至发生什么危险。他自己是当坦克车挨到身边时方离开那公路上的。这时候，友军的一个团的队伍已经安然地通过了。他对于友军已经尽了这一次向导的责任。他离开了友军，独自个在荒山上来回的乱窜，在寻觅他失去的马和小鬼。直到东方发白，他才在距公路不远的水塘边找到他的小鬼的一顶满湿着血的军帽子。这军帽子的左边有一条很整齐的刀砍的裂缝，这很整齐的刀砍的裂缝寄存着世界闻名的日本单面剑的锋利无比的剑锋。日本人砍杀了他的小鬼，并且把他的小鬼的尸体也带走了。

“唉，这小鬼，他一定在冲过公路的时候受了伤，……或者他倒在水塘边，因为伤口疼痛而挣扎，拨得水响，给日本人听见了，然后用刀把他砍死的。……”

他把那血淋淋的军帽子检着带回去，喃喃的自语着，眼眶里掉下了一颗颗的怀念的热泪。

这一次，只有那新四军的支队参谋牺牲了他的一个小鬼，并且不见了他的马。

一九四一，六，四。

——选自《茅山下》

茅山下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一

周俊，中学生，那长而瘦削的年轻人，从乡长的屋子里匆匆地跑出来，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听到郭元龙的凶恶的叫声，他心急得要死，脚步都有些紊乱，天已经很冷了，他的背脊还是出着汗。他故作镇静的一步一步很沉重，很吃力的走，不时把面庞猛扑在旁人弯曲而突出的膀子上，把整个脑袋都震得发晕。他丧然地、困惑地走到郭

元龙的面前，看着郭元龙结实而英武的坐在一张矮凳子上，让许多的人：中队长谢伟谋，分队长彭杰，以及来自各方的队士们团团的围着，这些人越是靠拢他、越是显见沉默，在最外层的人发出的声音都抵扼至几乎听不见。

“参谋长！参谋长！”

他们叫郭元龙参谋长。

天委实很冷了，月亮的白色亮光凛然地照临在禾町上，屋顶上。以及南边池岸的白杨树上，高高的天体蕴蓄着深度的冷气，令人们望着它牙齿打战，浑身发抖。周俊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挤进了郭元龙周围的圆圈里面，一个顽强的难以突破的圆圈表示了对郭元龙所怀抱着的一个新的高度的信念，周俊相信。但郭元龙必然因此而引为骄傲，郭元龙原就是一个骄傲的家伙！周俊这样对自己说。

郭元龙已经开始在分析敌情，他指出敌人必然大举扫荡的企图，摹拟着敌人进攻的路线和方向，很有自信地象看到了似的摹拟着。他鼻子稍微向上翘起，眼睛深陷，瞳仁收缩到几乎看不见。当他的话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的时候，他的闪电一样的目光就发出一种威力去镇慑众人，叫他们突然陷于一种惶惑不能自主的骚乱。

分队长彭杰，那木匠出身的高大的中年人象做了郭元龙最亲信的朋友似的站在郭元龙的身边。他穿一件褪色的日本大衣，用皮带把腰束得很紧，两只手掌交叠着搁在那短而破旧的日本马枪的枪口上，修长的背脊稍微弯

曲着，目不转睛地注视郭元龙凶恶可怕的面孔，他尊重郭元龙，爱惜郭元龙，仿佛郭元龙是他自己所有的一样。

“你能够懂得日本人这一次出的是什么鬼计吗?”他带着很钦佩的口吻对郭元龙发问，“如果今日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就一直驻在九里，又怎么办呢?”

“什么？彭杰同志你刚才不曾听见么？我什么都说过了。如果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就一直驻在九里，又怎么办呢？如果敌人这次的进攻并不止西旸一路，宝堰、直溪桥以及珥陵的敌人也正是眯着眼对我们望着呢！如果到达九里的日本骑兵是敌人预先安下来的耳目，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的分进合击还在后头，……他们拷问了九里的市民，用鞭子，用洋油灌他们的鼻管，这样从他们嘴里得到关于新四军和延陵常备队的消息，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又怎么办呢。”

郭元龙比一切随便什么人都懂得更多，他能够把从各方面得到的零碎的消息一点点的累积起来，就中迅速地加上自己的判断，然后传达给别的同志，令人听来要比原来都更确实，更可靠些。

郭元龙于是分配了他们的任务。

彭杰心满意足的走了。

郭元龙从那矮凳子上站立起来，非常舒适地摆动着两手，叫周围的队士向两边分开，群众窃窃私语的声音逐渐的升高起来。

“日本人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

“参谋长怎样告诉你的呢？他说的叫你受惊了，是不是？唉，我的小宝宝！”

“算了，算了，大家都一个样，这一个不会比那一个更伟大些。”

群众慢慢的散开去。一种紧张而令人忧郁的空气象铅块似的沉重地紧压在心头。凭着紧张而激发的情绪，人们悄悄地一再从一种孤立无援的情景中把自己唤起，一再把自己的意志坚定起来，用单薄而缺乏锻炼的灵魂去正视将必到临的严重的战斗局面。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

从那慢慢地散开去的人群中，发出了低微的歌声，仿佛散播着轻淡的忧愁，令人幻梦似的从那凛然的空气的紧压下得到片刻的解脱和安慰。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予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够了，英雄们呀，现在就出动了吧！”郭元龙一派洋洋得意的样子，他用一种温和而热烈的声音这样叫，“……周俊同志，原来你是躲在这里，我怎样都不能把你喊出来，怎么样？你很胆小吧？我什么都计划好了，队伍马上就要出动了。但是我还要给你一个任务：你马上就出发，目的地是我们司令部，你的任务就是带一个报告到司令部去。嗯，这样说，你什么都清楚了，那么，你的笔，本子，都拿出来吧！”

周俊默默地听从着，他蹲下来，用电筒小心地照着，靠着膝盖上开始在写。

“今日下午四时半，”郭元龙说，“敌人骑后一百二十余，从西旸到达九里。写吧，就这样，这是敌人预先安下来的耳目，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的分进合击还在后头。他们在九里庙挖枪眼，有预备据守的模样。依据香草河方面群众的报告，在黄昏的时候，黄土庄桥发现了敌人的八个哨兵，当然都是一样的骑着马，……”

月亮的白光泛着浅绿，周俊垂着头，默然地无灵魂地跟着通讯员的背后走。通讯员，那中年男子的黑灰色的影子仿佛要突然消逝了似的浮幻地在他的眼前十分尽着戏弄的作用。周俊低低地叹息着，他觉得什么都莫名其妙，什么都不能了解。而郭元龙的凶恶的面孔——那骄傲的家伙……这些对于他都无异是给予了一个总的否定：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低劣与无能，在郭元龙的面前除

了发见自己的弱点之外可以说一无所用。

通讯员喃喃自语着。他告诉周俊关于黄土庄桥那八个日本哨兵的消息。象一个小孩子似的兴高采烈地怂恿周俊到桥的附近去打枪，最后把周俊带进一间卖炒米糖的草蓬子里。

“在这里歇一歇吧！”通讯员说。

周俊疲困地、狼狈地倒在土灶边的草堆上，闭着眼，把身体缩成一团。

“你冷吧？”通讯员从路上保持下来的兴高采烈的情绪不稍低减，他关切的问，“你饿了？ 弄两碗团子吃吧。你吃不吃团子？”

周俊勉强地点了点头，随即剧烈地呛咳着。他要那卖炒米糖的老婆子给他一支洋火，因为他是外省人，老婆子一点也听不懂。

通讯员低低地哼着，学着服务团同志的抑，扬，徐，疾，有节奏的调子，随着那调子给周俊一支卷烟，他的有节奏的手简直是在跳舞。

挂在壁上的洋油灯摇摇欲灭，间或一阵寒风带着辽远而悲戚的狗吠声从那破烂的门缝里吹进来，令人冷得发抖。周俊丧然地吸着烟卷，每一次口里喷出烟来，每一次使自己紧张着，眼睛锐敏地然而绝望地凝视那豆大摇摇不定的火焰，半声不响。

停了一会，他用一种矜持的颤抖的声音对通讯员这样问：

“同志，你认得郭元龙那个人吗？”

“郭元龙，……”通讯员回答，“我们的参谋长怎么不认得呢？怎么样，他很坏吗？不怎么坏吧？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

“……我怀疑这个人，我害怕他，”这么后的一句声音很低，至于几乎听不见。

接着周俊又说：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是的，他参加过三年游击战争，他的身上有七个伤疤，打仗，他是一个能手，但是我怀疑这个人，我害怕他。同志，我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我怀着满腔的希望，希望自己在战斗中也锻炼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作用，失去了一切能力；战争没有我的份，我变成了什么都不懂，变成了废料！这是什么缘故呢？同志，这样说，你能够听得懂吗？”

“我不大懂得你的话。我知道你和郭元龙同志的意见不合。”

“没有这回事。”

“你和他发生了冲突。”

“你一点也不了解我，你完全说错了！”

“我觉得我们革命同志应该团结，不要闹脾气，你应该和郭元龙同志赶快和好。”

“不，不，完全不是这回事！你的话对于我简直没有半点意思！”

第二天的早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司令部。

昏浊的太阳光软弱地照着那波浪式的起伏不定的山岗，句容南乡的富于战斗意味的村落，错落地和苍翠的松林混杂在一起，在山岗与山岗间的罅地里隐蔽着、潜伏着，或者峨然高据在山岗之上，仿佛突然地随风而起，升腾到山岗的高处，而以雄健的姿势俯瞰全境。天更冷了，北风骚乱地刮过山岗，冲激那苍翠的松林。苍翠的松林在远处成为黝黑的散乱而交叠的碎片，在北风的冲激中，阴暗地、忧郁地显出不明的深远而渺茫的色调。东边二十五里远，被北风卷起的尘雾，晕濛地、薄薄地掩蔽了茅山高傲、爽朗的峰峦。

离开了昨夜紧张而激发的情景，离开了郭元龙，周俊，那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年轻人仿佛恢复了固有的热情和勇武，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其他，元气十足地有礼貌地与别后数月又于今天偶然重见的同志们握手，问好，而且恋恋不舍，至于“同志”和职位的称呼都不能使自己满足，而必须深心地叫之为“朋友”，……

一间阔而光亮的房子。

左边壁上挂着大得要命的五万分之一的战区的地图，靠近写字桌子那边，又是一个比较小的江南敌人据点兵力分配图。公路、铁道、河流、封锁线、交通网，把茅山地区划成了棋盘格子，敌人的据点星罗棋布，排成了很密

的梅花桩。扬子江象一条被猛力敲击的又粗又重的镣铐，痉挛地卷旋着、寸断着，……新四军，布尔塞维克所领导的小小的队伍，以游击战争的飘忽、淡然的姿影，带着热炽如火的战斗冲动，在那棋盘格子与梅花桩之间，千百次的往覆不断的回磨、穿插。就在这地图上面，普遍地写着“我军袭击五次以上”“兵车颠覆”“桥梁爆破”“日本守备军六百四十名全灭”“伪军反正八次”“伪警个别反正十三次”，……等等红色的胜利的记号。而在接近窗口那边，在另一个江苏全省的地图上面，敌我盘旋，烽火漫天的茅山地区，竟是突然地缩小，小到一个指甲片子都摆不上去了。谁都知道，顽固派是不准这地区扩大的，而且要把它缩得更小，他们以十万大军占据着广德、郎溪、高淳一带的地区，占据着整个的黄山山脉和天目山脉，到处的制造磨擦，捕捉新四军的通讯员，袭击没有武装掩护的新四军的工作者，……顽固头子总指挥冷欣在装腔作势的说：“和你们新四军一道，事情总是不断的发生，你们还是去远一点吧！把你们的司令部搬到瓦屋山上去吧！”十万大军蹑手蹑脚的躲在新四军的背后，等候新四军什么时候从敌人的手里夺回来政权（以政权归返人民），他们就吞食这政权，为的政权应该从那个剥削者交回这个剥削者。……然而新四军战斗着，千百次的往复不断的回磨。于是就在那对面的壁上，象商店里陈列他们高价的货物似的炫耀着，有意夸张地挂着无数的胜利品：军刀、日章旗、望远镜、掷弹筒，有三角皮盒子的拳铳，以及装着自动

枪刺的漂亮的日本马枪……

外面，苍翠的松林，遮着天空，掩蔽着整个村子，饥饿而力乏似的、阴沉地、悠久地在北风的冲激中发出吼叫，长长的红脚草和松针的浓烈的气味到处交流……

生活在这个房子里的司令员，学生出身的年轻而壮健的四川人，从十年战争，三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布尔塞维克，那惊心动魄的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他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概念式的人物，他的坚定的眼睛给予人们一个单纯的概念：清醒！一点不能懈怠！时刻的警觉着！看来，他的影子是辽远的，辽远得几乎不能辨认，辽远得变成了小的黑点，象一只鹰，在句容、京郊、镇江、丹阳、金坛、溧水，在整个大江南北战区的高空中飞翔着，精细地从百仞的高空把地上的松鼠和落叶都加以判别，找寻袭击的目的物，袭击它，和它发生凶恶而可怖的战斗；他的正确的领导使一个战士当伏在草莽中还感觉着他的热的视线的迫射。而另一边，那飞翔的鹰，他要谨慎地防备着从背后，从黑暗中射来的阴谋的猛箭。

丢开了手里握着的笔，他站了起来，离开了他的写字桌子，——他穿的是一件有着风帽的昭和式的簇新的日本大衣，嘴边衔着烟卷，一只手摸着大衣上金黄色的发亮的铜钮扣，在房子里踏着阔步乱踱着，等待周俊的发言。

周俊把报告交给了他。

他接了报告，随即用高兴的欢迎的调子，一字一句的诵读起来：

“今天下午四时半,……这报告是你写的吧?”

停了一会,他又一字一句从头开始的诵读:

“今天下午四时半,敌人骑兵一百二十余,从西旸到达九里,……不,同志哥,从南镇街经过许塔山,然后到达九里,而且只有八十七匹马。这是……一种侦察的性质,他们在九里庙挖枪眼,有预备据守的模样。那里!那里!他们就要走的。没有别的吗?那边的常备队怎样了?很恐慌吧?”

“没有。”周俊回答,“那边的常备队很好。最近洗刷了几个坏蛋。”

“郭元龙怎么样?他叫你回来干什么?就是带这报告吗?他把你当作通讯员一样只是带信。你告诉他,以后不要这样动不动就叫你回来。你们按照决定的计划去做吧!最近没有什么要来问我的,我也不要看你们的报告。你这样告诉他吧!还有……”

他把烟尾挟得很扁,用力地从嘴边摘开,抛在地上,小心地踩灭那火末,他的声音在那凛然的肃静的房子里重压着,萦回地作着缭绕,沉默都不能把它驱散,……

北风骚乱地刮过山岗,冲激那苍翠的松林,苍翠的松林又开始了它阴沉,悠久的呼喊。

“为了加强茅山以东的工作领导,”他继着说,“你们那边必须成立工作委员会,由郭元龙、你、林纪勋三个人组织,书记是郭元龙,你告诉他要马上召集开会。我给他一封回信吧。”

他坐下来开始在写。

“就这样，”他把回信交给周俊，“吃了中饭就回去，路上怎么样？”

“路上完全没有问题。”

“那很好。”

二

周俊从司令部回来的第二天，郭元龙就把他派到九里方面去了。

郭元龙把九里最初的三个青抗会的领导人介绍给周俊，他们的名字是黄荣新、陈炎和朱雅。

周俊第一次和黄荣新见面的时候，黄荣新请周俊在哥哥开的馆子里吃喂喂(一种很好吃的贝类)。

“人类有什么聪明呢？”黄荣新的哥哥，那小饭馆的老板殷勤地眨着红肿的双眼，满口喷着酒臭，他用一种悲切的调子这样说，“我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晓得世界上有一个声誉显赫的农家子叫华盛顿，是一个创造世界文明，推动人类向上的人物。先生，据说这样的英雄往往是从一个茅蓬子里生出来的呢，并且我相信有这么回事！可是人类的聪明也不过如此：那只是在书本上记载一下，写一写，说是有教育意义云云，其实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象这样的英雄原来在世界上就不曾有过，倒是日本人到九里街上来的时候，他们捉鸡、杀人、找花姑娘，谁也比不上他们的威武。”

他发脾气似的叱责他的女人，那面孔象柿子一样又红又肿的老板娘，叫拿更多的喂喂来。接着举起了一大碗的酒，用一种半睡眠的朦胧的动作简单地默默地作一回礼让，于是有五十秒钟的时间把那阔大的面孔完全浸溶在酒碗里，幻梦地发出痛苦的呻吟。

他对他的女人作了个鬼脸，凶恶地发出命令来，用力地抓住她的头发，重重地殴打她，举起满是青筋的手没命地敲击她的后颈。

“现在说吧，说‘饶饶我’吧！象那一天给日本人抓住一样，说出那样不要面孔的话来！”

“饶饶我！……饶饶我！……”

“你这个贱胚！”

“你放了我，你放……”

那小饭馆的老板放了手，于是拍拍周俊的肩膀，很抱歉似的对周俊解释着：

“同志，我就是要这样的来处罚她，是的，处罚她，我是每天都这样处罚她的。”

“是的，每天。”他继着说：“我每天都要重重的打她一回。……为什么？我告诉你，这个贱胚，这个不要面孔的东西，前一次日本人到街上来，她给日本人抓住了，从此以后她就低下头来，就连我也跟着低下头来。”

说着，他挥着手，叫他的女人到别的看不见的地方去。他好象发了一个疯痫，此刻正复了原，随即很有礼貌地和周俊握了握手说：

“我这个人是很爽快的。我处罚了这个女人，并且有你先生在座，作我的见证（证明他已经从被污辱的情景中挽救出来了！）——这就是我最大的荣幸。”

于是头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周俊很激动地对黄荣新提议，最好叫他的哥哥去参加抗敌自卫队。

黄荣新衰疲地摇着头，淡漠地这样说：

“随他去吧，这疯鬼，不要理他，在我们九里没有一个会相信他的。”

黄荣新把他哥哥的胡闹搁在一边，他报告周俊关于九里青抗会的工作情形，着重赞扬青抗会——他自己所领导的歌咏活动。他驼背，瘦长，镶一个金牙齿，一对窃贼一样的狡猾的眼睛装着商人的伪善，有时候垂头丧气，悲哀地叹息，象一条死蛇似的使人厌恶和怜悯。饭馆里潮湿而油腻的地上爬着无数的水虫，太阳光从盖满灰尘的窗纸透射过来，黯淡地照在屋子里的地上和黑的桌板上。黄荣新于是给周俊介绍了他的一位叔父。他的叔父名叫黄南青，在上海念过大学，而且当过了警察，现在是九里镇上谁都知道的一位有地位的绅士。

下午，天下着倾盆的大雨，粗大、密集的雨点猛击着屋顶和外墙，象河水似的发出吼叫。单薄、败坏的房子微微地发出颤抖，用一切的力气排除容积在屋顶的水量。天气骤然变冷了。间或一阵更大的密集的雨水象驰骤的马似的在屋顶上奔过，使屋顶的瓦片发出异样的响声，从

瓦缝里落下来的潮湿的尘土，混着水沫，带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充塞着整个屋子。

黄南青先生穿着黑灰色的破烂的棉袍，尖头，小颈，不戴帽子，灰白的头发稀疏地直竖着，耳朵短而带三角形，面孔瘦黄。他每天要用三块钱以上的鸦片治疗疾病。

黄南青先生说：

“如果今天不提到在我们九里镇上做出一番大事业来，那么什么都用不着讲，否则的话，我们却不能忘掉一位杰出的人物。这是一个什么人呢？如果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就用不着去探究他的底蕴，在我们九里，要探究一个人的底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九里，随便什么人到来看看，都要觉得复杂、纷乱、茫无头绪，谁如果想要把它改造一下，谁就要觉得头痛，甚至说不定要碰破鼻子，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简单得很的。在我们九里，什么事情都已经有人在做，并且都已经做得很好了，……这不但现在是这样，而且将来也是这样，脚底下踩着别的人，或者自己又被另一个人踩在脚底下，都是舒舒服服的过着的。就每天每人的收入来说，什么人应该拿五毛，什么人应该拿一块，或者什么人应该赔钱出去，都是用天平称好了的，谁也用不着论争，谁也不会怪谁。当然，人是不能没有好坏的，一个好人和一个坏人在一件事情上发生纷争，结果谁得谁失，正象冥冥中的主宰，可以决定全九里的运命，……”

黄荣新坐在他叔父旁边的凳上，热心、诚恳而毫无成

见,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尽可能帮助周俊。只要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题目,不管是一个人名、物名或者村落的名称,都要使周俊能够立即透切地加以了解,并且他是那样善于忍耐和等待,只要有一个适当的时候,他就对周俊作关于九里的某种问题的珍重的说明。

雨下得更大了,天色都变成昏暗。周俊疲乏地倾听着,在一种令人困倦的情调下继续着和那绅士的谈论。当周俊提出意见的时候,黄南青先生平静地半声不响,紧闭着嘴唇,合着双眼,用叱退一切骚乱、惊扰的庄严的沉默,在那破烂的黑而发亮的安乐椅上象一具死尸似的静静地躺着。周俊的发言显见琐碎、繁冗而缺乏宗旨,从那绅士的议论中他只得到关于九里的一个难以理解的复杂的印象,这使他仿佛受了打击似的感到一阵阵的头昏。

周俊对黄南青先生提出了关于抗日的问题,黄南青先生仿佛已经厌烦了自己的说话,他象指点一个路人到河边去喝水似的冷冷地说:

"我介绍你去找李孝良吧! 李孝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人。组织抗敌会,减租减息,破坏桥梁等等的事情,都可以找他商量。如果日本人来了,……唔,也可以去问他,他是有办法的。对付日本人比对付一个九里人容易得多,日本人有时还可以骗一骗他,可是九里人你就是要骗他也骗不了,所以我劝告你们新四军的同志,最要紧的是要和九里人说真话,比方就减租减息来说,种田的人得到了利益之后和抗日有什么关系? 种田的人如果舒服

了,九里会不会造成旺盛的赌风?田里是不是还有人去拔草?……并且种田的人就是得到了利益,也不会就相信你们的,特别我们九里人不会这样轻易的去相信人,……”

周俊开始懂得对一个人抱着一种高傲和轻视,从这高傲和轻视中他感到一种新鲜无比的快乐。用光耀的傲慢的目光居高临下的去俯瞰一个人的灵魂,而对之加以透视,这使他发生出一种愉快的心理来。……然而从一个混蛋的身上去找出一点好处来是要得的,而且工作所需要的正是一点好处。在统一战线中周俊有这样的一种惊喜的灼见。他相信,只要有这样的一个适当的,具有特殊条件的人物在眼前出现,就会在工作上取得许多便利,就可以在许多的道路中去找出那最短最便当的捷径来。

他驼着背,显得有点懒散和疲乏,和李孝良——那绅士所推荐的杰出人物——相欢相得,亲昵地、肩并肩地在那高高的河根上走着。他愉快地吹着口哨,……分析目前的政治形势,开始对李孝良作着鼓动。他热心地在自己的论述中提出了许多问题,同时解答了那些问题。遇到那潮湿泥泞的罅隙地,就耸着上身,跨着长脚,象小孩子似的作着快乐的一跃。李孝良,那稳重、有见识而且有礼貌的少年人,穿着大成蓝的袍子,长长的头发顺其自然的向两边披,显得聪慧、洒脱,带着三分的才子气,象小姐似的珍重着自己的一笑一颦。他告诉周俊,有一次从宝堰来的日本人占领了他们的村子,他能够很简单的对他

们使用一些日本话，而且非常慎重地小心地注意日本人在谈话中的语意，发现他们中间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和善、诚挚的友情，日本人曾经慎重地说明，如果他们杀人不遭受反抗，他们是会发出一种无限的原宥来的，他们已经原宥了不少的中国人。周俊诚恳地然而不客气地指出他的说法的错误。他丝毫不作任何辩解，只承认自己对于一件事情看法的不同，而他对周俊所怀抱着的浓烈、亲切的友谊却始终不稍变改。末后他告诉周俊，他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员”，在上海的巡捕房里当一个探目，他知道上海共产党活动的一切情形，并且抓了很多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和他个人之间曾经发生了很小的误会的缘故。

李孝良在九里买了猪肉和喂喂，把周俊带到九仙他们的家里，和他的母亲、妻子一道，诚恳地客气地招待周俊。要周俊到楼上去参观他的新婚的房间，那里有檀木的高大的衣橱、图画、风琴，灵巧的歌唱的百灵鸟、坐立不一的各种肖像和玻璃镜子，……又在母亲面前把周俊作了简单的介绍，示意给他的母亲，叫对着客人诉说当年他的父亲——一个廉洁而有盛德的县长如何被他的仇敌狙杀的故事，孝敬地侍立在母亲的侧边。母亲则在这时候尽情而悲切的哭泣，眼眶里簌簌地落下泪来。

周俊征求李孝良对于九里的抗敌工作的意见，李孝良带着怀念父亲的深沉的悲哀，凄然地这样说：

“没有一个人愿意过问九里的事情，他每天看到九里，每天想着九里，……怎样把九里变好一些，结果呢，只

有我自己弄得心劳力拙。而九里街上的复杂、纷乱，竟是自然而然的造成一种生气勃勃的繁荣的气象，为日本人占领的城市所不及，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南京失陷以后，大陆公司和茅麓公司打起来了，把九里做他们的战场；从南京败退下来的广东人，他们在这里落籍，买田地，娶老婆，并且互相的残害；延陵给日本人放火烧了，倒了很多的房子。九里比延陵烧得还要早，在九里放火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自己。自然，到延陵来的日本人是很凶的，可是有一次日本人也到九里来，到九仙来，在我们这里，日本人只是对人们说说笑笑。日本人走后，我们到处看看，的确，连一根木板都不曾拿走我们的，足见日本人虽然坏，可是在我们九里人眼中却有另外的看法，我们九里人的看法和延陵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

晚上，周俊歇在黄荣新哥哥的饭馆里。黄荣新又请周俊吃了很好的饭菜，……周俊变得脾气很坏，他好几次想把黄荣新和其他的人们都痛骂一顿。而当他想到从今日起要和这些混蛋家伙一道去负担起抗战的大事业来的时候，就痛苦得不能入眠。

隔着一重芦苇做成的墙，小饭馆的老板伴着他的女人在那屋子里洗澡。他沉重地用拳头把她殴打，两个人一块儿哭泣着，饭馆老板的哭声很粗，象拉锯一般的抽搐着；有时候这哭声突然发出一种爱慕，仿佛对女的作着亲切备至的环户，至于使他的哭声也变了，……直到两个哭声都完全静止下来之后，就听见用手轻轻地在浴盆里拨

水的声音。

过了一会，饭馆老板用一种滑稽的调子这样唱：

……到了明天的清早，
我一个人走下茅山。

他压缩着嗓子，把声音弄得又尖又哑，有时候象遭受了猛力的一击的狗似的从鼻子里发出败破的二弦琴的声音来。

茅山的日本鬼子对我说，
——请到顶公来呀，
吃吃罐头，
做做和尚，
（这生活是多么好玩！）
高兴的时候就把枪口对着九龙坞，
砰——放他一枪……

他边唱边踏出那屋子，欢欣地走来敲周俊的房门。

“那小鬼在这里吗？”他低着声音，完全变成了沙哑。

“他已经走了，”周俊回答，“他不睡在这里。”

周俊开了门，让饭馆老板走进来，并且拉着他的手表示欢迎。

“同志，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可是等了很久，都等

不到和你说话的机会，你知道我的弟弟是一个什么人呢？那鬼东西——你这样信任他，是要吃亏的。”

“可是你为什么这样疯疯癫癫的样子？你是不是可以变冷静些，用正经的话告诉我？”

“喔，我疯么？我一点也不疯。我的弟弟告诉你些什么呢？”

“他总是在我的面前推崇你的叔父，……”

“不错，他依靠那老鬼过活的，他希望能够让他的叔父当理事长呢！那老鬼吃了我的东西不少了，又叫那小鬼来偷我的钱，还有呢，他有没有在你的面前骂我？”

“骂的，他骂你是疯鬼！”

“他骂，他怕我和你亲近，他知道我会倒他的台的。”

“他为什么和你弄不好呢？”

“这说来长呢，……他帮助那老鬼去勾结日本人，把日本人引到街上来，占据了我的饭馆，把我的锅都敲碎了，又奸淫了我的女人。”

“现在他们和日本人还有来往么？”

“他怕死，不敢到宝堰去，日本人有时认不清儿子，会向他开枪的。”

周俊很同意他的说法，笑了笑。分给他一支烟卷。饭馆老板亲热地把烟卷吸起来，他神采焕发，双眼晶亮。

“明天就要开会了，”周俊说，“抗敌自卫会要改选，要换掉那姓杜的家伙。我正为着这事情苦恼，在九里，除了那姓杜的坏蛋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人呢？”

"没有，简直没有一个好东西，他们许多人都是半斤八两，……我们九里人不会比别处人傻，我们知道他们的底细，这些人都是恶鬼！"

"那么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起来呢？"

"我们自己？唔，这是不行的。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也不是英雄好汉，我们立不出章程来，我们只会胡搅，……"

"你错了，英雄好汉正是你们，在明天的大会上，你，还有别的人，都叫他们来吧，叫他们都起来说话，他们反对什么人都可以说的，这正是老百姓说话的时候呢！"

"不，这是不行的，如果是这样，老百姓会连那开会的地方都不会去的。我们有什么好说的呢？老实告诉你，我们要不然就当土匪去，当土匪，是的，当土匪是很好的，我们有什么要向他们说的呢？要不然，岂不是一样的每天进进澡堂，上上茶馆，马马虎虎的过日子算了，……"

那饭馆老板起初进来的时候表现得很好，可是在谈话中间慢慢的也就变得狡猾起来。他会怪异地嘻嘻的笑着，或者紧闭着红肿的双眼，默然地半声不响，象在弄什么鬼，他的冒冒失失的变幻莫测的表情起初给人一种空虚的感觉，可是慢慢的又会令人对他发生一种爱好。他好象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最后竟是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溜出了周俊的房门。

他边走边唱：

……请到顶公来呀，……
高兴的时候就把枪口对着九龙坞，
砰——放他一枪，……

我笑着——回答那鬼子：
——多谢，多谢，
你还是守你的顶公，
我还是上我的茅山，
我们两个眼对眼的望着，
（哼，你不要太凶了呀！）
我们还是讲和的好呵，……
要不然——

隔着那芦苇做成的墙，周俊清楚地听见。他叹息着，又开始对他的女人发出詈骂。直到很久之后，周俊在梦里仿佛还听见他的声音，他好象又在哭，并且怀着更大的仇恨。

改选开始了。这已经是周俊到九里来的第五天的早上。

在统一战线的整个斗争过程中，期望着一次改选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把工作的前途寄托在改选上面，因而孜孜于在人群机械地去辨别善恶，幻想着从千百个坏蛋中去找出一个杰出的人物来，把革命的重任付托给他，

……

这一切都弄得很糟，就连改选这事情本身都是糟透了的……

周俊以丹、句、金、镇四县抗敌总会的特派员的资格来出席这改选大会，这改选大会在九里的季子庙举行。

全九里的乡、保、甲长、村的抗敌会、学校的代表都到会了。季子庙拥满着九里的市民。李孝良、黄南青都到会了，还有九里的镇长，……只有抗敌会的主任理事杜荣秀先生不曾来，听说杜荣秀先生是病了，……

在季子庙东边的一间茅蓬子的门口，黄荣新的哥哥，那饭馆老板把周俊拉住了，他秘密地严重地对周俊这样说：

"今天九里的老百姓说不定会做出一件事情来的，……"

"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说过了，我们必得给杜荣秀那混蛋吃一些亏。杜荣秀那混蛋带的自卫队都不是好家伙，在九里街上大摇大摆走着的人都不是好家伙。"

"你搅鬼？"

"是的，你明白我们九里人说的什么话，……九里人不是傻瓜，九里人是顶会搅鬼的，……"

他狡猾地嘻嘻地笑着，象一个奇怪的黑影似的隐身到茅蓬子对面的狭巷里去了。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群众来得更多，把季子庙拥挤

得紧紧地。周俊驼着背，满头是汗，一来一回的在主席台上跨着他的长脚踱着。他失悔这个改选大会召集得太快了，一切，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在上层统一战线方面，他如果单纯的给予杜荣秀严厉的打击，这有什么意思呢？结果杜荣秀给打垮下来之后，又是第二个杜荣秀起来代替了他，那么他就只能够在这个小派别的纷争中可怜地尽了锤子的作用。在下层群众方面，他们是起来了，可是也只是到会场里来玩一玩，看一看，在他们的眼中，周俊还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超等的、新鲜有趣的人物吧了。

“现在好了，九里来了一个‘有权力的人’，……”

“他会拿出主张来的。”

“杜荣秀那里去呢，这混蛋，……”

“要请他出面才对呀！”

群众平静地很能够守秩序似的，然而非常严重地保持着缄默，虽然他们之间还免不了要交头接耳。他们仿佛在作着一种欣喜的等待，他们决不使自己发生任何骚乱。在季子庙的门口徘徊着的人，兴奋地、趾高气扬地走到南街，走到东街，又回到季子庙来，带来了更多的人，把季子庙拥挤得更紧了。

他们听到说，那“有权力的人”是专为解除九里市民的痛苦而来的。

……九里的市民处在从宝堰方面开出的日本兵直接的威胁底下，而又为那些维持治安作借口，实则盘剥、抢劫、不务正业、蛆群一样生活着的人们所穿蚀。这些人把

持着地方的政权和武装，自成为一个法庭，在自己的家里附设牢监，他们压迫市民，随意的把一个人拘捕，给他镣铐或者更重的蹂躏。同时他们彼此也互相弄鬼，……现在好了，九里来了一个“有权力的人”。这权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要对所有的混蛋执行一种惩罚，令人们欢快、满足，从而便于他自己重又无忧无虑的走进茶馆，走进澡堂，把日本人的杀戮，汉奸亲日派的横行，绅士流氓的盘剥、抢劫摆在脑后而置之不闻不问。

群众厌恶抗敌会，厌恶青年团体，——因为他们厌恶与这些抗敌会并存的许多穿蚀人民的混蛋。

在南街的一间食物馆的门口，有一个市民殴打一个青年抗敌会的会员，这就是黄荣新的哥哥，那冒失鬼，他殴打和黄荣新一道走的那个小家伙，黄荣新的友人。

那饭馆老板唱着歌，张着阔大的肩膀，把那小家伙撞倒在地上，而且野蛮地踢了他一腿。

饭馆老板昏蒙地映着红肿的双眼，两手交叉在胸口，镇静地看着那小家伙从地上爬起来，而且等候着当他爬起来之后又要做些什么事情，同时唾骂着黄荣新：

“哦，看你这样子，快当理事长了，人家会选举你的，你这个不要面孔的东西！”

黄荣新狡猾地很快地溜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他带来了好些个自卫队。

自卫队严重地把饭馆老板抓住了，反剪了他的两手，用鞭子鞭破他的脸孔。

黄荣新对着自卫队这样说：

“你们把他带到杜荣秀先生那边去吧，杜荣秀先生今天手里还有权力，我是拥护他的。你们告诉他，这是黄荣新的兄弟，一个讨厌的疯鬼，你们要把他监禁，要把他吊在脊梁上，都可以的。”

另一个市民夺下了自卫队的步枪，而且用斧头砍坏了被缴械的自卫队的手。别的自卫队开枪了，赶走了那夺枪的市民。在纷乱中，有三颗子弹一同射中了饭馆老板的头部，整个的脑袋完全炸得粉碎。

群众骚乱起来了。

有企图的人在人群中大声地叫着“日本兵！日本兵！……”

“不要乱跑，……同志们，静下来，要注意汉奸的捣乱！”

只有周俊一个人叫出这样的单调、生硬的语句，而且他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谁也没有听见他。

庞大的堆叠的人群从季子庙崩陷下来，整个的会场完全陷于可怕的纷扰。从季子庙崩陷下来的人群向着东街，向着南街，小孩子和女人作着惨叫，油团子的油锅、糖果摊，……被推倒下来了，野菜、荸荠、蚕豆、鲫鱼和喂喂，在那坚实的石板上跟着人的飞奔的脚步在滚动，巷子里从大呼大喊迅速地变成了死的寂静，由于被践踏而受伤的人们的呼喊声也停止了。整个的九里镇完全在一种纷乱、愚昧、不能冲洗的恶浊中屈服地低下头来。

三

周俊，那中学生在九里的短短期间的工作完全宣告了失败，他最少已经是劳而无获。他得到了什么呢？在九里那个晕黄色的池塘里，他不过天真地投下一个石块，鲁莽地、毫不经心地叫那池塘里的水翻腾了一下吧了。

但是郭元龙不能没有责任。

郭元龙不召集开会，由于对周俊怀着敌意和轻视，他是采取放任和不管的态度，他完全放弃了对周俊的领导。另一边，他自己却弄出了许多的名堂来。

没有战争，就没有了他的事；只要日本人不来，他就空着。

他集中精神去弄表，弄手枪，弄马，……

宝堰的维持会长突然不送情报来了，把关系弄断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郭元龙同志没注意他的环境，要他买东西……

常备队被洗刷的分队长成德铭，那个狡猾卑劣的家伙，送给郭元龙一对黑皮鞋，而且是已经穿底的、破旧的。郭元龙老老实实收下，得意洋洋的穿了起来。在延陵难民救济委员会的门口，穿着皮鞋走过去。成德铭那个坏蛋以及他的徒弟们，做了郭元龙很好的从属。

九里抗敌自卫会被杜荣秀那个鸦片烟鬼把持着，整日里不做别的，只借新四军的名义在街上乱抽捐税；但是有一支卜克手枪送给了郭元龙，郭元龙为了答谢他，用一

种永远不能打破的沉默掩护着他。当改选大会的那一天，杜荣秀假说有病，实则为了逃避责任，为了捣鬼，他从九里走到延陵来了，在郭元龙的房间里躲藏着。

周俊垂头丧气的从九里回到延陵来了。他要郭元龙召集开会。郭元龙回答他："这不关你的事。"

"为什么不关我的事呢？"

"这是一种秘密，你最好不要去过问。"

"哦！这是工作委员会的秘密吗？"

郭元龙检查周俊的入党登记表，决断地说：

"同志，请不要发脾气吧，你只有六个月的党龄，还没有资格参加工委。"

周俊问他看过了司令员的信没有，郭元龙一句话完全加以否认。

这天下午，周俊又回到司令部来，要求司令员解决他们的问题。

司令员立即派总支委书记和他们一道回到延陵，向郭元龙开展斗争。

郭元龙变得和善得多了，面孔也没有怒容，深陷的眼睛狡猾地转动着，仿佛很容易陪人家作一个笑脸，跑起来一拐一拐的，好象下了决心，抛绝了那些终久要引起人家攻击的事，既然抛绝了，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牵挂了的样子。看到周俊的时候，很客气的点着头。不过这不是说他已经没有了骄傲，他正在时刻的给周俊警示着：

"请不要误会吧，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礼貌的，可是这礼貌主要的是对从长远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而不是对你，……"

晚上，和郭元龙作了个别谈话之后，总支委书记好象把一件事情处理完妥了似的轻松地说：

"怎么样，周俊同志，林纪勋同志，是不是要开一个会呢？我已经和郭元龙同志谈过，郭元龙同志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

"这样说，是不是事情就算完了？"

林纪勋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

总支书记一面看了看周俊，征求周俊的意见，一面开始作着解释。他说话很慢，北方人的牙音很重，语调拉得很长，总是在很确定、很决断的语句底下接上了疑问号。

但是他并没有答复林纪勋刚才提出的问题。

林纪勋、周俊一致提议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总支委书记同意了他们的提议。

郭元龙穿着自制的中央苏区时代红军的军服，双手插在衣袋里，挺着胸脯，腰带束得很紧，他不要坐凳子，喜欢在地板上一步一步的走，回转头，又走，把他的黑皮鞋的声响掩盖了总支委书记关于这会议内容的说明。

他第一个发表意见。

他首先说明自己在延陵地区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已经引起了敌人和汉奸的注意，因而他现在所住的房子是

一个有着前后门的房子。接着他分析溧武路以北整个地区的敌情，连带说明了他在延陵的工作计划，关于常备队的行政工作的建立和反游击主义习气的斗争也说了。以后呢，他告诉了周俊和林纪勋目前的工作方针，顺便教训了他们一顿。

而总支委书记的关于这个会议内容的说明，在他的黑皮鞋的激昂的音响下已经变成了一点影子也没有。

“还有呢？你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呢？”总支委书记问。

郭元龙的话一讲完，就坐下来，可是他又觉得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走要来得好些，当大家沉默着的当儿，就让他的黑皮鞋声轰然地响着。

“有什么意见呢？这就是我的意见。”

“既然没有意见，那么就请你对自己执行自我批评吧！”总支委书记说。

郭元龙突然停了脚，凶恶地、忿怒地禁止似的说：

“什么？自我批评？是不是要我对他们两个承认错误？”

“不，是对组织，并不是对他们。”

“那么首先应该由他们执行自我批评，周俊同志你说吧，思想斗争是站在教育同志的立场上，而不是攻击一个同志，但是你不是教育而是攻击！你反对负责同志的领导！在统一战线中你做了人家的尾巴，你联合青红帮头子黄南青来攻击我！你和林纪勋同志进行小团结！”

镇静些，准备着斗争吧，为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当郭

元龙雷电交加的强烈地发扬火力的时候，周俊这样对自己鼓勇着。他时常对林纪勋说："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和那金黄色的星！"但是他开始纷乱了，脑子胀得简直要炸裂开来，他愤恨郭元龙，象愤恨一个仇敌，他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并不是不能够把郭元龙打垮下来，但是郭元龙的骄傲把他整个的否定着。他想到好象自己这样的人是不能和郭元龙有斗争历史的同志相比拟的，这时候他就失却了斗争的勇气。郭元龙的凶恶的声音在他的耳朵边一轰过，他就慢慢的软弱下来，至于象小孩子似的要求着哭喊一场，……

他坚定地、矜持地回答郭元龙，指出郭元龙骄傲，看不起新同志，对工作不负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郭元龙沉默地听着，眼睛更加深陷下去。他倚着桌子，泰然地、神采焕发地把上身微向前伸，用两只指头敲着桌子，一面计算着周俊说出的字句，一面表示自己接受或反应的程度。

当周俊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作着申辩的时候，郭元龙插嘴说：

"这是尾巴呵！同志！你知道么，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老牌的尾巴主义！"

"不！这是毁谤，这是诬蔑，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郭元龙同志你说吧：你的表呢？你的卜克手枪呢？还有你的黑皮鞋？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统一战线的成绩么？"

周俊逐渐的镇静起来，他已经能够在发言中整理自己的材料，而且开始用诉苦的音调盘问着郭元龙。

郭元龙暴跳起来，他咆哮着，甚至野蛮地推倒身边的桌子。他否认这个会议的意义，挺着胸脯，踏着阔步，头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四

元龙、周俊、纪勋三同志，你们的“斗争”已经陷在无原则的纠纷泥坑中，现在决定你们停止这个“斗争”，对于你们暂时不作任何结论，因为在组织上，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从这斗争中得到什么益处，而且现在没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去进行有趣的辩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鄙弃这种胡闹的行为，立即丢开这种行为，但是你们必须把工作紧张起来，一切服从工作的利益，也就是服从党的利益。工作是太重要了，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一切的力量去对付它吧！要注意着在那一处工作存着弱点，党就要在那一处遭到损害。日本人的扫荡就迫在眉睫，工作的成功失败要考验着全军、全党，同时考验着每一个人。战斗的胜利，将根据工作上努力的程度……决定寄托于那一种人的身上……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郭元龙的房子给许多的人：常备队、彪塘和柳茹的抗敌自卫队，以及畦巷里的冬防队的同志们挤拥着，快要把房子挤裂了。人们尽力的挤，没命的挤，也不怕把队伍弄乱，因为你是彪塘人，我是柳茹人，

不管乱到怎样，他们还可以彼此区分出来。挤着，望着郭元龙住的那房子，都拉长着颈脖，雪花当着脸飘下来，只是用手一抹，鼻子都冻红了，张开着的嘴巴喷着白气。穿军服的，没有弄到军服的，穿长袍子戴军帽子打绑腿的。——郭元龙住的那房子的门口，在无数惶然、焦急、带着无限忧愁的视线的迫射之下快要冒火了，……都拉长着颈脖，都还是尽力的、没命的挤。从那门口出来的人，又茫然地望着那些在挤着的人，他们满足了，却还是茫然，于是随着人的波浪向两边分开，走向北街，走向南街，南街，北街都挤得满满的了。

郭元龙把司令员的信抓在手里，看了看，又把深陷的眼睛向着人群。

分队长彭杰，那"老木匠"，还是穿着日本大衣，把腰束得很紧，这日本大衣增加了他不少的威武，这是他亲自从日本人身上剥下来的。……他爱惜自己，爱惜战士，更爱惜郭元龙。他站在郭元龙的身边，只要郭元龙怎么说，他就服从，而且立即把郭元龙的意思用来代替自己的意思。

群众还是簇拥着，把门口弄得水泄不通……在两个人的腋下挤出了一个散乱的头发撒满白雪的头，滑溜着眼睛看了看郭元龙，满足地用舌头舔去了从头上滴下来的雪水，又缩回去了。雪在下着，没有风，还是鹅绒一样的飘着，在半空里卷旋着，快乐地在飞舞，有时象一致地喝彩似的撒下来，在白的天空中缭乱地闪着白的暗光，象

最轻的金属物似的簌簌地发出微声，撒下来，撒下来，在帽子上，头发上，刺一样的胡子上，红的湿漉漉的鼻子上，在那各式各样的衣服上。人们有时会觉到怪异似的互相凝视着，一种原恕的善意的微笑在嘴角边掠过，于是拍着手，搗着衣襟，摸着湿漉漉的鼻子。他们和分队长、中队长、政治战士、指导员、以及更多的一天一天选拔出来或配备上去的新的干部，而且和郭元龙一块儿在等待着，……是的，好象是在等待着，等待着什么呢？雪是不会停止的，还是下得更大。郭元龙——人家会信任他的，因为他勇敢，粗卤而又精细地了解一切，他是从三年游击战争中出来的，他的身上有七个伤疤。他懂得作战。在战场上，当许多人心惶意乱，或者吓得不敢抬头的当儿，他的凶恶的深陷的眼睛会不可思议地给他们无限的鼓舞和安慰，而且自始至终的领导着他们。如果郭元龙不叫“干”，不叫“出动”，却老是缄着口，那么，他们为了表示爱惜和尊敬，他们会对他发出询问的。不过只要跟着郭元龙在一块，他们就懂得干的时候干，出动的时候出动，等待的时候等待了。郭元龙是不是已经分析了敌情呢？新四军到底又消灭了一个什么据点呢？还有那配合着日本人从背后攻来的顽固派……大家都说，“是不是请他们到这里来，在距日本人一里半的地方住一住，看一看茅山的雪景？”忿恨着，可是也不免发生一种松懈，觉得回到家里去的好，或者由他们来试试看，也可以让自己休息一下，而从日本人的手里转到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也正如以前从

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转到日本人的手里，都是半斤八两，而且都是惯了的！新四军不答应吗，还是打他的游击去吧！至于……如果有谁下了命令叫回到家里休息的话，那么，即使得不到鼓掌，大家互相沉默着，装出那腼腆的怪难为情的面孔，也还是一种拥护，……

雪下得更大了，从瓦砾场上重新草率地建筑起来的瓦房子或草蓬子的屋顶都盖上了厚厚的雪，都有一个清晰的令人一看而觉得愉快的图画一样的角度，都显出美丽而均齐的轮廓来。在那破烂的，处处重新建起，处处显得草率，显出准备着敌人一来就把整个的商店抬着走的样子的。那破烂的街上，那狭窄的两边的屋檐互相衔接的巷里，无数的战士们的粗硬的脚，从破鞋子，从草鞋（连草鞋和破鞋子都没有的就从脚底直接）发出热力来，在那杂沓的布满着全街道的黑色的大大的足印上把热力保留着，使鹅绒一样的雪慢慢的增加重量，往下面陷落，冒出黑的石子，变作一丝丝的流水，混着泥浆，成为黑的沟渠，流动起来，无穷尽的散发着冷气。

周俊无力地，衰颓地沿着破烂的街的屋檐下走，踏着从雪里冒出来的黑的石块，跳过去，倾斜着上身，踉跄地然而矜持地用全力控制那快要跌倒似的剧烈地摆动着的身体，好几次被固定地阻遏在拥挤的不能冲破的，而且一个个都野蛮地、凶恶地以盛怒的目光相向的人群中。……郭元龙呢？郭元龙的凶恶的叫声以及他们一派洋洋得意的样子在他的心里倏忽的一掠过，他就要悲哀地感

觉着难受的寂寞，他害怕这人群，甚至要从这人群远远的避开，因为这些战士们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集合成为这样的庞大的队伍，恐怕也是为着装饰那骄傲的、不可一世的郭元龙，是这样的吧？不错，他心里会是这样的想的。

当周俊挤进了郭元龙的房子，在郭元龙面前出现的时候，那些等待着而且跟着郭元龙一起等待着的战士们，都惊愕地对着周俊那异样的长而瘦削的影子投射了一眼，都屏息着、静待着郭元龙要和那仿佛第一次见面似的很生疏的学生子说些什么，并且从而分别出他们彼此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郭元龙的鼻子总是稍微的向上翘起，眼睛依然是深陷，瞳仁依然收缩着。

郭元龙把司令员的指示信交给了周俊。

在许多人的怀疑和焦急的目光的迫视中，周俊开始读着那指示信，接受着司令员在那上面的指责和鼓励。奇迹地象受了慰抚似的恢复了镇静，恢复了固有的热情和勇武，也敢于张开着眼睛去正视那簇拥着的众多的人群。人群的目光却还是非常的严峻，仿佛在嘲笑着：受教训的应该是周俊吧？至于郭元龙，群众是会把他除外的！

“怎么样？把信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

“看完了？”郭元龙仿佛善意地微笑着，“现在我要来分配你的工作了。你是欢喜打仗，还是喜欢什么？是的咯，打仗，你是不来的，那么还是到九里去吧！……”

“苦闷呀！苦闷呀！我的心里老是记着郭元龙！”周

俊这样对自己说。

雪在下着，没有风，还是鹅绒一样的飘着，在半空卷旋着，快乐地在飞舞。白的屋顶，白的树，白的田野，发射出电青色的艳丽的白的光焰，直刺得眼睛，愈看愈觉得缭乱了。周俊垂着头，尽力使上身向前倾斜，沉重的包裹象一个怪物似的用痛苦的爪捕捉着他长而驼的肩背，叫他的身体无可奈何地、空洞地在空间里发出剧烈的捣动。

“苦闷呀！苦闷呀！让我从心里丢了吧！丢了郭元龙那怪样子！让我时刻的感觉着：我并不是为郭元龙个人而工作；让我麻木；让我减少一份痛苦！”

“你看雪！”周俊继着说，“雪是严酷的，它是那样冷，那样洁净，它象征着灵魂的一种苦难，一种冷的洁净的苦难，就好象一个革命者的灵魂所受的苦难，……”

他停了一停。

“我读过一篇小说。那小说里所描写的是一种黯淡的、荒凉的，革命者所遭遇的事件，也是雪一样的既严酷又鲜丽的。我喜欢革命的痛苦的一面，我同意那种既然做了一个战士就没有了笑的说法。笑如果不是轻浮，不是秽亵，也将是一种雪一样的冷的洁净的、痛苦而庄严的笑。同志，斗争是残酷的，我们呢，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望着那金黄色的星！”

他走得变慢了些。雪不停的落下来，鹅绒似的飘着的雪，在他的坚决而绝望的眼睛的迫射中幻梦地一片片的落下来，落在屋顶上、树干上、田野上，用它们的冷而洁

净的闪光璀璨地相互辉映。

“革命，”他激动得几乎要发狂了似的说，“它要拯救人，可是在某些问题上面有时也委屈人。被革命的裁判委员会宣布死刑的人对于自己的死是默不置辩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死也还是为了革命。因此我喜欢斗争的残酷，我喜欢斗争的坚决和无情！”

林纪勋年纪比他小，他面孔发红，尖尖的鼻子，黑的很长的睫毛，一对热情的眼睛火一样的燃烧着。他穿一身短而合称的棉军服，把腰束得很紧，在走过那小小的田径的时候，不时的有意地叫自己因了雪的陷落而跌倒，使结实而漂亮的姿影在雪的照映中发生闪动。周俊善感而悲戚地转回头伸手去搀他，眼眶里簌簌地滴下了眼泪。

“再会吧，同志！不，你不但是我的同志，而且是我的朋友！让郭元龙去说我们是小团结吧。受了委屈，算得什么，……再会，好好的工作，不要学我老是记着……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

于是和林纪勋紧紧地握手了。

射击开始了，在九里。

枪声坚实地，尖锐地飞散在河的西岸，低空里闪电似的流射出铁的令人目眩的光焰。一堆堆掩藏在墙边还未参加开火的战士们，持着枪，佝偻着背脊象中午的猫似的眯着双眼，朝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对那年轻的指挥员怀着无限深情似的珍重和作着等待，等待他的派遣，等待他在

自己的行动上作出好与坏、坚定与动摇、勇猛与懦怯的结论来。用毕生的注意力在等待着，在那狭窄而破烂的街的两边，指挥员的命令叫他们敏感地小心地接连不断的变换掩藏的位置，却还是持着枪，伛偻着背脊，……用毕生的注意力在等待着。短而肥胖的机关枪的射击手，戴的日本钢盔，忧郁地、灰暗地使自己沉醉在机关枪的木柄上面。他把机关枪架在桥和街口中间的石板上。短而肥胖的身体和机关枪构成一条直线，机关枪象狼似的凶恶地迫视着前方，喷火口两边的空气混着尘土、铁一样坚强地作着卷旋，子弹壳子流水似的哗朗哗朗地在石板上发响。这边的射击一停止，那边日本人的机关枪就接踵的向这边的机关枪阵地作反击。戴日本钢盔的射击手侧着身子让他一大串的子弹用无比的强盛的威力击落了他头上相距约三分米的柳枝，柳枝一节节在寸断，在纷飞。

九里街上的市民都退到九仙和冈村方面去了。周俊离开了人群，独自个在那寂寞的街上匆匆地走着，紧张、无聊而且懊恼。他还是最初第一次参加这战斗场面。他要在杂乱的枪声和掷弹筒的吼声中极力地使自己镇静，而且尽可能有意识地明白清楚地在战斗中认识自己的岗位。枪声紧密地接连不断，战斗在继续着。一间关着门的商店被掷弹筒击中而起火，战士们冒着敌弹在河边取水，扑灭那熊熊地燃烧起来的火焰。周俊被夹在那为了灭火而忙乱的战士们的群中，泼水，努力击碎门上阻隔着的木板，处理从商店里搬出来的凌乱的货物和用具，最后

看着那火在一缕缕的白的浓烟中慢慢地熄灭下来

群众散布在田野里，象潮水似的涌动着，他们仿佛被赋予着一种可笑的异样的敏感，一声叫喊，一个谣风，一颗小小的开花子的炸裂都可以叫他们发生严重的惊惶，顷刻之间被提心吊胆的惧怕心理所支配，通通作一个向后转，又是鸡飞狗跳的奔得四散。新四军……给打垮下来了！严重的提心吊胆的惧怕心理这样提出发问，……可是新四军与日本军隔河相处，中间发生的事情是流血，是惊心动魄的残酷的战争！战争，历史上虚幻地……或者从别的处所远远地传闻着的，如今发生在吃饭、作息，普通的日子中间。一种新奇而欣幸的战栗的情绪在面孔上掠过，彼此之间仿佛作了一阵鼓勇，于是紧缩着上身，踮着脚，慢慢的又向着九里街上靠拢。战争殷勤地千方百计地向他们作邀请，叫他们不管怎样的难为情，怎样的格格不相入，怎样的企图躲闪都不能辞退自己的位置。这是血的严重的邀请，这邀请给予他们疾病似的绝大的怅惘和痛苦，要他们改变自己，牺牲自己，以流血、残酷的战争行为造福广大的人群，……

香草河静静的流着，象一条……带子，累累地联结着数不清的村落。这些村落永远是那样平淡、单调，单调得几乎从他们之间不能区分出彼此。小河流、牛车篷、木桥、瓦屋，以至那云雾似的、从远到近、处处散布着、堆叠着的茅草蓬，都只能够给予人们单调的印象。那是比之地图上所指示的它们的名称、位置和方向都还更单调些

的吧。……新四军的兄弟们，在战斗中熟习这些村落，犹如熟习自己身上的钮扣。这些小河流、牛车篷……这些村落，在他们脑子里成为活的地图；他们如鱼得水的在自己的土壤上面俯仰自如的游泳，叫这些村落以及生活在这些村落中的人们也熟习他们，人们将惊异而叹服的巩固了自己的信念。目击新四军作战的英勇而感动，至于亲挚地称为自己的队伍，而且叫自己也成为这队伍的一个。……因而战争不断的发生于这一村落和那一村落之间，战争将令人们提高自己，使他们骄傲而自尊；一个战士的入伍以至战死将令人艳羡得滴下泪来。

年轻的指挥员客气地很抱歉地作着笑脸，从桥的那边一拐一拐地走下来，他低声这样问：

“你是在郭元龙同志的工作队那边的吗？”

“是的。”周俊回答。

“那很好。这里……马上就要解决战斗了，这是很快的事情。可是宝堰方面日本人的增援队要开到这里来也不会很久，……你马上去动员群众，要群众赶快把我们的伤兵抬走，快些，去吧，去吧！”

年轻的指挥员——这个中等身材的漂亮的湖南人微笑的有趣的声音，非常诚恳地、亲昵地对周俊作着无限鼓勇。这微笑的有趣的声音传出来铁般的一种坚凝的重量，周俊因了承受这重量而快乐地严重地弓着他的薄而修长的背，至于宽舒地一声声发出呛咳来。

在那丝线一样细小的湿漉漉的田径上，周俊急急的

走着,从香草河南岸发出的敌弹尖锐地叫鸣着,落在两旁的水田里,溅起高高的烂泥。敌弹象恶魔似的紧紧地尾随在他的背后,在别的田径上散乱地走着的群众已经有三个中弹,倒下,象沉重的大石块似的滚到水田里去。

恐怖、纷乱,象可怕的无从医治的疯痫病,把群众折磨着,没有这样一个有权力的人,他能够下一道命令叫他们把恐怖散乱从身上去掉,叫他们立刻站起行列来,叫他们接受一个任务,叫他们前进,后退,在战场上去进行血肉的战争,……

在九里,新四军最初第一次和敌人作战,最初第一次战胜了敌人。他们以小小的一个连击退了敌人一个中队的进袭,从西旸来的敌人的一个中队进不得九里,在香草河的南岸,敌人整整的一个小队被消灭了,缴获了步枪、军刀和战马,……

第二天的早上,有两个联队以上的日本兵他们来自珥陵、丹阳、白塔、金坛、珠琳、薛埠、南镇街、白兔、宝堰和句容集中在九里和延陵,在追索新四军的两个连。细雨迷濛中,他们在延陵街上第二次燃起了冲天的火焰,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把整个延陵彻底地完全毁灭了。火焰很快的熄下来,黄黑色的沉重的烟幕,悲哀地、低徊地抱着褐色的田野接吻,缭绕着,哭诉着,在香草河的高高的河根上,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田野里潮水般涌动的人群。

游动在九里西北的新四军的两个连,乘着宝堰的敌

人向九里开出的时候在袭击宝堰。而当他们向着花山方向转移的时候，却遇见了敌人强大的马队。

细雨停止了，花山的尖顶压着云卷，红脚草和山茶的气味混和着令人颤抖的寒冷，从处处田野里的血淋淋的尸体发散出来的血的气味，在寒冷中传出一种坚凝的寂寞，凄苦的情感，令人凛然地追慕那历史的英雄突击的伟业，用战栗的虔诚置身于那红的血，雪亮的刀，灰白、紫黑、褐、赭的战马，和那寂寞、凄苦的褐的田野互相辉映的画景中。对着敌人和自己都给予神圣庄严的赞叹与歌诵。新四军，小小的两个连，在敌人的强大的马队的围攻中，坚苦地冲过那长满着毛刺球和枯死的野栗子的斑斓的山岗，有一排迷惑地贪恋地投入那庞大的狂风骤雨的马队里面，没有一匹马敢于放蹄在他们的身上践过，没有一个日本人敢于奋身阻遏在他们的正面，手榴弹的炸裂和马的狂骤互相冲激，直竖起来的马，由于和手榴弹的爆炸发生合抱而至迷醉地麻木地掀落它顽强而自尊的骑者，高扬的手把雪亮的刀抛向空中。日本人下马了，他们以纵身一跃的盛炽的战斗企图对他们的敌手作痛快直截的搏斗。这是好的，新四军的指挥员不会吝啬自己的身躯，去迎接那锋利无比的日本军刀的试练。

“我看见了，那三个拿刀的日本人！”一个结实瘦小的江西人这样叫。他的手里拿着最后的一个手榴弹。

“同志们，……我同意你们这样干！”年轻的漂亮的指挥员坚决地说。

三个拿刀的日本人在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倒下了，潮湿而发松的泥土在空中飞舞。于是有二十多个骑兵越过高起的坟地，绕着干涸了的水塘的岸边冲了过来，他们全是天鹅绒样的黑色马，在浓白色的薄弱的太阳光下，日本人的黄色军服和黑色马幻梦地融化在一种令人目眩的紧张的气体中，他们手里执着的雪亮的刀仿佛因了杀戮的冲动而至于疲困地在黑的马腹上低垂着，而且显见特别的修长。新四军，不完整的一个排，散乱地依托在那褐色的田野上面，在作着寂寞凄苦的等待。日本人占领了一个残破的旧式碉堡，从那碉堡上面用三架机关枪的火力冲洗田野的一角，掩护马队的进袭。他们用粗犷的声音发出呼叫，胜利地目击那田野上的敌对者在三架机关枪的火力的冲洗下坚持最后的一瞬。新四军，他们的手榴弹也快完了，大概都是仅有的一个，他们却还得坚持，直到那仅存的手榴弹都从他们的手中抛出，而且直到他们的枪刺和那雪亮的长刀交接之后，……

天又下着微雨，夜空里一团漆黑。周俊为了动员伕子而走遍所有的田径。他深深地感觉到，战争一开始，一切的工作就远远的落在战争的后头，在战争迫切地要求着群众工作拿出成果来的紧张的情况下，还是让他一条田径又一条田径的永无边际、永无着落的走着！……漆黑的夜空给予人们一种空洞的、无所凭借的战栗的预感，湿漉漉的泥泞的田径象蛇的背脊似的捉弄着脚底，叫人

痀痒的四肢痉挛,浑身瘫软。他屡次跌倒,屡次的爬了起来,把衣服都弄湿了。漆黑的夜把整个宇宙作一个总的否定。茅山、九里庙、广阔的田野,沿着香草河的岸边错落地散掷着的数不尽的村落,都服从于一个总的无光的色调而幻灭了自己的身影。周俊低低地叹息着,被一种灰色的伤感所烦扰。有时候他突然地紧张起来,心里想着他的工作将如何因了九里战斗的胜利而顺利的展开,……工作的胜利会鼓勇他的。当他被痛苦围攻下来的时候,他特别地需要鼓勇,痛苦会使他象一条小茅草似的嫩弱地垂下头来。这好象一阵可怕的风暴的来袭,当他被击倒下来的时候,他是这样的庸碌、卑怯的,竟至于全身发抖。他会想起郭元龙,想起他工作上生活上所有一切的失败,至于慌乱地无灵魂地举起了抗拒的手。没有一件事不使他伤感,没有一件事不成为他痛苦的根源,并且他是孤立的,他对于一切人都抱着怀疑和敌视,这怀疑和敌视每每叫他陷于惨淡的被围攻的地位。他的勇气象一重纱似的单薄地卷盖着自己的惨败与破灭,而生命力的贫乏使他乞怜于别人辞色之间的善待和尊敬。

"坚强起来吧!"他矜持地对自己说,"积极地……而且快步地赶上战争!"

九里的群众基础太薄弱了。日本人的更大的扫荡就要到来,而又处在宝堰的敌人直接的威胁下,……由于日本人的烧杀政策所造成的恐怖,一时在群众中紧紧地压

服着，一切工作都很难展开。九里的自卫队为了斗争的需要而合并到延陵方面去，九里镇的镇长在夜间秘密地派人到处去放枪，在农民中制造恐怖，另一边用维持治安的名义强迫农民出钱去买枪，或成立自己的和延陵方面相对抗的自卫队，杀害新四军在往来穿插间脱离部队的战士，煽动青抗会的负责人，叫他们到宝堰去向日本人自首，……

周俊，那少年工作者的努力始终一无成就。而当他最后宣告束手无策的时候，司令员就来信把他调回到部队里去。

五

三月，当茅山的桃花凋谢了的时候，周俊一个人从瓦屋山方面越过溧武路，又回到他原先的工作地——延陵来了。

香草河静静的流着，象一条金光灿烂的带子，在鲜丽的太阳光下，炫耀地奢侈地泛起那细碎，耀眼的水波。微风从茅山山麓的松林、苦竹、山茶、野栗，从那长长的红脚草与赭色的乱石堆之间，一阵阵徐徐地吹起，和太阳光互相渗透，荡漾着，在太阳光的浴抱中幻梦地吹出轻松、欢悦的调子来，使活泼的小鸟快乐得几乎在颠倒缭乱的飞舞中把翅膀折断；……葫芦草也快乐了，默默地吻着那河水。微风带来欢悦的调子则缭绕于河根的高处，久久不歇地吹送着，吹送到河的两边，吹送到绵亘万顷的田野，

吹送到整个的平原。于是麦子也快乐,青的丰盛的叶子从肥沃的土壤里流泉似的喷射出来,这青的丰盛的流泉,泛滥起来了!青的……流泉的泛滥!青的大地!青的海!

他怀着一种迅风疾雨般的险恶的惊喜,独自个在那城郭一样的碧绿而美丽的高高的河根上走着,望着九里季子庙高耸的屋脊,想起了过去在九里工作的惨败。他的灰色的内心曾经在这里遭遇到可悲的陷落,这陷落对于他无宁说是一种有意的逃匿,由于羞惭和懊恼所造成的痛苦当达到极点之后,就发生一种秘密的、丑恶而快乐的预感,这预感可能使他疯狂地以歌唱代替哭泣。……他是惯于在痛苦中默默地倾听自己的呻吟的一个人。歌唱,当这歌声洋溢在整个空间却并没有被任何人所听见的时候,他的快乐恰恰足以使自己保持灵魂的安宁与镇静。他要求与一切的人们实行隔绝,至于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隐藏,这是灵魂的转化点,在当时,再没有比隐藏更能适合于自己的生存的了。

这一切都梦一样的可耻地过去了。

在畦巷里南面夏家村的一间被群众所簇拥的茅蓬子里,他和林纪勋见了面。这是一个晚上,畦巷里的群众正在进行破坏铁道的动员的一个晚上。

林纪勋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的身体长得高大而壮健,眼睛稍微深陷了些,颧骨稍微高突了些,红的面孔给灯光照得发亮,而他的漂亮、洁净还是一个样。他不再是小孩

子而已经是一个坚强的工作者。周俊在心里暗自发出羡慕，他不明白林纪勋凭什么会在群众中建立这样高的信仰，林纪勋显然已经成为了群众的了不起的头目，畦巷里的群众工作在整个延陵地区是首屈一指的。群众是这样拥戴他，接受他的领导，而林纪勋也信任他们。对于群众的信任该是一种无比的快乐！……看来，林纪勋和他们每一个都混得很熟了，他在自己与群众中间已经奇迹地获得了神秘的精神的线索，凭着这线索他不但可以对群众发出派遣，并且能够估计他们斗争的成果。而他却还是这样的用一种稚弱，坦然的样子来掩藏自己，并没有比郭元龙来得威武些。

林纪勋对周俊这样说：

“在工作上犯错误对于我们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痛苦也可以说是对于错误的一种仇恨，这是好的。我们因了这痛苦而仇恨错误，并且避免错误。一个人的进步是艰苦的斗争过程，这是谁都熟习，谁都不愿意正视的真理。因为谁也都在计划着，等待着有这样的一个适当的左右逢源的时候。过分的重视一种机缘，一种偶然地发生——对于工作（有时也）尽了挽回危局的作用的机缘。许多人并没有在工作的正轨上努力，却是为了等候这种机缘，寻求这种机缘而把他的聪明，他的时间都花尽了，……”

“同志，”周俊凛然地回答说，“我愿意和你一道进步，可是我承认自己是在探索中，……在探索中，……不错，

我这样说似乎是有意的模糊了斗争的方向和立场,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是在探索中。不过,我已经比前单纯得多了,坚强得多了,我惊异我为什么竟是这样快和我的眼泪告别,眼泪对于我已经成为可耻的多余的东西而自告消灭了。我开始鄙弃那由于懦怯而发生的不必要的情感,工作是不管情绪好和坏都要坚持下去的。我追慕着一种时代的典型,我赞许那样的斗争者:他是那样的满身创疤,他带着随胜利以俱来的严重的疲乏,他是杜斯退夫斯基式的长而踉跄的黑影的出现。我愿意学习这样的战斗者,因为他有骆驼的长途跋涉的精神。”

他觉得林纪勋比他强健。林纪勋,那年轻而漂亮的“小孩子”由于走上了工作的正确的途径而获得自己的快乐。他是北方人,父亲是一个赶马的,由于偶一不慎而把洋火点着了马的尾巴,惊慌得从父亲那边跑出来了,(他就是有这样的令人爱慕的经历)后来参加了红军,受过了教育,受过了长期间的民运工作的锻炼;他的面孔时刻的微笑着,他善于简单地发出一种劝解,他的坚定而热情的目光会给予周俊无限的鼓舞和安慰。

“朋友,”周俊继着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充满着无限深远而明哲的灼见的人。我曾经对你说过,聪明的人只有唯一的权利,就是他必须忍受比一切人都更多的痛苦。这灼见,他远隔着真理,可是迫切地望着真理,在日常生活或工作的场合,他往往暴露出稚弱可怜的破绽,……我期待着,这深远、明哲的灼见有一天要和真理发生合抱,

从而证明一个勇敢而有缺陷的青年怎样在斗争中长成起来，并且如同把手掌放进火中燃烧一般的证实：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夜已经深了，上弦月象一把镰刀似的挂着，泛着古旧的黄金的色调，铁道近旁的电线紧张地发出凄厉的叫鸣。畦巷里的冬防队已经预早通知了运河岸边的“爱路团”，叫他们把狗关好在屋里，而且把梆子敲得更响些。已经到了时候了，今夜，在铁道上，将和日本人发生剧烈的战争。在前面，有一个连担任了那急切的任务：他们要在一个钟头之内毁灭敌人的一个据点。直接指挥这个战斗的是郭元龙。

从奔牛方面来的一列火车匆匆地开过去了，铁道上，由于火车的狂奔而起的骚动，成为一种沉重的颤栗的低音，依附着电线的叫鸣，久久不歇地在耳朵里震荡着。千人的群众，散布在运河边和铁道上，胆怯地望着丹阳城的光辉四射的灯光，用最高的情绪和最高的速度在工作着。

沉重的铁轨非常不容易地、非常生手地被撬开来了。接着把它横架在铁轨上面，利用铁轨的平滑而向东推移，铁的平滑的声音快乐而悦耳，……于是一，二，三，把它抛到河浜里去。铁的平滑的声音……和千人的紧张的胸脯一同呼吸着，路基的碎石在互相碰触，狂呼起来的声音由于夜的寂静而被严重地喝退了。铁的平滑的声音吸引着千人的群众，千人的群众为了倾听这声音而静默着，……

千人的群众为铁的平滑的声音所吸引。

机关枪清澈地，爽朗地在叫鸣，……

陵口车站——敌人的据点着火了。

十五分钟后，丹阳城外突然出现了奔驰的火。火光鲜艳地照着铁轨，剑一样的闪亮的铁轨在火光中微微地颤动起来了。郭元龙带领着他胜利地归来的一个连从陵口车站开到运河边来，在掩护群众的撤退。他扼守在陵口的街上，让群众象流水似的从陵口的桥上安然通过。就在这桥边，周俊和郭元龙见了面。

郭元龙从马背上跳下来，但是觉得没有停留的必要，又跳上马背上去了。他咬着牙齿，愤怒地，没命地鞭他的马，却好象并没有要他的马笔直地疾驰而去的意思，不过还是愤怒地没命地鞭打它。郭元龙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惩罚来娱乐他的马，叫他的马用高昂突出的胸去冲击两边的街墙，叫他的马强健地发出跳跃，象掷一个铁球到坚硬的石板上叫它滚动一样。

当周俊的影子在他的眼前出现的时候，郭元龙把他的客气的点头混藏在由于马的暴跳而起的跃动中。他弯着上身，微笑地亲挚地和周俊握手，急忙地跳下马来。

"周俊同志，你来得真好！我们将近半年不见面了。"郭元龙由于战斗的胜利而洋溢着愉快的情绪，又热烈地和周俊握了握手。

周俊不自然地大声地笑着。

"郭元龙同志你请客吧！"林纪勋插嘴说。

“好的，明天我们在畦巷里杀鸡。”郭元龙豪壮地回答。他热得浑身汗湿，解脱着军衣，把一件汗淋淋的衬衣剥了下来。

“明天畦巷里靠不住吧？敌人会来寻报复的。”

“管他报复不报，鸡总是要吃的呀！”

队伍在水一样的夜凉中舒畅地作着游动，林纪勋和周俊一块儿走着，在到达横荡桥的时候他挨着周俊的耳朵边低声地说：

“郭元龙同志和你之间似乎并不很坏呢。”

“是的，……”

“我看他对于过去的事情会失悔的。这个人在政治上有他不能击破的坚定性，而且他正在不断的进步中。”

“这……应该怎么说呢？——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已经没有了什么特殊的兴趣，而且我觉得过去我们之间似乎并没有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林纪勋厉害地追问着：

“这是不是表示你对于那些问题已经觉得厌倦了？”

“不，我觉得一切都新鲜起来，……”

“你是仇恨他，还是原谅他呢？”

“我既不仇恨他，也不原谅他。”

“这是……一个原则，你的内心的感觉又是怎样呢？”

“呸，这是原则，这又是内心的感觉，难道我这个人还有更多的东西么？”

于是两个人都哈哈的笑了。

眭巷里的农民当夜回到家里来就开始搬家了。他们要储藏粮食，安放农具，把许多的箩、篓、木器、坛坛罐罐都沉到水塘里去，准备日本人的到来。

郭元龙和周俊他们疲乏地睡倒在冬防队队长的家里，不到多少时候就让那些乱嘈乱嚷的人们弄醒起来。

“你是要到丈山武巷，还是要到延陵去的?”

“你呢?”

“……麦溪，……”

“你不怕人家说你逃跑吗?”

“参谋长有命令!”

“哦，原来，……你是执行参谋长的命令——你不要执行得太起劲了呀!”

“二嫂子，你的毛头呢?”

“我管他干吗，我也不是他的分队长。”

这些人的喉咙都快乐地叫得很响，简直象敲锣子一样。郭元龙翻一翻身，发着脾气，仿佛很愿意用那些快乐而纷乱的叫声来娱乐自己似的用一种满足的碎杂的声音唾骂着：

“滚你的蛋吧! ……”

周俊睡的时间还要短，他很早就爬起来。天已经大亮了，他坐在门槛上写日记，有时停下来，看看队长太太——那漂亮而患着满身的皮肤病的女人，一面弄早饭一面在收拾东西。

“这个防毒面具是谁的呢?”

“不晓得是谁的，这屋子什么人都来过，程营长，××，×××，随他去，谁放在这里，谁会自己来拿的。”

“你也做（慰劳）鞋子吗？”

“队长家里自己不做鞋子，叫别人去做，行吗？”

从九里的晕黄色的水塘里爬了出来的周俊，偶尔听到这样的谈话，都觉得非常新鲜。而当他在那灶壁上看到这样一张条子的时候，他就几乎要笑破了肚皮。

那条子这样写着：

> 一、在这里吃饭每顿一角八分。
>
> 二、睡到半夜向队长太太大吵大闹的要东西吃，是要不得的。
>
> 三、凡是放下来的东西都要自己弄好，否则队长太太要麻烦死了，而且会泄漏秘密。
>
> 四、脱下来的脏衣服如果随便摆在这里，就是表示强迫队长太太要和他洗衣服，是最可耻的，……
>
> ——×××。

“这是什么人写的？”

“随他去，这是写来骂人的，……”

这时候，胡家桥那边传来了清晰的机关枪声，——过了一会，就有人向郭元龙报告：丹阳的日本兵已经出动了，他们一路进攻蒋家，向着畦巷里这边来；一路已经到达了丈山武巷……

郭元龙快活地对周俊望了望，一个小心而胆怯的微笑在他的脸上闪电似的一掠，立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他鼻子总是稍微向上翘起，眼睛依然是深陷，瞳仁依然收缩着。

林纪勋爬起来了，三个人望着笑了笑。

“……早饭还不曾用呢。”

“早饭倒是容易的。不过今天要吃鸡，怕有点困难了，……”

三个人大声的笑着。

枪声到处蔓延着，偶尔一阵微风从树林里吹过。在片刻的宁静中恫吓地把枪声显得特别的高扬，象简直就在村子门口发射的一样。在麦溪对面的河岸上，彭杰所率领的一个分队已经和敌人干起来了。在这里，最初和彭杰分队作战的是日本的十一个骑兵斥候，他们以日本人所常有的浅薄的矜夸和骄纵，沿着那高高的河根，把他们的马笔直地向着麦溪桥冷地里的方向驰骤。他们要象一根探针似的直入延陵地区，通过那为新四军的战斗胜利所组织起来的无数村落，以不发现新四军的目标，不遇到新四军的截击为唯一的光耀和快乐。如果他们偶尔与新四军见面了，却由于他们运动的迅速而脱离了新四军的追袭，那么他们的黄褐色的“高贵”的影子将如闪电似的在人们的眼前作着胜利的一掠，然后飘然地远远地消失在地平线上，至于无可追寻。日本人要在中国农村的

碧绿的麦田与小树丛之间，以胜利而快乐的一瞬，把他们的身影作着神圣勇武的跃动。这样的美丽的景色往往达到诗的幻梦的境界。以日本法西斯的残暴而厌战的勇士们将在这里得到最好的养育和鼓舞。……彭杰所率领的破烂而单薄的分队是不能和威武的日本人相比拟的。当这十一个漂亮的骑兵还没有迫临他们的阵地之前，他们首先已经接触到一种令人颤栗的气氛的侵袭，至于纷纷的垮到河根底下的水田与桑树之间，在那里表现着散乱，逃避和无所措手，然而分队长彭杰也和郭元龙一样，在最危急的时候掌握着他们，他能够叫他的战士首先镇静下来，并且沉静地准确枪击那驰骤而过的最后的一匹马。这个日本人由于骄傲和疏忽，竟至和他们的同伴发生很远的距离，掉了队。彭杰分队的三个战士一齐地瞄准击中了他。他丢了枪，上身在马背上一俯一仰的摇摆着，他的高大庄严的褐色马仿佛因着突然受了惊惧而没命的奔驰起来，他的垂挂着的威武的长剑赘累地在马的跃动之间沉重地互相拍击，最后他使尽全身力气，用两手抓住马的鬃毛，把整个上身完全俯伏在马背上。

象这样的情景，对于在江南的阡陌间日以继夜地和日本人作战的新四军的兄弟们，是常见的。但是对于畦巷里的农民，那还是最初第一次的发现。畦巷里的农民散布在麦溪河的两岸，他们欢呼，鼓掌，用一致地喝彩的疯狂行为来歌赞彭杰分队在麦溪河畔的惊人壮举。

这是谁都知道，谁都有目共睹的事实：自卫队所使用

的火力有他的适当的不能轻侮的强度，一支坏枪所发射的子弹使“庄严而高贵”的日本勇士在马背上死去了，这不管对于他自己，以及为他的死而悲泣的、远在故国的未亡人都是一种难忍的苦痛。

“抓呵！……追上去，缴他的马！”

“这是什么人干的呀？这‘神枪手’……”

群众的高昂的喊声把日本人的骄傲沉重地压服着。十一个骑兵斥候被击倒了一个，走在前头的十个；由于他们迅急的驰骤而在从夏家村至丈山武巷一带的丛密的树林间隐没了。因此除了那十一个的最后一个被击倒下来之外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惊险，而畦巷里的农民已经获得了切齿的无比的快乐和尊荣。

那俯伏在马背上的日本人终于象一颗被砍伐的树干似的跌倒下来了，……

从蒋家庄方面出现的日本人很快的进入了畦巷里这个村庄，他们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在畦巷里纵起火来，他们要用无比的压力对付中国农民在麦田与小树丛间所起的“叛乱”。他们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在干着，火与杀戮的灾难从他们的手里降临在这一村子和那一村子之间，这是无从逃避的运命的赐与，日本人为了遂行“神圣”的任务而干这杀人放火的勾当，象夜行病者在梦中起行。当回到丹阳城里去之后，洗了手，又在马路上闲逛起来了，恢复了他们的健康。然而丹阳城里的中国人学会了察看他们的脸色：日本人当胜利归来时会狂歌欢舞。而当他们

吃了败仗时却就免不了黯然地垂下头来。

郭元龙的面孔没有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残暴和骄傲，他隐身在夏家村左近的麦秆堆的旁边，用镜子在察看畦巷里方面的敌情，把眼睛都弄花了。

“你们……一个分队，从冷地里过桥，到麦溪方面去吧！你们要给敌人一种迷惑，象一条绳子一样死绊着他，……只要有机会就学彭杰同志一样缴他的战马！”

郭元龙坚决地发着命令，他把所有的同志都打发走了，接着他吩咐着周俊说：

“老周，你呢？你是一个饱经锻炼的同志了，我就不会小看你的。我决要给你一个分队，这是另一个分队，你把这个分队带到新河方面去吧！自然，我不是要你去和日本人作战，但是你手下能够控制一个分队，是不错的。……去吧，你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坚持新河的地区！”

郭元龙仿佛自觉对于周俊还是过于严厉了一些，于是失悔地笑了笑。

“是的，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周俊凛然地回答，他的面孔为了内心的激动而缩小，而且显得青白，嘴唇发抖：“郭元龙同志，我对你完全是善意的，在工作上执行你的命令，我毫无成见。我诚恳的告诉你，过去为了我们的关系弄不好，直接间接的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害，这对于我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要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呢？我早就发誓不愿意过这日子了，把这日子结束了吧！郭元龙同志，我希望你更能了解我，在上下

关系完全能够互相了解的情况下执行一个任务，对于我将是最大的无比的幸运！”

郭元龙把声音扼低，眼睛下垂，他简单地这样说：

“我了解你的，……而且我自己过去也犯过错误，……那么，去吧！我们都一样的为了党，为了作战，我们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呢？我们也用不着吵嘴，老实说，我们面向着敌人，我们的日子紧张得很，我们连一点吵嘴的时间都没有。”

就这样，周俊匆匆地带走了一个通讯员，到村子后面去找他的那个分队去了。

一九四一，七，十一。

——选自《茅山下》

中国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



























中国现代小说风格流派名篇



ISBN7-5059-2900-3/I·2175
定价：16.80元（全套：201.60元）